

徐卓呆說集

下冊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437B



徐卓呆說集下冊目錄

色魔之子

一方面的心

嫁後的情書

姨太太讓渡記

女校對員

半段美人

小說材料批發所

不可思議之戀愛

徐卓呆說集 下冊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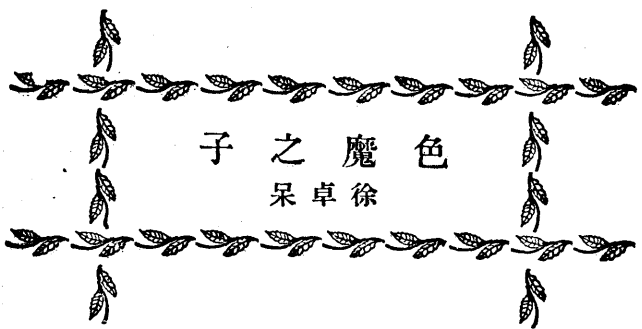
242382



徐卓呆說集

下冊目錄

二



色魔之子

徐卓呆

我只見對面來一輛摩托車。我一看摩托車中坐着那少年的面影，不禁叫我想起了三十年前的事情來了。

在我十歲的時候，我鄰家有一個姓祝的河南人，他是單身男子，族人都住在河南，他無妻無子，是一位舉人老爺，靠着考書院那幾兩銀子的膏火來過日子。在那時節，物價低廉，倒也很能夠生活了。并且他還雇用一個僕人，弄弄飯，打掃，打掃主僕二人，很為清靜。我沒有弟兄姊妹，附近又沒有小朋友。因此一放學，總趕到這位祝老伯那裏去談天。有時還要叫他講書給我聽。他就打着一口河南音的蘇白，指手畫腳，亂講，講得我很樂。因此我無日不去了。他那僕人叫做金福，是太倉人，年紀約二十二三歲。據他自己說，向來是做米店生意的金福，初來的時候，我對他也很平常。與從前祝老伯歇去的幾個僕人一樣看待，但是與他一熟識後，便覺得

此人非常有趣我竟被他吸引了第一是這金福會打拳的他肯教我打拳我怎麼不喜歡啊從此一放學就去尋了金福叫他教我打拳耍棒他便把什麼開門七記什麼醉羅漢等教了我許多并且金福時常有朋友來探訪他來得最多的有三個這三個人也個個會打拳的有時也來打對子我見了更樂我但記其中有一個人是在某處開水煙袋店的我也走過過他的店前見他坐在裏頭他們幾個朋友一來所談的無非是女人的話或是什麼吃醋打架的話我聽雖聽得懂却不及他們談着打拳那麼有味我鄰家還有一家姓余的他家有一位姑奶奶是永遠住在母家的因為他丈夫在上海開着藥店另

外納了一個妾不來顧伊了所以伊只得躲在母家不料金福與余家漸漸熟識起來金福竟每夜必定到余家去與那位姑奶奶談談說說夜夜總要弄到半夜三更有一天不知怎樣金福與這位余姑奶奶一同到留園去了一趟被祝老伯曉得咧就把金福歇去臨走的一天祝老伯還怒着趕到金福房裏見他桌上有四本南樓傳便拿來一齊扯破金福突然歇生意我不免暗暗怨恨祝老伯我沒有人教打拳倒是小事金福許我從家裏去寄一罈太倉鹽金花菜來給我不是沒有希望了麼

金福一去第二個雇來的是一向在營裏燒火的人醜態不堪自然沒有人敢近他只有祝老伯天天吃

他所弄的飯食罷了。余姑奶奶自從金福一開端，金福雖去，伊竟從此胡鬧起來，不像一位有兩個小孩子的母親咧。

過了兩三個月，我有一天在觀前街上，遇到金福。金福對我說：現在我在溫家岸楊宅，今天少爺有病，我出來買水果的，不錯。這一年夏天，我在傍晚時從別處回去，走過溫家岸，果然見金福手拿蒲扇立在一家牆門口的階上。他一見我就說：我就在這裏你進來坐坐。如何？我擡頭看他門上，時果然有一塊黑邊的紅牌子，寫着某某楊三個大字。我只留心了一個楊字，上面兩個是什麼字也來不及注意。他金福邀我進去坐坐。我一想：坐不得，你是這裏的下大夫，你

邀我進去，必定請我在門房裏坐了，決不會到廳上去的。那不行，還是走罷。口中便說要緊回去了，即忙走咧。

後來在我十五六歲時，我小朋友很多，都是一班年齡差不多的學生。在那時節，我們蘇州竟沒有什麼公共的遊玩地方，除了玄妙觀，便是怡園與安徽會館了。留園在城外，怡園路又太遠，因此我們那一班愛鬧的小朋友們，一有空工夫，便三四個一羣，五六個一團，趕到安徽會館中的花園裏去玩了。這種生活大概也連續着有這麼三四年罷。這三四年內，常把這安徽會館當做一個唯一的消遣品。天然的俱樂部，不料在這安徽會館內，有一件極巧的事。

情遇着什麼事呢。我們不到安徽會館便罷。踏到裏頭去。沒有一次不遇到那金福的。其時我與他見面。單單不過點點頭笑笑而已。也不問他是否仍在溫家岸楊宅。他也不對我說什麼。不過我們每每在安徽會館內遇見金福時。金福決不止一個人在那裏遊玩。他一定有一個同伴。這同伴總是一個女人。并且每次這女人個個不同。必定每次另換一人。老的少的。蠢的俏的。變化無窮。我們在這三四年內時常在安徽會館內遇見金福。從沒見金福帶過一個兩次以上的女人。決不會重復金福的能力。總算不小小我們撞見他時。總見他與那女人鬼鬼祟祟在那裏喃喃私語。本來當時的安徽會館頗有男女密會所

的別名。幸虧其時我們年紀還小。否則也決不止單單在裏頭玩玩。也要沾染些惡習了。有幾次我沒有同去時。第二天我那些小朋友一見我的面。便對我說道。我們昨天在安徽會館內又遇見你那朋友的。啊。我聽了。自然生氣說。這那裏是我的朋友。他不過是我從前鄰家一個舊僕罷了。不料另外有人說道。你自己說的他。還教過你打拳。這麼說來。豈但朋友他竟是你的老夫子了。又有一人道。老夫子家裏的師母真不少。昨天又見他帶着一個細白麻子的大脚婦人。啊。我聽了他們一番話。自然又好氣又好笑。金福果真在這幾年內不知換了許多不同的婦女。領着到安徽會館裏去玩過。然而那些婦女人雖不

同。顏。面。雖。不。同。打。扮。雖。不。同。這。種。種。的。不。同。倒。可。以。把。一。句。話。來。說。得。他。很。同。因。爲。那。些。人。的。身。分。大。概。是。同。的。從。那。些。不。同。的。顏。面。打。扮。等。看。去。可。以。曉。得。那。些。婦。女。都。是。出。於。一。個。社。會。之。中。無。非。是。娘。姨。大。姐。丫。頭。乳。媽。針。綫。娘。之。類。總。之。是。叫。人。家。老。爺。太。太。的。是。與。金。福。同。等。的。即。使。其。中。也。有。少。數。是。小。家。婦。女。也。未。可。知。那。我。們。那。種。幼。稚。的。眼。光。決。計。分。別。不。出。了。金。福。的。能。力。大。概。在。他。們。同。等。資。格。中。是。綽。乎。有。餘。的。此。外。那。些。小。家。婦。女。他。也。還。有。這。本。領。其。餘。如。余。姑。奶。奶。等。人。物。也。不。過。是。偶。然。罷。了。

這。麼。一。羣。小。朋。友。鬧。了。三。四。年。後。我。換。了。一。個。先。生。不。在。那。一。個。學。堂。中。念。書。自。然。與。那。班。小。朋。友。也。就。

分。離。另。外。去。找。一。種。娛。樂。了。又。過。了。一。年。半。光。景。罷。有。一。天。我。正。放。學。歸。家。一。到。家。裏。只。見。桌。上。放。着。四。匣。茶。食。一。黃。籃。水。果。我。就。要。打。聽。這。是。那。裏。來。的。了。原。來。在。今。天。下。午。我。祖。母。數。年。不。見。面。的。金。福。忽。然。趕。來。說。老。太。太。好。久。不。見。了。你。老。人。家。身。體。康。健。啊。一。向。沒。過。來。請。安。今。天。帶。了。些。鄉。下。東。西。來。請。老。太。太。收。了。罷。我。祖。母。突。然。遇。到。這。種。事。一。時。倒。很。爲。躊。躇。受。他。又。不。好。不。受。他。又。不。好。不。知。他。究。有。什。麼。來。意。閒。談。了。半。天。他。方。始。吐。出。來。意。來。說。現。在。在。鄉。下。娶。了。一。房。新。婦。因。着。不。方。便。打。算。搬。到。城。裏。來。住。但。是。找。這。麼。一。間。房。子。很。不。容。易。非。有。熟。人。的。地。方。總。很。難。得。到。相。當。的。照。料。所。以。只。得。來。拜。託。老。太。太。了。

不曉得這裏附近老太太熟識的人家有沒有空房子。可以出租。這麼一間房間若是能夠住在這附近。那是好極了。非但有了照應。還可以叫伊來侍奉你。老人家咧。我祖母一聽。老年人自然很親切。替他想了。一下。便回答道。你搬家。搬到城裏來住。麼。那

很好啊。這裏附近我熟的人家。也不很多。只有東面朱家離這裏有八九家門面。他那裏從前有空房子。租給一個人。聽說新近搬了。不知有沒有人租下去。待我打發人去問一聲。罷說完。就差人到朱家去。一打聽。那人回來說。房子還沒有租去。他們不貼招租。因爲不願租與生人。如果老太太有熟人。要租不妨請過去看看。於是。我祖母就叫此人領了金福前去。

看房子。金福看得非常滿意。當日就把房金押租等。談定。并且約好三天後做交易。當日起租。第四天就要進屋的。金福在朱家出來後。又再三向我祖母道謝。而去。我聽得了這一個新消息。便把我腦中將要忘去的。金福。又恢復回來了。

第四天。金福果然把老婆搬到朱家來。到夜裏。他還領着那老婆來見我祖母。一聽伊的口音。是鎮江人。問伊時。果然是鎮江人。不過前天問金福時。金福實在說。新娘子也是太倉人的。後來在半個月內。金福的老婆又到我家裏來過一次。與我祖母談了半晌。談得我祖母莫名其妙。爲什麼呢。起初金福來看房子時。是說從太倉搬上來。家裏還有一個六十八歲。

的母親家具是用船載來的。今天與他老婆一談說話完全不對了。伊說現在是從對門搬來家具。是人扛來的。家裏的母親今年五十歲了。問伊家在何處。伊也不說。太倉單說鄉下。因此我祖母有些疑惑不解。然而也沒有什麼大關係。就不去細問了。其時金福是否仍在溫家岸楊家。我們也沒有去問他。并且他再三託我們不要在房東方面提起他。是吃人家飯的。只算是做米店生意。因此我們更不便去問他。此刻在那裏了。

那房東朱家有一個女兒。年紀也有近二十歲左右。金福夫婦一搬進去。金福是白天不在家。夜裏要十二點鐘纔回來。并且又不是天天回家的。因此朱家

的女兒與金福的老婆兩個年輕女子。自然的成了伴侶。談談笑笑。很爲投機。那朱家的女兒倒是一位風氣開得極早的女子。其時還在十九世紀的末尾。正是光緒二十幾年的時代。那一位小姐已經明白自由戀愛的玩意兒。便與同居的一個單身男子。私自訂了婚姻了。所不巧的那男子也是姓朱。怎麼能夠結爲婚姻呢。不料這男子說一個是紫陽朱。一個是沛國朱。怎麼不能配親。因此雙方的父母也無法可施。只得隨便他們。於是朱家與這一位未婚女婿也就兩家併做一家了。這男子本來也與我家有一些兒遠親。不料有一天他趕到我祖母那裏。憤憤的說道。老伯母。你怎麼介紹這種來歷不明的租戶來。

引誘良家女子。我祖母突然一聽，怎麼不驚急忙問他原因。他纔把詳細情形說出來。原來金福的老婆對着他的未婚妻無話不談，把自己的秘密什麼也說出來了。伊說自己的丈夫並不在米店裏做生意，是在人家做二爺。伊自己本來是桃花塢某公館的丫頭，與金福認識了一個多月，就逃出來租房住。的并且伊還有許多不堪入耳的穢話，只是向朱家小姐灌注再談下去。索性要離開他們一對未婚夫妻了。因此他們氣得憤憤地趕向我祖母大辦交涉。我祖母即忙答應，叫他們趕緊搬去。就是了。向金福一說，居然不到三天就搬咧。

又過了兩年光景，罷我所從的那位嚴先生搬了一

個地方，是在葦葭巷錢氏的一所大宅子。中這宅子大而舊，裏頭足足住了二十多家人家。我那老夫子因為新賦悼亡，正縮小排場，只租了樓下三大間屋子。樓上一家人家聽說有兩個女兒，是很靠不住的。這是嚴先生初搬進去時的消息。後來因着兩家不在一起，出入平日也不很見面，所以不能曉得那一家人的詳細。不過一位寄宿的孫世兄向我說，樓上那一家人家並不像人家謠傳的那麼不規矩。也不是什麼秘密賣淫。不過有兩個未婚的女婿，是夜夜住到這裏來的。聽說一家的開銷都由兩位女婿擔任。所以父母也並不干涉。那兩個女婿總是同來同去的。從此孫世兄常把樓上的事來做談話資料。也有

時。撞。見。這。姊。妹。二。人。他。便。很。高。興。的。指。給。我。看。有。一。天。我。早。上。上。學。孫。世。兄。對。我。說。不。好。了。我。昨。夜。鬧。得。一。夜。未。睡。樓。上。的。女。子。死。了。我。細。細。一。問。方。知。小。的。一。個。女。兒。病。了。六。七。天。在。昨。夜。死。去。女。婿。也。忙。了。一。夜。死。人。快。搬。到。樓。下。來。了。孫。世。兄。又。說。你。倘。若。來。得。早。一。步。還。可。以。瞧。見。那。女。婿。咧。此。刻。是。去。買。衣。衾。棺。槨。了。下。半。天。孫。世。兄。招。招。手。叫。我。去。看。我。見。死。人。已。搬。下。樓。來。有。五。六。人。在。旁。邊。孫。世。兄。指。着。其。中。一。個。瘦。瘦。的。人。道。這。就。是。第。二。女。婿。啊。我。對。此。人。一。看。原。來。不。是。別。人。竟。是。那。金。福。其。時。金。福。也。瞧。見。我。了。大。家。覺。得。在。這。種。時。候。沒。有。相。當。的。話。可。說。因。此。二。人。都。默。無。一。語。我。心。裏。好。不。奇。怪。啊。這。金。福。真。是。一。個。

色。魔。了。在。我。所。曉。得。的。範。圍。內。東。一。個。西。一。個。已。經。很。多。很。多。了。那。麼。我。所。不。曉。得。的。不。知。還。有。多。少。咧。我。心。中。就。發。生。一。種。妄。想。暗。暗。希。望。以。後。永。遠。不。願。再。見。金。福。了。因。為。我。見。他。一。次。他。必。定。至。少。要。破。壞。一。個。女。子。的。貞。操。啊。那。知。我。的。妄。想。居。然。成。為。事。實。我。與。金。福。在。死。人。旁。邊。這。一。次。見。面。竟。是。最。後。之。見。面。了。那。裏。曉。得。見。面。雖。是。最。後。之。見。面。那。金。福。與。我。的。關。係。到。今。天。還。連。續。着。不。是。奇。事。麼。然。而。我。自。從。與。他。最。後。一。見。之。後。已。把。金。福。的。已。往。早。從。我。腦。中。忘。掉。得。乾。乾。淨。淨。因。為。從。此。不。再。見。面。已。無。從。使。我。想。起。了。他。的。至。今。與。我。有。關。係。連。續。我。竟。自。己。也。不。明。白。到。今。天。纔。覺。得。的。啊。

到我二十二歲那一年我有一位朋友懸壺行醫第一日親友鬧這麼一天替他祝賀許多賓客裏頭有

未嘗有過關係所以我此後時常與楊家的人晤面也永遠想不起金福來了

一位小客人說是溫家岸楊家的三官大約有這麼六七歲罷其時我但曉得我這位朋友與楊家是有些世誼我對於楊家的智識就是這一點兒也不曉得楊家究竟有多少人三官有沒有弟兄我一切不知道并且我在那時到底事隔太久已把金福的事情忘掉不能有聯想了既想不出金福從前所被雇着的溫家岸楊家就是這三官家裏也想不出眼前這三官就是從前雇用那金福的主人總之我從末次見金福與這初次見三官中間相隔多年已經使我不能將二者聯絡在一起鬍鬚金福與三官以前

後來友人高君辦小學校時我到該校去訪友也見過三官數次於是見一次熟一次了楊家的賬房先生其時也做了我們一個天天見面的熟人咧於是我也到過溫家岸楊家去找他那賬房先生可踏進他門口時想不起十年前在這裏見過金福的了有一天撞去恰巧他家的老太太生日因此我便見了他家老太太一面這位老太太年紀雖老是三官的母親聽說三官是遺腹子他上頭還有兩位姊姊咧一位已輕出嫁一位在上海某女學校後來我到了上海果然有一次遇到這位楊家的小姐我雖不認

得伊倒很認得我對我說自己就是三官的姊姊。有一回我回蘇州去伊還託我帶過東西到伊家裏。不過從此我時常往來蘇滬在蘇州的車站上往往撞見這位楊二小姐而且每次總和伊校中一個姓馬的男教員在一起第一次撞見他們特地避開我第二次以後我恐怕他們受累回回都是我特地避開他們了南京開南洋勸業會時我也有好幾次遇見他二人一同在那裏遊玩其時就有一個朋友向我說馬先生的妹子已與三官訂了婚了。

光復的一年楊家也搬到上海來住了他們與我真有緣面積很大的一個上海楊家偏偏會住在我隔壁的不是奇事麼一做了我的近鄰他家的內容便

明白得多了老太太年紀已有近七十二小姐還沒有嫁三官快近二十歲了家中只有三個人那一位賬房先生早脫離關係咧不過我做了二三年的近鄰也沒有什麼可以記錄

三年前就是民國十年友人吳君從蘇州來我二人便到新世界去玩玩在書場裏正撞見那位楊老太太伊年紀雖很衰老與會倒不小還時常到遊戲場裏來走走咧我便暗暗指着對吳君說你認得麼這就是溫家岸楊家的老太太啊吳君一聽對伊瞧了半晌向我說道女子到底是秘密最多的動物誰瞧得出這麼一位阿彌陀佛的老太太年輕時還有過驚人的秘密咧吳君把這一句話開了場便說出那

秘密來了。原來楊家是鄉下富翁。一向住在城裏的楊老先生膝下無兒生了兩個女兒後來就多病。非但沒有得子的希望連自身的壽命也不能長久了。當初却弄了一個螟蛉子可不合他夫人之意。而且族中人也有說話不肯承認。後來就被太太借端驅逐出去。太太見丈夫的病一天重一天。明知朝不保暮到他一命嗚呼。同時這家產定要一齊到他人手中。自己就只好在人家手裏過活了。於是



伊一着急便跟着那「窮則通」的原則想出一個苦肉計來。與家裏一個僕人叫金福的補救。那傳種接代之法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後門一開就孝得對得起祖宗了。所以到久病的主人一死。伊腹中有了遺腹子。咧這遺腹子就是三官。啊吳君談到這裏我忙道這金福是我認得的。啊我說時想了一下。恍然道從前金福是在楊家的。啊不錯三官的面貌却是有些怪異。我第一次見他面時總覺他

像我的。一個熟人。我總想不起來。原來如此。像極了。他與母親姊姊都不像。啊。吳君又說。金福後來被賤房先生強欲掉的。此刻賤房先生已去。金福若是得到了消息。他要趕出來認兒子。咧。我說恐怕不會了。金福這人又小又瘦。本來不像長壽星。官再加他是。個色魔。在肉慾中生活的大概已經死了。好幾年了。吳君又說。三官現在是政界中人物了。在某省很活動。過啊。他帶了一副眼鏡。提了一根司滴克。那種神氣。那種言語舉動。完全是學他姊夫呢。我問姊夫是誰。他答道。姊夫就是他舅子。舅子就是某部主事的馬君。啊。馬君本是有婦之夫。他居然把一位自己的門生妹夫的姊姊做了。如夫人了。他夫人雖很凶悍。

到底戰不過這位楊二小姐。金錢的勢力啊。楊太太也無法管束女兒。大概女兒也很有些明白母親的往事罷。吳君談到這裏。臺上書已說完。楊太太立起來走了。吳君也另外談別的話。咧。

此刻我見了對面摩托車中的少年。不覺暗暗叫道。這就是三官啊。這就是金福之子啊。他的面貌怎麼越長越像他老子了呢。可憐他自己坐在摩托車中。還不曉得生身之父是誰。除了母親。臨終肯向他懺悔。外他恐怕永遠不會曉得這秘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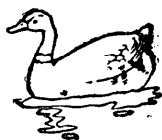
滑稽

二册
每册八角

天笑主編

本書爲五彩滑稽畫報內有滑稽圖畫一百數十幅滑稽小說十餘篇均係海上大文豪大畫家之名作出神入化極滑稽之能事可云觀止

劇本體小說



一方面的

卓呆

▼ 一

博士 聽說下了雨路上不好走咧再遲
一下子下雨就好了乘電車回去的人豈
不苦呢

卓旁 一壁取去白手套神氣很滿足
鐵甫 今天一樣一樣都幸虧您老人家
費心真感激之至

聽得門外有雷雨聲

鐵甫 是啊雨下得太早了一點咧

二人一壁說話一壁入室鐵甫將大禮

啊 然使女兒結了婚這一種歡喜決不尋常
了這麼一來我也真安心咧做父親的安
博士 結婚式好好完畢再歡喜也沒有

帽放在桌上博士坐在靠裏面的一隻

鐵甫……

一方面的

博士 鈿姑這麼一個女子你也深知其細的伊決沒有你這麼一位學者肯擡舉伊一生的資格啊現在既經有緣總望你使伊享福到老千萬別忘掉我現在這一句話人年紀一老不知怎樣喜的時候心裏也悲悲的時候心裏更悲了

博士與鐵甫談話時博士夫人領著盛裝的鈿姑進來

夫人 結婚儀式安然完畢都是大家的福氣
博士 不錯三個人的家庭變成了四個人這四個人再漸漸增多真是可喜啊

夫人 鈿姑你也別不開口快向父親與鐵甫道謝啊

鈿姑 父親多謝……再有……

鈿姑不說下去向父親鞠了躬只是躊躇著

博士 再有什麼呢哈哈

夫人 春蘭秋桂別在那裏東張西望快過來賀喜啊

婢女三人 恭喜老爺

博士 好了好了春蘭也辛苦了你是到了我家好幾年咧

春蘭 恰巧第十二年

博士 那麼鈿姑十二歲的時候來的了

婢女三人 恭喜太太

夫人 當真你們今天很辛苦了我應當特別有賞

婢女三人 少爺恭喜小姐恭喜。

夫人 不錯。應當不稱姑爺稱少爺。不過小姐總不是小姐了。

一同大笑。

此時鄰室有電鈴聲。秋桂去了。

秋桂 喂。喂。那一位……呀。奇了……喂。喂。什麼人。怎麼樣……電話機壞了麼。

秋桂從電話室回進來。

鈿姑 (略爲有些不安) 秋桂怎麼樣。

秋桂 不曉得誰打來的。沒有人。大概是電話機壞了。

夫人此時取出喜封來分與婢女們。

電鈴又響。這一次夏荷去了。

夏荷 喂。喂。誰呀……喂。什麼人……奇怪。奇怪。到底是什麼事……胡纏什麼呢。

夏荷回進來領喜封。夫人派完婢女三人一同道。

謝。

電鈴又劇響。

鐵甫 呀。電話怎麼。

鈿姑 春蘭且慢待我去聽……喂。喂……喂。喂……奇啊……

鈿姑臉色蒼白的從電話室內回來。大家被不安之念侵襲著。

夫人 鈿姑怎麼樣。

一方面的心理

四

鈿姑 沒有什麼……大概是電話機壞了。

鈿姑 母親那麼我也可以更衣了麼。

夫人 討厭。怎麼會有這種事。

夫人 禮服穿在身上卻很不舒服。但是新郎新娘。

電鈴比方纜更響。

可以再緩一下。更衣夜飯時還有客人咧。你這種新

夫人 這一回我來去聽。

娘的衣服。一生只穿一次。何不多穿一刻呢。

鐵甫 且慢我去罷。

夫人 將退。夫人也立起來。

鐵甫到電話室去。並不聽。將受話器取下。擱在電

話機上。

夫人 更衣麼。

鐵甫

電鈴又響。

大概是電話機壞了。這麼把受話器一取去。

博士 呀。

便不妨咧。

鐵甫 (注視鈿姑) 雷鳴著。所以感電了。

一同沈默。婢女等退。

夫人 哎喲……那裏會有這種事。

博士 我要去更衣了。

二人都往鄰室去了。

博士立起來。

鈿姑 雷能够。感電。當真有這種事麼。

鐵甫 未必一定沒有罷。不明白的事在未明白以前。竟和沒有一樣的。

鈿姑 那麼你把世上的事都是這麼看破著麼。

鐵甫 我與其把不明白的事強要去明白他。倒不如將已經明白的事索性再確實些啊。

鈿姑 那麼對於我們的結婚呢。

鐵甫 我第一是尊敬先生。并且還很明白先生的幸福是什麼。我所能夠明白的是用理性之力能夠達到當然的結果啊。

鈿姑 但是若是不能夠的時候便怎樣……

電鈴又響。二人青著臉立起來。

鈿姑 若是像這電鈴那麼發生了。你也不明白的事。你便怎樣。

鐵甫 沒有法子。沒有的事。信他有的。事。信他沒有。不外乎深信著愛惜著罷了。

鈿姑 那麼你把我也……

鐵甫 這種事請你別提。

鈿姑 多謝。但是這一點兒我就苦了。

鐵甫 我與你一起苦著……然而父親不覺得麼。

鈿姑 那不知道的。

鐵甫 母親呢。

鈿姑 母親是完全抱著另外的念頭生活著。但是這麼互相離開了。就不能生活的那麼親密度。日那

一方面的心理

是總會知道的。

鐵甫 若是如此那就我的苦心也……不然我們的苦心俱成空的水泡不問是母親是父親心中不知怎麼樣的擔心咧。

博士換好衣服與夫人一同出來。

博士 我與你又是好幾天不見了相隔一星期咧。
鐵甫 是啊有六七天了每天過來的人一星期不來就覺得冷靜咧。

博士 我也覺得如此論文的謄清一起成就了麼。
鐵甫 是的那心臟的△△部分早已成就了還有△△的△△尚未修改等完全後謄清了一起掣出來咧。

六

博士 你最後懸為疑問的△△的△△與△△的關係是怎麼處置的。

鐵甫 那也根據先生之說結果是把先生發見的△△劑之功力竭力保證著。

博士 那愉快極了△△的△△與△△的研究我很願協力助你成就還有那一個疑問後來怎樣了。
鐵甫 我也是想到這裏便焦灼得坐立不安無奈既是不能實驗的東西……

二人正在談論夫人與鈿姑也談起來了。

鈿姑 是啊今天伊來的穿一件粉紅衣服。

夫人 江家小姐也到的啊。

鈿姑 打扮得很時髦學校中的朋友大概都來的。

已經嫁的占多數了。不到的只有德貞和毓秀。此外去世的也有二人。

說罷深深嘆息。

夫人 但是今天總算到得客人多了。

鈿姑 其實何必一定要到呢。

夫人 這是什麼話。這麼到了坐這一二點鐘也非有厚意。決計做不到的。

鈿姑 話雖如此。我想到了受他們這些厚意真心裏難過啊。

夫人 胡說。這又是什麼話。（急急變換口氣）那田先生好幾年不見了。老得多咧。

鈿姑 頭髮也白了。

夫人 恐怕有你父親那麼年紀了。

鈿姑 大約有六十歲光景。或者再多些也說不定啊。

電鈴之聲狂響。四人的談話突然中止。博士皺著

眉頭。

博士 又來了麼。

鐵甫 又響起來咧。

鈿姑 不然這一次不是電話的鈴。

鐵甫 是電話。

鈿姑 我覺得是大門上的電鈴聲。

夫人 好像兩樣一同響著。

博士 我聽著也像是電話。

鈴聲又響。但是單聽得遠遠的門口之聲。

鐵甫 嘎。原來當真是門口麼奇了。我只當是電話聲啊。

秋桂擎著一張名片過來授與博士。

博士 林幹。我不認得這人啊。

獨有鈿姑一人驚得顏色大變。

博士 我想不出了……那麼你去說今天我事情很忙他到底有什麼事請先說一聲罷。

秋桂 是了。

博士 (喚住伊) 且慢。究竟是個何等樣人。

秋桂 是啊。穿著一身很髒的衣服混身淋得如水。

老鼠一般是個老人。

博士又想了一想。

博士 那麼你照我的話說罷……到底是誰呢。真想不出。但是似乎也不像從沒聽得過這姓名的。

秋桂 我對他一說。他說曉得。府上今天很忙。不過無論如何要見一見主人談這麼五分鐘也行。

博士 那麼請他進來。

鐵甫 打算見他麼……我看今天還是別見罷。

博士 爲何。

鐵甫 也不爲什麼。不過……

博士 那麼天既大雨。又是一個年老的人。見見也何妨……你們且到裏頭去罷。

一個很窮苦的老人。混身被雨淋濕。攜著一隻小

籠進來與鈿姑擦肩而過互相看看。

▼ 三

老人 初次見面就在貴忙的時候來驚擾很對不起。

博士 別客氣請坐。

老人 我的急急要來拜訪只因我兒子拚著生命製作的解剖標本剛纔做成啊……我兒子對我說務必早些給先生看看所以特地由我擎來的。

博士 這倒是想不到的事你兒子做這種東西是他的職業麼。

老人 若說職業也可以算職業不過是奇妙的職業。

博士 那麼這是什麼標本。

老人 心臟的標本。

博士 且擎出來給我看看罷。

老人 請看。

老人 打開包袱將小籠放在桌上博士取去小籠之蓋擎出血淋淋的心臟來。

博士 好怕啊這種標本我這麼年紀還沒見過啊就是在解剖的實驗室內也沒見過這樣血淋淋溫熱的活心臟啊。

鐵甫 這是標本麼。

老人 是的這是我兒子製作的心臟標本。

博士 這心臟溫熱著動著活著。

老人 活著（冷笑）活著……但是不止如此。

希望可以供先生的研究。

博士 不止活著麼還在活著以上麼。

博士 決不違背尊意況且我們目下研究著的問題這標本有何種效力恐怕連造的人也未必想像

老人 裏頭還有魂靈。

博士 不錯有也。論不定但是照我的智識看來活

得到。

著的以上是不能明白了。

老人 奇了……照我想來我兒子製造此物的念

老人 是啊。但是還有咧。

頭也恐怕未必是你先生的學問所想像得到啊。

博士 有什麼。

三人默然相對而立。

老人 有愛活的東西爲什麼會死從「活」的有

老人 那麼我失陪了。

限瞬間登到「死」的無限世界去之偉大動力也

博士 要回去了麼我打算問你的話還很多咧。

被這力量支配著啊。

老人 我要說的話大概都說過了……那麼再會

博士 你說的話我很難明白。

博士 你若不急急……

老人 總之這是我兒子拚命做成的傑作所以很

老人 雖不急急不過將來總再要見一次的咧。

老人悄然退出。

▼ 四

博士 不思議的老人。

鐵甫 不思議的標本啊。但是在我們的研究上，真送了我一個無上之尊貴標本啊。△△與△△的關係。這標本不知可以幫助著多少咧。

博士 當真。我們的研究突然因此得到光明了啊。二人這麼談話時，鈿姑暗暗由裏頭出來。從二人背後，瞧見了血淋淋的心臟，竟青著臉倒在長椅上。

鐵甫 心臟的動悸突然激烈起來了啊……奇了。博士 或者如此。

一方面的心理

用手摸摸心臟。

博士 不錯。突然跳得厲害了。

鐵甫 有聽診器在此。

從袋內取出聽診器授與博士。

博士 是啊……現出心臟麻痺的狀態來了。並且這麼一壓，迫△△的△△便成△△。又在這裏壓迫時，△△變了△△了。是啊。不錯。對的……你也來聽啊。

鐵甫接受聽診器。

鐵甫 不錯。對啊。這裏最好開一點△△與△△最後的大關係可以明白了。

博士 是啊。

鐵甫 弄開他也不妨麼。

博士 沒有解剖刀啊。

鐵甫 有小洋刀在此。

博士 擊出來。

博士在心臟上一割血射出來了。鈿姑雖從長椅上坐將起來，又呻吟一聲，氣絕了。其時夫人很不

安的走來，抱住鈿姑。

博士 鐵甫這是人類的最後生命的完結啊。

夫人 (獨語) 這是最後麼，斷定了麼。

鐵甫 生死本來不過是這麼簡單的事實啊。

夫人 那麼已經死了麼。

博士 微微的跳動也沒有了。

鐵甫 血液的巡行已經停止，凝固……發冷了。

夫人 發冷了，那麼就此死了麼？爲何鈿姑會死的呢。

最後一語叫得很響，博士與鐵甫大驚，回頭觀看

鈿姑。

夫人 那麼鈿姑已經死了麼。

鐵甫走過去抱鈿姑，但是鈿姑已無意識。博士將

聽診器按在伊胸口。

博士 鐵甫竟是同一現象，這心臟上也發生了。

夫人 你說的什麼？鈿姑不是死了麼。

博士 鈿姑死了……鈿姑死了。鈿姑你爲什麼死的

的？爲何一句話也不說的死了？鈿姑你當真死了麼。

我做著夢啊。無論如何不信是真的……鈿姑怎麼會死的。

電鈴又響，三人吃驚。

博士 又響了。

秋桂進來。

秋桂 方纔的人又來了。

夫人 那裏是會客的話。小姐死了。

秋桂驚倒。

▼五

電鈴又響。林老人提著白燈籠進來，背後跟著四個人，扛兩具棺材。

老人 來迎接了（獨語）想不到會來得這麼早的。

夫人 那可厭的人又來了。快趕他出去。

博士 離開了鈿姑處，搖搖的走到老人旁邊。

博士 你怎麼自己可以突然闖進來。毫無規矩。什麼人叫你來的。

麼人叫你來的。

老人 鈿姑小姐叫我來迎接的。

夫人 不行不行。鈿姑是我的。

老人向博士。

老人 那麼已經預備好了麼。

博士 什麼的預備。

老人 迎接鈿姑小姐的。

說完，左手招招，一口棺材扛到鈿姑那邊去。鐵甫與他們抵抗。

老人

一方面的

那麼那邊的一方面的心也順便帶回去罷。

嫁後的書情

徐卓呆

上

大女兒時姑結婚後大約歇了三個多月有一天手裏提了一點兒食物趕到母家來了恰是秋日晴朗的午後母親正趁着太陽在庭中搬那晒着的衣服於是急忙忙領伊到裏頭去了又叫道晨兒你姊姊來了母親向房裏的次女晨姑喊了一聲晨姑便到客堂中來母親忙端茶出來再裝些現成的茶點在盆中當客人一般的待時姑老古派的母親以為既經嫁了出去就不是自己女兒是人家的主婦了必須平等對待說話也很客氣晨姑見母親如此謙敬姊姊也裝做客人一般更可笑了姊妹倆一見面談了幾句以下便由母親接續下去說將三個月內的事不斷的講着其實在時姑今天來的目的倒在妹妹晨姑不在母親時姑說妹妹我叫你上我家裏去玩你總不去我白天無事非常寂寞你明天一定來罷時姑一說母親就覺得不能不好好回話即代着晨姑答道是啊

晨兒自己也很想到府我也打算叫伊來奉候怎奈我們還是新親賀賀然過去是太失禮了時姑說那打什麼緊妹妹你在二三天內一定來一趟罷我有事託你咧性急的時姑聽母親嘮嘮叨叨說話竟不入耳旋身對着晨姑講話了晨姑道去也好好得我近來也不忙我去了你請我吃什麼呢時姑說什麼都行把你愛吃的東西請你便了你自己點罷我可以預先準備着晨姑道你就是自己弄這麼一二樣菜是我不答應的時姑說自然到館子裏去叫來啊二人這麼說着不免笑了一陣母親等姊妹二人話頭一打斷即插嘴道姑爺每天很忙麼回來得不早麼伊一問時姑時姑答道大概在七點鐘回來其時

肚子已餓一踏到家裏立刻吃飯有什麼事要和他說話時他沒有吃飽之前總一語不回答的不是很有趣麼說罷時姑又笑笑伊丈夫瑞甫是在某大銀行辦事是時姑伯父老朋友的表姪由伯父談起了親事把他決定還在今天春天六月裏就結婚了時姑十五歲死了父親由母親把姊妹二人撫育着伊任性的脾氣是從小如此的面貌美麗性質快活丈夫也很愛伊現在家庭非常有幸福伊臉上也有一種幸福的誇示誇示幸福更是一種幸福啊母親見了自然歡喜伊是先有了戀人後來與現在丈夫結婚的去年夏天母女三人赴西湖畔去避暑在旅館裏與一個叫做秦直哉的青年熟識起來了此人是

高等商業學校出身在某大公司中服務年不滿二十五。肌膚細白是個很柔和的青年。時姑即與他親近。起來有時算到白堤上去散步。其實躲在他房中談話。也有時一壁不高興一壁便邀了妹妹與直哉三人一起到白雲菴去燒香了。秋涼時時姑一家人回到上海。直哉也就回來。從此常到時姑家裏來走動。沒有父親的家庭。年輕男子出入實在比較的安樂。母親又是好人。儘女兒去幹什麼一點也不加干涉。二人交際了半年。似乎交情漸深。可沒有肉體上的關係。在這一層。無論是時姑是直哉。到底都是受過新時代教育的人了。其時時姑竟對妹妹說。我真想與直哉訂婚。咧伊對着母親也既漏過這層意思。

但是二人的親密在今年正月裏達了絕頂。從此就漸漸淡薄。爲什麼會如此。那是除了本人以外。旁人竟不清楚。既不像有什麼爭鬧。又不像有什麼誤解。不過到了日後。來二人單單在懷憶前塵上。仍舊感觸着總之時姑是從小無論對什麼人也任情慣的。直哉那種柔弱的感傷氣質。伊竟不能滿意。因此漸漸疎了。再加初出校門的直哉。自然薪水較薄。不能立刻構成新家庭。這也是時姑不滿意的一個要素。直哉的足跡一遠離時姑家中。時姑便急急要母親替伊擇婚。不多幾天。現在那頭親事談成了。伊現在還誇示着自己能夠巧妙的支配機會。咧丈夫瑞甫是個豪放磊落的男子。與伊的氣質恰能調和。比了。

直○哉○對○於○生○活○的○程○度○至○少○也○高○上○一○倍○呢○時○姑○與○他○一○同○度○日○不○但○很○配○稱○伊○那○種○任○性○的○脾○氣○有○了○人○對○待○反○很○有○趣○了○收○入○也○比○直○哉○多○前○途○又○大○有○希○望○這○都○可○以○叫○伊○歡○喜○的○但○是○時○姑○這○樣○滿○足○現○狀○的○態○度○倒○使○得○晨○姑○生○了○反○感○姊○姊○那○任○性○的○利○己○生○活○伊○很○覺○不○快○與○一○個○年○輕○男○子○親○密○到○這○步○地○位○雖○沒○有○肉○體○關○係○差○不○多○快○要○訂○婚○了○無○論○有○什○麼○緣○故○說○道○突○然○要○拋○棄○此○人○嫁○到○另○外○一○個○物○質○的○豐○裕○生○活○條○件○良○好○的○男○子○那○裏○去○到○底○是○說○不○過○去○的○倘○使○周○圍○有○不○得○已○的○事○情○非○如○此○不○可○那○倒○還○可○以○原○諒○時○姑○並○沒○這○種○情○形○全○是○從○伊○那○利○己○的○任○性○動○機○上○生○出○來○自○然○更○令○人○不○快○了○這

一○層○曉○得○的○人○無○有○不○暗○責○時○姑○不○應○該○如○此○的○今○天○晨○姑○與○姊○姊○相○對○而○坐○表○面○上○雖○很○和○氣○的○談○話○心○裏○對○着○伊○却○時○常○在○那○裏○起○反○感○其○時○晨○姑○有○意○把○冷○靜○的○態○度○來○對○待○姊○姊○那○種○輕○浮○神○氣○時○姑○見○母○親○一○走○開○忙○湊○近○妹○妹○低○聲○道○我○要○託○你○一○件○事○咧○晨○姑○默○然○聽○他○的○下○句○時○姑○接○下○去○說○對○你○不○起○可○以○替○我○到○直○哉○那○裏○去○走○一○趟○麼○晨○姑○倒○很○覺○得○意○外○即○問○道○現○在○還○有○什○麼○事○麼○時○姑○說○並○非○別○的○我○從○前○會○經○寄○過○四○五○封○書○信○給○他○雖○沒○有○什○麼○不○能○給○人○瞧○見○的○說○話○這○種○東○西○我○不○願○永○久○留○在○外○面○所○以○打○算○要○取○回○來○我○將○嫁○之○時○方○始○想○及○意○欲○寫○信○去○問○他○討○還○的○只○因○一○時○很○忙○便○沒○有○實○行○對

不。起。得。很。你。替。我。去。走。一。趟。罷。晨。姑。說。不。過。我。突。然。前。去。不。曉。得。他。肯。不。肯。給。我。咧。時。姑。道。這。倒。不。妨。我。在。此。地。先。來。寫。一。封。信。寄。給。他。你。在。這。二。三。天。內。前。去。便。了。聽。說。他。近。來。已。搬。家。恐。怕。你。不。容。易。尋。還。是。到。公。司。裏。去。找。他。罷。我。信。上。可。以。叫。他。在。一。二。日。內。帶。到。公。司。裏。的。晨。姑。說。不。曉。得。他。肯。不。肯。老。老。實。實。的。還。人。姊。姊。何。不。自。己。去。與。他。商。量。呢。時。姑。道。我。去。麼。我。是。不。能。去。的。你。放。心。他。一。定。答。應。他。是。個。老。實。人。并。且。他。現。在。也。並。不。恨。我。時。姑。料。得。到。直。哉。決。不。會。拒。絕。那。交。還。書。信。的。事。的。時。姑。的。話。却。也。不。錯。不。過。晨。姑。以。爲。現。在。趕。過。去。要。討。還。姊。姊。的。信。實。在。覺。得。有。些。對。不。起。直。哉。此。刻。聽。了。姊。姊。的。話。也。想。不。出。

怎。樣。回。答。纔。好。若。姊。姊。全。從。利。己。心。上。有。這。動。機。那。麼。我。若。被。他。一。責。問。叫。我。又。怎。樣。回。答。呢。晨。姑。這。麼。一。想。竟。不。很。愉。快。沒。有。去。接。受。這。職。務。的。勇。氣。所。以。又。說。照。直。哉。的。性。情。看。來。那。或。者。他。肯。把。書。信。檢。還。不。過。萬。一。弄。得。他。不。快。起。來。我。就。不。願。意。了。時。姑。說。那。裏。會。使。他。不。快。呢。我。對。他。又。沒。有。做。什。麼。要。事。晨。姑。道。姊。姊。從。前。不。是。要。嫁。過。他。的。麼。時。姑。道。這。層。意。思。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但。是。並。沒。有。確。實。的。有。過。約。後。來。我。覺。得。性。情。不。能。與。他。適。合。他。一。定。也。覺。得。如。此。的。我。是。個。陽。氣。的。任。性。人。他。是。個。陰。氣。的。和。平。人。漸。漸。的。交。際。下。去。就。看。出。雙。方。的。不。同。來。了。所。以。從。現。在。看。來。沒。有。與。他。結。婚。實。是。大。家。的。幸。福。晨。姑。說。

這句話太沒道理。那何不起初就不親近呢？時姑說你的話錯了。照你說來是我起初就用兒戲的手段對他麼？時姑說時正色的對妹妹。看着了晨姑搖頭道：「我的話並不是這種意思。不過……時姑又說年輕人在一起自然會互相牽引的。只消細細看了性質。雙方都沒有什麼不滿。便可以結婚。互相曉得了有什麼不合意之處。就立刻分離一點也不打緊啊。無論何人能夠與年輕男子做了朋友。漸漸窺探對手的性質。與最合意的人結婚。便是最良的方法。結婚是一生重大的事。那裏可以把結婚當盡義務做。人情一般看待呢？我對於他並沒有對不起的地方。他若失望我也失望的。二人好容易親密到那種地

步。若能與他結婚。我也很希望啊。我給他的書信絲毫沒有怕人瞧見的話。寫着不過他是一個空想家。只管把這種書信留在那裏。或者要爲着往事憂愁也。論不定我因爲要大家一無掛念起見。以爲是早拿回來的好。我記得共有五封信替我一起拿回來。在母親面前。你只說到我家裏去遊玩好了。你先到直哉處拿了。然後到我家裏。費心費心。時姑這麼一託。伊妹妹也辭不掉。咧。時姑便到妹妹房中寫信給直哉。約定後日午後。由晨姑到公司中面叙。連現在這一封信一併交與晨姑說得。很殷勤。到日暮時分。伊打算自己在路上去投信。所以藏在懷中告辭而出。

第三。天。下。午。晨。姑。實。踐。時。姑。之。約。對。母。親。說。要。到。姊。姊。家。裏。去。母。親。就。拿。了。一。方。包。袱。兩。塊。錢。說。你。不。要。耽。擱。太。久。你。在。途。中。買。些。茶。食。水。菓。拿。去。罷。這。一。天。早。晨。就。是。陰。天。到。那。時。有。些。淡。紅。的。日。光。從。雲。中。漏。出。來。了。伊。到。那。四。層。樓。的。石。造。大。洋。房。中。一。問。侍。者。要。見。直。哉。那。侍。者。說。請。你。稍。待。就。領。伊。到。應。接。室。中。晨。姑。坐。在。窗。畔。一。隻。椅。上。呆。看。窗。外。窗。外。就。是。街。路。對。面。的。高。大。房。屋。做。了。背。景。車。馬。不。絕。的。往。來。着。這。公。司。裏。頭。的。說。話。聲。與。足。步。聲。也。與。街。上。的。聲。音。相。和。着。去。年。在。杭。州。避。暑。時。直。哉。只。是。愛。向。那。寂。靜。的。山。中。湖。上。去。休。息。現。在。他。會。在。這。麼。吵。鬧。的。地。方。辦。

事。晨。姑。實。在。覺。得。奇。怪。等。了。十。分。鐘。直。哉。方。始。出。來。說。了。一。聲。久。待。了。也。就。坐。下。二。人。不。免。寒。暄。幾。句。帶。近。視。眼。鏡。的。直。哉。正。從。極。忙。的。事。情。中。逃。出。來。把。一。手。在。桌。上。撐。着。頭。圓。着。那。背。部。暫。時。休。息。一。下。又。把。恐。怖。的。眼。睛。不。住。的。在。晨。姑。臉。上。瞧。着。一。會。兒。說。令。姊。的。信。接。到。了。晨。姑。就。說。真。是。無。理。的。要。求。：。晨。姑。一。副。哀。求。的。神。氣。連。直。哉。那。副。無。力。的。眼。睛。在。這。一。瞬。間。中。也。沒。有。回。看。的。勇。氣。只。得。低。下。頭。來。了。便。道。說。那。裏。話。來。打。什。麼。緊。不。過。信。是。昨。天。下。午。接。到。的。恰。巧。我。昨。天。從。公。司。裏。回。去。又。到。了。別。處。回。到。家。裏。已。很。不。早。今。天。起。來。得。又。很。遲。急。急。吃。了。東。西。就。趕。出。來。的。書。信。放。在。那。裏。也。不。能。細。細。兒。尋。覓。晨。姑。很。

失望問道：「那麼沒有帶來麼？」直哉道：「不然，帶來了四封。我是不很記得了，令姊信中說共有五封，那麼應當還有一封。我便在抽屜內箱子內四處尋過，總也尋不到。今年夏天搬了家，或者那時節不知塞在那裏了，說罷，他在衣袋內取出洋紙包着的四封信來，放在晨姑面前。一封是中國信，封三封是湖色的外國信，封一望而知是姊姊的親筆。他又說：『把這四封奉還，請你交與令姊等。』我再行細查，把其餘一封尋出來，或者是失去的了。不過這四封既藏着那麼一定，那一封也藏在什麼地方。直哉說到這裏，很冷寂的一笑，又道：『尋得了，自當即日寄上。』晨姑也說：『千萬如此說着，覺得少了一封。』心中有些不足，不過直

哉肯老老實實將書信交還一句，也沒有要與姊姊爲難的話。晨姑倒也很快活了。直哉把視線避開些，故意裝做很無事的語氣問道：『令姊近況如何？你時常會面麼？』晨姑說是啊。前天到家裏來的。直哉道：『不錯，伊的信是在你家裏發的啊。』伊家裏你常去麼？晨姑說不很去。今天要去了。直哉道：『原來如此。』拿了這信去麼？說時，他皺着眉頭，把右手衣袖遮着在那裏看錶，即道：『三點五十分了。我也要回去咧。我們一同走罷。』晨姑道：『立刻可以回去了麼？』直哉說：『大家回去本來要到四點多。我是調查課沒有事情，儘可以先回去的。』直哉分明說不是特地送你，又道：『請你少待。我去拿帽子來，他出了應接室。』晨姑想這四封信中

寫些什麼很打算曉得曉得拿了那其中的一封出來。又來不及打開直哉已經進來。晨姑忙藏好姊妹的書信。一同出來。其時時候還早。不過是陰天。黑的厲害。街上空氣薄而且濁。二人並肩而行。晨姑打算乘電車直哉問道。你乘電車麼。晨姑說。我到新開姊妹處去。啊直哉說。我們一同走。這麼五分鐘罷。他分明不肯立刻與晨姑告別。像要由晨姑口中探聽伊姊妹的事情。這就是他對時姑還戀愛着的証據。咧晨姑一推測到他的心思也覺得不忍與他即離只好一同徐步了。電車路的旁邊在那裏修路狹狹的路上亂堆着土塊木頭。晨姑注意着足下行。走這五分鐘一會兒就過。伊想要與直哉告別了。伊並不是

厭惡直哉。非但如此。見他肯爽快的還信。反抱着感謝之念。二人默然只是互相推測對手之心。還是早些告別罷。說道。因着還了書信。要有些什麼報酬。也是很痛心的。忽然直哉對晨姑臉上一看。問道。姊妹近況怎樣。很有幸福麼。伊一聽頓時很慌的臉上紅着說一聲。是啊直哉又道。這句話問得太可笑。害你難以回答了。直哉把自己的質問一撤回。又道。今年夏天你們在那裏避暑的。晨姑道。莫干山住了十天。光景你呢。直哉道。我在普陀。但是海邊沒趣。回到了上海。又往去年的湖上去了。直哉大有追憶。一年前夏日傷心景色的樣子。晨姑不敢使他感觸。所以不做事。他到了湖上。與去年住同一旅館。與去年遊

同一的地方直哉的心裏怎樣晨姑也很明白直哉又道我們難得會面的到什麼地方去吃一點點心如何你立刻就打算去麼膽小的直哉又不敢將自己的希望強要晨姑答應僅不過露出哀求的表情來罷了在晨姑也最好他不來力勸伊到底只想早些與他告別伊一種可憐直哉的感情塞在中心不散了即答道弄得太遲是不行的打算立刻去了并且母親也叫我早些回去直哉道那是沒法了我們只得就此分別你有便走過請來談談我與你姊妹二人很想永遠做一個朋友直哉正要脫帽告辭忽然想及又道不錯還有一封信查得後即日寄到你那裏去便了就是尋不到將來也決不致會累及你

姊姊這一層放心好了請你轉言罷說罷他一點頭回原路去了晨姑方始安心即忙搭乘電車車中人倒不很擁擠伊想這書信在未交還姊姊之前總要看他一看於是好奇心大發從懷中取出一封來看時果然姊姊的話不錯文句很簡單淡泊不能被他人瞧見的話一句也沒寫在上面或者是二人的關係竟沒這麼樣深切也未可知或者是姊姊生性沒有那種熱烈的情愛也論不定只見寫着道

「後來歇了三十分鐘纔上牀下大雨了你沒有拿傘大約很受累咧你是個好人一定也不怨他人靜靜在雨中步行着回去的」

「從昨天起傷了風混身覺得發冷現在躺着

今天。是。星期。日。你。或。者。會。來。也。說。不。定。我。打。算。

信。仍。舊。放。好。

等。你。來。了。再。起。來。的。後。來。到。了。三。點。鐘。也。就。睡。

下

着。了。晚。上。接。到。你。的。信。曉。得。你。也。傷。着。風。身。體。

下。了。電。車。走。到。姊。姊。家。裏。已。經。五。點。多。鐘。了。天。天。非。

不。舒。服。我。不。是。學。你。啊。倘。使。是。你。有。意。咒。我。要。

七。點。鐘。不。回。家。的。姊。夫。今。天。已。在。家。中。伊。忙。向。姊。夫。

我。同。你。一。同。生。病。那。我。就。不。答。應。等。你。好。了。我。

客。氣。了。幾。句。瑞。甫。就。說。母。親。身。體。好。麼。今。天。我。因。爲。

還。是。不。肯。就。起。牀。咧。」

送。了。朋。友。的。喪。銀。行。裏。請。了。一。天。假。瑞。甫。說。完。晨。姑。

晨。姑。看。着。微。微。一。笑。又。暗。暗。訝。道。還。有。一。封。信。到。底。

便。將。途。中。買。的。食。物。拿。出。來。說。是。母。親。一。點。兒。意。思。

怎。樣。了。呢。又。想。起。直。哉。臨。行。時。說。萬。一。覓。不。到。也。決。

瑞。甫。又。對。時。姑。說。妹。妹。難。得。來。的。今。天。可。以。多。玩。一。

不。會。使。令。姊。受。累。的。晨。姑。暗。道。一。定。他。不。忍。將。全。部。

下。你。去。弄。些。什。麼。菜。啊。時。姑。聽。了。笑。道。菜。是。自。然。我。

的。書。信。送。還。把。一。封。最。足。以。感。動。他。的。藏。着。打。算。做。

們。早。已。預。先。約。定。了。時。姑。眼。中。頓。時。就。現。出。是。從。直。

一。個。與。姊。姊。的。紀。念。永。遠。保。存。咧。覺。得。直。哉。對。着。姊。

哉。那。裏。取。回。書。信。來。了。的。神。氣。但。是。姊。夫。坐。在。旁。邊。

姊。一。時。還。不。能。拋。棄。出。他。的。精。神。界。晨。姑。即。忙。將。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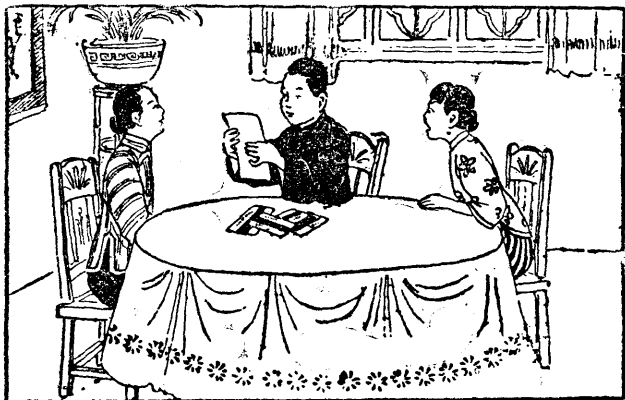
晨。姑。竟。不。能。把。書。信。拿。出。來。姊。姊。有。時。吩。咐。婢。女。什。

麼話常趕到廚下去然而伊是難得來此又不能跟着姊姊同去的所以晨姑很沒趣的與姊夫對坐着幸虧瑞甫很有興的說話大可以恢復晨姑的無聊那愛運動愛旅行的瑞甫將學生的逸話中選些年輕女性有興味的部分來向晨姑閒談又時時對時姑道菜還沒好麼肚子餓了瑞甫也不是在晨姑面前特地如此他平常本來是這麼快活豪放的無論對誰總是這種率直的脾氣一會兒開夜飯了附近館子內叫了三樣菜自己又添了兩樣瑞甫笑道菜倒很好平日何等的乾枯今天一有客人居然可以大嚼了說罷他還喝一杯酒時姑看看快活的丈夫溫和的妹妹再看看十分受丈夫信賴與愛情

的自身怎麼不滿足呢所以只是微微笑着輕輕回答丈夫的話瑞甫吃完了夜飯拿了一張報一匣香烟到自己書室中去咧晨姑曉得機會來了急急取出懷中書信放在姊姊面前說道這是直哉那裏取來的還有一封覓不到找到了立刻可以送來時姑謝了一聲便把信移過來晨姑說我方纔就想授與姊姊只因姊夫總是不走開我竟一時爲難了晨姑見姊姊並不將書信收藏好不免暗暗責伊太不注意所以說這句話來提醒伊那知時姑淡然說道你姊夫在旁也不要緊啊直哉的事我早已向他說過的咧晨姑一聽怎麼不是出於意外呢時姑又道我與直哉又沒有做什麼惡事不提起反而不好還是

說一個明白的來得正當。於是伊竟仍舊將這四封信在桌上玩弄。一會兒瑞甫過來喝茶了。時姑一見他即忙喊道：這書信是我寄與直哉的。此刻還我了。瑞甫聽了一時想不出是何人皺着眉頭道：直哉是誰？時姑道：前幾天不是我向你說過的麼？瑞甫點頭道：就是在杭州與你熟識的人麼？他說時已坐將下來。時姑此時見他對於四封信好像沒有什麼感覺，便特地自己從信封中取出書信來放在

嫁後的情書



瑞甫面前。瑞甫看時似乎還沒方纔報紙上的記事那麼有趣看了。一二封便拋在旁邊說：我道是什麼全是毫無意思的這種東西何必一定去要回來呢？說罷喝了一杯熱茶，覺得坐在這裏也沒有什麼事又過去了。時姑對妹妹看看嫣然一笑，伊也好像把書信一事完全忘却，拋在桌上談起別的話來了。晨姑凝視着姊姊的臉，想道：應當這麼樣的好麼？不論那一家夫婦都是這麼簡單的麼？晨姑

嫁後的情書

竟覺得不明白。又覺得像是夫婦的不用正當的信。賴與愛情裝做率直的神氣。又覺得像是一種技巧的自負。暗想直哉比伊現在的丈夫來得愛伊啊。他們夫婦這樣無足輕重的四封信。今天以前在直哉手中不知做着一種怎樣尊貴的紀念品。拿來保存着。晨姑又想道。還有一封信大約直哉與別的貴重品一起藏在家裏的什麼地方。咧。又想道。或者姊妹與瑞甫氣質是很合的。伊自己也誇口說伊選擇得很好。所以伊與瑞甫結婚時。是比與直哉結婚的來得有幸些也。未可知。



姨太太讓渡記

徐卓呆

呀。怎麼變了樣子了。說這句話的像是一箇賣報的青年。他一壁在理髮店的椅子上坐下去。一壁這麼說著。那理髮師答道。是啊。陸老闆把這店盤給我了。那青年說。原來是換了老闆了。怪不得東西一樣。都是新的了。從前的椅子。咧。鏡子。咧。真髒得不成話。啊。理髮師道。新也不見得新。不過我把舊東西一齊換掉了。似乎眼前覺得兩樣些。咧。那青年說。不但如此。從前那箇老闆實在太懶了。身上的白衣服已

成灰色。還是不肯洗。圍在人家頭頸裏的東西發了臭。了他仍然使用著理髮師說。他是這麼懶惰的麼。然而他肚子裏倒很有學問。聽說他本來是箇還俗的和尙。所以在我們同行中。要算他識字最多了。而且還能够執筆寫字。青年聽了。說道。我倒不曉得他還有這些本領。只知道他對著婦女。是很有些工夫。的。不管娘姨大姐丫頭。只要是女人。連乞丐他也歡迎的。理髮師笑道。不錯。他很喜歡在女色上用功。然而現在的陸老闆。是發了財了。變了一箇體面商人。

咧。那。青。年。訝。道。發。了。財。了。麼。一。箇。人。的。命。運。真。是。料。想。不。到。的。啊。他。怎。麼。發。財。的。難。道。是。遇。到。了。什。麼。富。家。的。寡。婦。了。麼。理。髮。師。忙。說。沒。有。沒。有。他。是。做。交。易。所。生。意。發。財。的。現。在。已。開。了。很。大。的。證。券。公。司。了。青。年。道。他。這。麼。一。得。法。那。是。在。女。色。面。上。一。定。更。發。達。咧。理。髮。師。應。道。是。的。聽。說。發。達。極。了。小。房。子。有。七。處。娶。了。七。箇。姨。太。太。都。是。絕。頂。的。美。人。啊。青。年。嘆。道。這。不。能。不。叫。人。羨。慕。我。本。來。不。愛。金。錢。不。過。有。了。金。錢。就。可。以。做。這。種。事。自。然。覺。得。金。錢。的。可。貴。了。理。髮。師。點。頭。說。不。錯。但。是。他。老。婆。是。洋。涇。浜。樓。梯。旁。邊。陳。列。品。出。身。而。且。嫉。妬。心。很。重。時。常。鬧。著。喫。醋。風。潮。這。可。受。不。住。的。青。年。笑。嘻。嘻。的。說。不。然。在。我。反。是。希。望。著。

鬧。喫。醋。風。潮。就。是。在。夢。中。也。好。總。要。左。右。坐。著。兩。箇。美。人。把。我。挾。在。中。間。大。興。醋。海。風。波。我。在。其。中。兩。面。勸。慰。那。就。有。趣。了。理。髮。師。說。兩。三。天。前。我。遇。見。陸。老。闊。見。他。身。上。穿。著。一。種。叫。不。出。名。目。的。綢。緞。的。衣。服。模。樣。實。在。很。體。面。他。還。對。我。說。一。箇。人。往。往。到。要。孝。父。母。時。父。母。已。經。等。不。及。先。死。了。所。以。我。此。次。打。算。把。家。鄉。的。老。母。接。出。來。叫。伊。玩。一。下。上。海。也。算。盡。一。點。我。的。孝。心。了。青。年。一。聽。就。說。道。倒。也。不。錯。有。了。錢。就。應。當。做。這。些。事。的。理。髮。師。忙。接。下。去。道。但。是。那。老。母。已。有。七。年。不。見。現。在。的。老。婆。又。是。從。花。烟。間。裏。去。弄。來。的。所。以。母。親。與。老。婆。還。沒。見。過。面。咧。而。且。那。老。婆。別。說。一。點。沒。有。禮。貌。臉。又。生。得。醜。陋。年。紀。也。比。小。

陸要大五六歲。所以要。把這一箇新娘子。介紹給老母看。未免有些美中不足。於是小陸忽然想出一箇妙法。來了那青年。道有什麼妙法。可以把老婆舊變新麼。倒也奇了。噯。明白了。一定是近來流行的返老還童術。咧。理髮師答道。不對。不對。返老還童已經來不及。他這妙法。乃是把他一箇第五號的姨太太。掣來暫時移用。這姨太太。本來是在自己公司裏打字。的年約二十一二。身材瘦長。得著實不錯。很可以做。得新鮮富翁的夫人。他就打算把伊假充老婆。向老母介紹了。不是很有趣麼。那老婆又是一箇最會喫醋的。萬一被伊曉得了。那還了得。所以我勸他不要如此。小陸不贊成。他以爲母親與老婆好在都不

識字的。與瞎子一樣。怎麼會穿呢。等母親一到上海。就到車站上去迎接。接到姨太太處。那就完了。然而。這是這麼辦。照我看來。弄得好。便罷。萬一洩漏了秘密。那就不知鬧出什麼事情來。咧。青年笑道。最好是。被這老婆知道了。鬧一箇天。翻地覆。倒也痛快。我們只消聽聽消息就好了。理髮師點頭道。一點不錯。噯。來了。來了。小陸來了。他來向我討那未付清的款子。了。這理髮店的新主人。就不敢開口。咧。

.....
△ 二 ▽
.....

一輛摩托車。噼噼噼的直達北火車站車門。一開。下來一箇年約四十一二歲的紳士。背後跟著出來。一箇二十一二歲的時髦女子。二人就往車站中去。

了這紳士對那女子說道寶珠我方纔說的話你別忘掉我母親在上海的幾天內你須代替著銀鳳叫你銀鳳你必須答應這紳士神氣雖很體面語氣極下流這就是從前開理髮店新近發財的陸重方女子答道是了我決不忘掉我很孝順母親一定使伊老人家快活年紀老的人壽命有限此刻不去孝順伊等待何時呢這女子便是陸老闆的第五號姨太太舉動言語比他文雅得多陸重方那時心中的快活一齊溢出臉上頓時大有活氣了又說我自從三十多歲那一年從家中跳了出來至今沒有買一樣東西寄回去給母親喫過從此一定要孝順了有你在旁邊一切便可以不用擔心咧女子應道像我這

種什麼也不懂的女子母親能否滿足還不能預料我總盡力就是了說罷對陸重方瞧了一眼重方笑嘻嘻的說託你罷我也沒有別的話了姨太太就說這一點兒事決不會使你失望的但是我……說到這裏那雨打海棠似的嬌臉微微一變低著頭不語陸重方有些喫驚了即道寶珠你有什麼事不快有什麼事擔心要製衣服麼要首飾麼你去買好了寶珠應道我衣服首飾已經很多了一樣也不要陸重方急問道那麼爲著何事重方臉上著急起來咧寶珠答道不過我想只有一箇母親最好是我永遠在旁邊去孝順這老人家無奈我是一箇沒有坐位的人所以這一件事也做不到的……寶珠似乎心有

所○思○又○掛○下○兩○滴○淚○來○陸○重○方○見○了○何○等○歡○喜○啊○即
道○明○白○了○你○說○得○有○理○我○真○佩○服○將○來○我○一○定○把○你
扶○正○然○後○使○老○母○快○活○使○我○快○活○罷○你○此○刻○也○不○用
憂○愁○了○陸○重○方○說○話○的○聲○音○漸○漸○高○起○來○方○纔○在○四
面○忍○耐○著○沒○有○笑○出○來○的○人○們○也○明○白○二○人○談○話○的
內○容○不○免○笑○將○起○來○陸○重○方○一○留○心○旁○人○的○笑○聲○便
有○些○難○為○情○忙○摸○出○錶○來○一○看○說○只○差○二○十○分○火○車
要○到○了○待○我○去○買○月○臺○票○罷○於○是○就○避○開○衆○人○

………
△ 三二 ▽
………

馬○霍○路○一○所○小○結○構○的○住○宅○門○口○停○著○一○輛○摩○托
車○這○不○消○說○便○是○新○財○主○陸○重○方○最○愛○的○寶○珠○的○住
宅○了○重○方○與○寶○珠○在○老○母○面○前○只○是○瞞○著○算○是○那○老

婆○銀○鳳○的○二○人○把○老○母○接○了○來○打○算○就○要○出○去○玩○玩
所○以○寶○珠○重○新○理○粧○更○換○衣○服○老○母○一○見○即○道○呀○真
像○了○月○份○牌○中○的○美○女○了○我○從○前○單○單○在○重○方○寄○回
家○的○信○上○曉○得○你○叫○銀○鳳○想○不○到○是○這○麼○樣○的○美○麗
的○我○若○帶○你○回○去○一○定○叫○村○上○的○人○喫○驚○不○小○了○無
怪○重○方○會○如○此○快○活○老○婆○婆○這○麼○感○嘆○著○寶○珠○含○羞
似○的○說○母○親○說○那○裏○話○來○像○我○這○種○人○上○海○地○方○不
知○有○多○多○少○少○怎○麼○當○得○起○稱○讚○呢○重○方○在○旁○邊○也
很○得○意○插○嘴○道○母○親○銀○鳳○這○人○實○在○不○可○多○得○不○但
人○生○得○美○麗○而○且○很○會○做○事○寫○幾○箇○字○比○我○還○要○好
伊○並○且○會○說○外○國○話○咧○母○親○即○道○外○國○話○不○是○那○洋
鬼○子○的○說○話○麼○去○年○三○月○裏○我○們○鎮○上○來○了○兩○箇○洋

婆。沒。有。人。聽。得。懂。說。話。後。來。幸。虧。周。家。的。三。小。姐。在。洋。學。堂。裏。念。過。書。的。纔。與。兩。箇。洋。婆。講。了。不。少。話。許。多。人。圍。在。周。圍。看。著。我。走。到。前。面。去。要。細。細。看。看。洋。婆。的。衣。服。因。爲。聽。人。家。說。是。洋。婆。不。穿。褲。子。的。所。以。我。打。算。把。伊。的。裙。子。掀。起。來。那。知。洋。婆。拏。我。一。推。對。我。說。道。「鄧。夫。洛。」我。就。回。答。伊。道。不。管。「等。弗。落。」「等。得。落。」我。又。不。要。鑽。到。你。裙。下。去……這。一。場。話。說。得。重。方。寶。珠。都。笑。起。來。一。回。兒。老。婆。婆。瞧。見。了。寶。珠。手。上。的。指。環。了。亮。晶。晶。的。好。看。得。很。忙。道。這。是。什。麼。好。像。有。幾。十。隻。眼。睛。啊。寶。珠。看。著。手。上。道。這。箇。麼。這。叫。做。金。剛。鑽。老。婆。婆。說。阿。彌。陀。佛。金。剛。磚。麼。你。們。怎。麼。可。以。把。四。金。剛。下。面。的。磚。拏。來。做。戒。指。寶。

珠。笑。道。不。是。的。這。是。一。種。寶。石。要。賣。二。千。元。咧。老。婆。一。聽。宛。如。青。天。霹。靂。忙。問。兒。子。道。這。種。東。西。你。買。了。許。許。多。多。來。做。什。麼。重。方。說。那。裏。有。許。許。多。多。我。只。買。了。一。箇。老。婆。婆。更。驚。道。一。箇。要。賣。二。千。元。麼。寶。珠。說。是。的。貴。的。五。千。元。一。萬。元。都。有。老。母。聽。了。頓。時。臉。色。大。變。發。狂。似。的。叫。道。重。方。你。這。畜。生。花。了。二。千。元。去。買。這。種。毫。無。用。處。的。東。西。給。媳。婦。麼。既。是。這。麼。有。錢。爲。什。麼。不。把。你。老。子。押。給。沈。阿。龍。的。三。畝。四。分。七。釐。的。田。贖。回。來。我。又。不。曉。得。你。這。麼。有。錢。早。早。曉。得。了。我。也。不。到。鎮。上。去。賣。菜。了。你。這。不。孝。的。逆。子。啊。說。罷。放。聲。大。哭。重。方。就。勸。伊。不。要。哭。伊。答。道。不。哭。就。對。不。起。祖。宗。重。方。說。母。親。我。是。突。然。間。發。財。的。真。不。

過兩三箇月的工夫以前還是很窮的開開理髮店罷了後來一做交易所生意遂大發其財所以能殼請母親到上海來玩啊田地等東西將來只管買好了決不會使你老年人喫苦的你放心著快活一下罷寶珠也過來勸了幾句老母方始不哭三人才一同乘著摩托車出去玩去了

……△四▽……

鄉下人到上海自然是玩玩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世界大世界等處老母一踏進先施永安自然只是驚得睜大著眼睛縮不小四面的繞來繞去總是重方寶珠在前老母走既走不快又要東看西看往往相離到有二三丈路落在後面的傍晚時在大世

界出來走過菜館處寶珠回頭向重方道我們肚子餓了喫些點心出去罷母親大約也餓了重方也回頭叫道母親我們喫點心罷背後竟無人答應重方一看卽道母親又遲了再等候一下罷寶珠著急道後面沒有啊人又這麼多在那裏呢二人便去尋覓老母總也找不到於是十分著急只是尋著那老母被衆人一擁直擁到了門外伊看看像是街上於是方始想到兒子怎樣媳婦怎樣了然而這麼熱鬧的所在那裏找得到呢並且兒子家住何處也沒有曉得叫我到那裏去好呢於是只管亂走看看有沒有方纔經過的路徑自己村上那是在十里以內都認得的這混亂的上海怎麼記得清楚路徑呢可憐這

老婆婆還把上海的中心當做自己家鄉的鄉村一樣看待咧伊東也問信西也打聽走了不少路走得兩足疲乏再也不能前進了並且時候已經不早街頭電燈明亮咧伊一著急倒聰明起來那時伊已走到了城內所以瞧見了一箇巡警伊曉得只有去求他這巡警的打扮伊在鎮上也見過的所以能够知道便過去說對不起我要求您一件事巡警忙問何事伊說我一同出來的人不見了請你替我尋一尋罷說著哭出來了巡警道難了你在什麼地方不見的老婆婆說我們玩了半天不知怎樣只剩我一箇人了巡警又問府上那裏老婆婆道什麼府上巡警笑起來了說道問你家在那裏就是住在什麼地方

老婆婆說我是鄉下人巡警道什麼地方的鄉下呢老婆婆道黃牛村的陸寡婦就是我巡警道黃牛村在那裏那一省的那一縣要說了出來纔行啊老婆婆道我們鄉下不懂什麼省什麼縣的巡警爲難道那麼你生在那裏的老婆婆道生在龍潭又問龍潭的那裏伊答道黃牛村啊我早說過了巡警道如此便明白了乃龍潭的黃牛村你單說黃牛村叫我那裏曉得在什麼地方呢老婆婆笑道那裏那裏黃牛村的陸寡婦只有我一箇人啊巡警笑笑用鉛筆在簿子上寫了一下又道你是打算回家鄉去麼還是與你同伴出來的人住在上海麼老婆婆說同伴的人是兒子重方媳婦銀鳳我兒子是上海數一數二

的大財主我媳婦指上還有二千元戒子咧巡警也不去聽伊亂話問道你姓陸麼兒子叫重方麼那麼他住在那裏老婆婆道我因爲不曉得所以來求你巡警說上海地方大那裏去找這一箇姓陸的呢老婆婆道那還容易他是住在石庫門內的巡警道可曉得里名老婆婆說裏面便是天井巡警笑著說誰問你裏面我說住在什麼里老婆婆道說過了石庫門裏巡警沒法了又問你兒子是箇財主麼伊點頭道是大財主巡警便向旁邊一家大綢緞店中借了一本電話簿來一查叫道有了有了陸重方住在馬霍路崇城里三十五號茂昌證券公司中我來替你去通知你兒子家中罷巡警便到那店中去借打

電話老婆婆也跟進來看伊在旁邊嘆道真巧得很我想不到這是通得到我兒子家裏的啊電話搖了過去便有一箇證券公司中的管帳先生來接巡警就說你家主人的母親迷了路現在由城內北區警局保護著快些打發人來接去罷那管帳先生答道但是我家人並沒有母親在上海啊巡警說像是從鄉下新出來的據說是陸重方的母親住在龍潭的黃牛村管帳先生卽道且慢待我去問明白了老闆娘再說那正在裏頭吸香煙的老闆娘一聽管帳先生如此說法卽道奇了如果家鄉的母親到上海來預先總有信會寄來的或者信失去了本人已經到了上海了麼否則不會姓名地方一一相同

的啊。待我自己去看了。再說罷。我雖沒有見過家鄉的母親。去一談。就會明白的。那麼你先謝了巡警說。我們立刻就來迎接了。銀鳳急忙穿好了衣服。雇一輛車子。趕到城內警局中。說明了自己是陸重方之妻。銀鳳特地來領母親回去的。巡警對銀鳳瞧了一瞧。去把老婆婆領來說。你的媳婦來了。老婆婆一看。對巡警說。豈有此理。我的媳婦名叫銀鳳。決不是這麼黑而肥的東西。是箇瘦長身材。年紀還只有二十一二歲。雪白的臉。左鬢旁一粒黑痣。生得十分美麗。指上還有二千元的戒指。咧警察道。那麼不對麼。老婆婆說。大大的不對。警察就很怪訝的問銀鳳道。你丈夫的故鄉是龍潭的黃牛村麼。銀鳳說對的。並且我的名兒。確是叫銀鳳。我看這老年人的面相。也很。有與我丈夫相似之處。不過我和婆婆從沒見過罷。了。巡警道。你們是做股票生意的麼。銀鳳說。一向是新聞上開理髮店的那時。老婆婆叫道。我家的重方。本來也是在新聞上開理髮店的。年輕時在鎮上的淨土寺出過家。銀鳳也叫道。呀。那是和我丈夫完全相同。巡警道。然而這老人說不對。不是奇事麼。這陸重方是何年何月生的。老婆婆說。戊寅年生的。因爲五行缺土。算命先生替他提了一箇小名叫阿坤。巡警卽道。閒話少說。戊寅是那一年。老婆婆道。我年紀雖老。這到底不會忘掉。乃是光緒四年四月初六。太陽纔出的時候生的。生出來真是一箇肥頭胖耳的。

孩子銀鳳聽了大爲喫驚說道這全與我丈夫相同啊巡警再問老婆婆道那麼這是你的媳婦了你莫非忘了麼老婆婆說笑話我那裏會忘掉我的媳婦今天早上與重方一同到車站上來接我的咧老婆婆說了這一句便把到了上海後的事一五一十說了一遍銀鳳在旁邊聽著愈聽面相愈變得可怕了

……△五▽……

陸重方之妻銀鳳顫顫的叫道我明白了一齊明白了冒著我名的人一定是那從前在我們證券公司中做打字的寶珠我因爲他們兩箇鬼頭鬼腦才把寶珠歇去了心中倒安了一點那知另外租了小房子了我竟沒有知道好苦啊說罷抱住老婆婆大

哭嚇得老婆婆手足無措巡警喝著銀鳳道這裏不是鬧的地方有什麼話回去說罷又對老婆婆說那麼你與此人一同回到你兒子家裏去罷大約你兒子也快回家了老婆婆說此人是我的媳婦麼我聽說上海是箇很可怕的地方而且我兒子已經發財不要騙了我去就此綁票麼巡警道決不會有這種事我已明白一切你跟此人去好了又對銀鳳道那麼你是陸重方的老婆了銀鳳連連說是的是的於是二人一同走出警察局來回到了家銀鳳醋意未退只是向老母尋根究葉的打聽小房子內情形老婆婆一曉得這是真的媳婦自然也不願意兒子有小老婆把二人要好的情形一齊說了出來銀鳳宛

如○火○上○加○油○幾○乎○要○發○瘋○了○那○時○恰○巧○重○方○回○來○咧○
重○方○尋○老○母○尋○得○疲○倦○便○報○了○捕○房○送○寶○珠○回○去○後○
很○不○高○興○的○回○家○到○了○樓○下○公○司○中○管○帳○先○生○就○說○
家○鄉○的○老○太○太○來○了○他○一○聽○胸○中○似○是○針○刺○一○般○一○
到○樓○上○銀○鳳○一○聲○狂○叫○撲○上○去○向○重○方○頸○中○亂○咬○重○
方○用○力○要○想○推○開○無○奈○銀○鳳○的○力○量○大○極○動○也○不○能○
動○老○母○也○過○來○喝○著○道○重○方○你○真○是○黑○良○心○爲○什○麼○
不○領○媳○婦○來○見○我○去○弄○一○箇○什○麼○小○老○婆○來○冒○名○頂○
替○呢○可○惡○的○東○西○老○母○一○幫○助○銀○鳳○銀○鳳○彷彿○得○了○
十○萬○援○軍○兇○猛○得○更○厲○害○了○叫○道○你○這○不○要○臉○的○東○
西○打○算○把○寶○珠○做○了○老○婆○攆○我○出○去○麼○只○要○你○有○本○
領○敢○動○我○一○動○我○是○死○也○不○去○的○重○方○也○恨○恨○道○誰○

說○要○攆○你○出○去○大○叫○小○喊○人○家○聽○得○了○像○什○麼○樣○銀○
鳳○道○誰○做○出○不○能○給○人○家○聽○得○的○事○來○的○把○公○司○中○
的○女○打○字○做○了○小○老○婆○還○要○冒○充○了○我○去○迎○接○家○鄉○
出○來○的○母○親○你○怕○被○人○家○聽○得○麼○重○方○生○氣○道○你○再○
鬧○我○就○打○你○銀○鳳○叫○道○你○打○你○打○打○死○了○我○也○罷○我○
與○其○活○著○看○你○討○小○老○婆○情○願○被○你○一○拳○打○死○的○重○
方○一○聽○便○連○連○的○打○了○幾○下○又○說○你○倒○敢○對○著○我○丈○
夫○倔○強○銀○鳳○罵○道○什○麼○丈○夫○不○丈○夫○你○想○想○從○前○的○
事○罷○我○在○洋○涇○浜○的○時○候○你○還○是○一○箇○剃○頭○司○務○咧○
連○喝○茶○的○錢○也○沒○有○的○幸○虧○把○我○的○私○房○錢○拏○出○來○
才○開○了○店○那○時○節○你○說○得○多○麼○好○聽○說○一○生○不○會○忘○
掉○你○的○大○恩○大○德○我○二○人○必○須○白○頭○到○老○我○決○不○敢○

向花柳場中踏進去一步當你一箇玉皇大帝好了。你現在怎麼把我欺侮起來要欺侮我還是弄死了。我罷重方聽到這裏又打了兩下銀鳳喊道你打死了我。我打算與寶珠做夫妻麼於是夫妻二人又扭將起來。老母方始過來喝住道重方不許動手這件事實是在你錯的你的良心真不好你父親從前與前村的小子同心合意的想攬我出去你倒很像父親我那時節何等的苦啊銀鳳你只管打他便了銀鳳奉了母命打起丈夫來於是又扭在一起一回兒重方倒在地上銀鳳騎在他身上了這麼一鬧下面的管帳先生只得上來勸了說道夫人看我面上完了罷大家不要鬧了又對主人說夫人的話實在不

錯我看還是你退一步立一張憑據給寶珠割斷了關係罷重方一聽點頭道那也好由你辦去罷管帳先生道那麼夫人東翁已經這麼說了我看把小房子裏一切衣服器具盡行給了寶珠再給伊五千元割斷關係罷銀鳳道五千元也行一萬元也行只消使他們以後不許再暗中會面就是了管帳先生又問老太太意思怎樣那老母說我是隨便的管帳先生又向重方道東翁這條條件好不好重方點點頭銀鳳喝道爲什麼不開口再不願意割斷麼說著又要想撲上去管帳先生再勸道夫人別鬧罷由我來辦好了又對重方道東翁如何說時向重方丟箇眼色分明是叫他快些寫一張紙重方暗想管帳先生胸

中○定○有○什○麼○妙○計○只○得○沒○精○打○采○寫○了○一○張○紙○說○一○切○家○具○和○衣○服○首○飾○都○一○齊○給○寶○珠○再○給○伊○五○千○元○從○此○永○無○關○係○寫○完○了○管○帳○先○生○念○了○一○遍○說○老○太○太○與○夫○人○大○概○沒○有○什○麼○異○議○了○二○人○都○贊○成○管○帳○先○生○又○說○那○麼○東○翁○請○你○簽○一○張○五○千○元○的○支○票○一○切○由○我○辦○去○便○了○管○帳○先○生○一○拏○支○票○與○那○筆○據○就○說○那○麼○這○兩○件○東○西○我○收○到○了○重○方○忙○道○這○不○是○給○你○的○啊○管○帳○先○生○忙○說○那○我○曉○得○我○今○天○要○辭○職○了○一○向○叨○擾○得○很○說○罷○立○起○來○就○走○重○方○驚○道○做○什○麼○你○拏○了○這○東○西○往○那○裏○去○管○帳○先○生○說○往○寶○珠○那○邊○去○啊○我○已○經○不○是○你○這○裏○的○夥○計○不○能○聽○你○的○指○揮○咧○重○方○驚○道○這○是○什○麼○話○管○帳○先○生○道○寶○珠○實○在○是○

我○的○老○婆○從○前○在○公○司○中○時○二○人○訂○過○婚○約○的○我○此○刻○過○去○與○伊○做○了○夫○妻○也○可○以○和○你○一○樣○的○做○證○券○生○意○了○所○以○你○我○已○是○生○意○上○的○敵○國○咧○誰○勝○誰○敗○要○看○各○人○的○本○領○了○重○方○一○聽○怒○得○跳○將○起○來○卻○被○老○母○與○老○婆○拖○住○了○說○道○已○經○割○斷○了○的○女○人○去○管○伊○做○什○麼○夥○計○那○裏○找○不○到○第○二○箇○呢○陸○重○方○氣○得○咬○緊○著○牙○關○兩○眼○呆○看○不○動○若○是○戲○劇○那○麼○到○了○這○種○地○方○便○是○極○好○看○的○所○在○



女校對員

卓·呆·

春○天○已○過○了○一○半○了○正○是○一○種○愁○悶○的○天○氣○某○某○報○館○的○地○方○新○聞○主○任○孟○篤○生○照○常○下○午○到○館○坐○在○編○輯○室○內○辦○事○他○先○把○外○埠○寄○來○的○報○紙○搜○索○一○遍○再○把○本○埠○重○要○的○各○報○外○埠○新○聞○大○略○看○過○這○實○是○他○每○天○第○一○件○事○倘○使○發○見○了○自○己○報○上○沒○有○登○出○來○的○新○事○實○忙○將○紅○鉛○筆○劃○一○條○線○便○把○部○下

擔○任○的○人○叫○來○吩○咐○他○們○一○一○注○意○他○已○多○年○慣○使○用○人○了○所○以○對○人○也○決○沒○有○多○說○什○麼○的○無○論○何○等○重○大○事○件○被○記○者○一○時○疏○忽○脫○漏○了○他○也○不○過○好○好○的○將○責○任○者○喚○來○說○這○一○張○報○上○有○這○麼○一○段○新○聞○大○約○從○某○通○信○社○得○來○的○材○料○也○不○可○十○分○信○他○今○明○那○某○通○信○社○恐○怕○要○更○正○咧○既○是○你○擔○任

着○這○一○部○你○且○去○調○查○一○下○罷○孟○篤○生○這○麼○樣○的○口○氣○說○着○那○神○經○敏○銳○的○記○者○聽○了○這○溫○和○的○話○反○覺○得○宛○如○對○着○自○己○的○無○能○受○了○一○陣○嘲○笑○實○在○孟○篤○生○與○部○下○談○話○之○際○嘴○脣○總○平○平○的○橫○擴○着○他○的○口○不○是○這○副○神○氣○說○話○竟○不○容○易○自○由○出○來○所○以○他○臉○上○常○有○冷○笑○的○樣○子○就○是○神○經○不○敏○銳○的○人○受○了○孟○篤○生○閃○閃○有○光○的○眼○珠○對○他○臉○上○瞧○瞧○手○裏○用○紅○鉛○筆○在○報○上○七○劃○八○劃○一○壁○在○那○裏○說○話○這

女校對員

種神氣實在比訓斥都來得可怕。只有說：『一時不留心疏忽之至待我立刻去查來』其實這種答語乃篤生最初就期待的唯一答語。

這一天他照常靠在窗畔椅上讀着各通信社送來謄寫版所印的通信一份一份看下去看完之後把無用的拋入桌下字紙籠內於是停了手在室內環視一周人還沒到齊咧靜悄悄的編輯室中那一邊的牆畔女校對員紀碧環已

坐在那裏望過去恰巧二人打個照面紀碧環便行了一個目禮篤生暗想他已來了麼近來常藏在篤生意識中的某種秘密想像竟將他的氣分引到光明歡喜的一方面去了。

他從弱冠時代起到過四十歲頭上禿頂的今天二十多年在各處靠着報章雜誌的記者生活度日他既沒受過規則的學校教育因此又沒有團體勢力的後援所以在已是很不容易咧極困苦的

努力着他具着一種辦事能力和交際手段因此在這二十多年乘這種機會結着種種勢力只是把自己的地位擡上去幸虧他在幼時從過一位俄國人學過些俄文他便借此當一個遮蔽自己無學的唯一手段只管將俄語用功着況且各報館中通俄語的極少於是比較的看重他在編輯地方新聞的主任外也相應的用着他進了本館未久就有與總理商量去定俄報的就是他他在編輯報

紙的專門知識却很貧弱好得他。一來是老資格二來人很能幹三來能拍總理的馬屁所以編輯部內都很看得起他在二三年前改革之際他居然升了主任了這是他以前盼望了許久的地位又是他現在身分榮達的終點咧他。想到『我此後任憑怎樣努力在這館中總不能再升高地位』便覺得再與以前一般只是認真辦事很沒有意思了然而他在本館地位上却沒有什麼向上的希望。

女校對員

他生活上的希望倒還很多譬如去做做什麼投機買賣可以一攫千金或是每月的薪水中掣些錢出來去加入什麼抽籤的儲蓄或外面什麼雜誌上去擔任些稿子這些事情雖小大概天天希望着實現起來便是無上喜歡可以在他生活上着些彩色。他天天苦心把那種種慾望安排調和着當做每天的樂事忽然他心中有一種新支配萌芽了竟把那些小慾望一時壓倒他實在是

戀愛了館內的女職員紀碧環咧碧環在三四年前還是只有十五六歲時就歷在館中幫做雜務性情溫和非常用功大家都看得起他此刻幫着校對咧館中人替他起個綽號叫做洋蠟燭顏色蒼白身體不很健康桌上書也沒有他總是俯首凝視桌面是個靜寂的女子到年紀稍長他的『青春』現出在他顏面表情四肢肌肉上來咧很瘦的胸部漸漸隆大臉上也帶些光澤常常下視的一雙眼

睛也在很長的睫毛下時時要什麼似的仰望看人咧編輯部中的人就有一種批評說那孩子倒想不到恐怕長起來要變成一個美人咧這時候年過四十的孟篤生他的心很奇異的吸引到那女子一邊去了他自己又想着我這麼年紀不怕羞恥麼打算要壓住對碧環的愛情但是總也無用反一天濃一天了他一面執筆寫字且把部下記者叫來吩咐編輯上的注意事項一面還要把視線投到

相離二三丈的碧環身上去不知怎麼一個巧機會那女子恰巧無意識的回頭對他瞧了一瞧……他可憐這回頭是無意識的……他臉上竟如青年一般的紅起來甚至稿紙上寫錯文字脫漏字句總想要他明白我的心事纔好無奈他雖時時向碧環臉上看着碧環一些也沒留心到篤生自己往往暗道也難怪他連我自己還不明白自己的心思咧想到這裏又覺失望又覺沒趣不過這樣每天見

面未始不是幸事那女子生在貧寒之家在他却是不幸在我又未必不是便利的機緣篤生把這種想像當做唯一的安慰拏來去度那被戀愛所苦的日子的那一天他向碧環椅上那邊看去近來碧環那光澤可愛的臉居然能够若無其事的回看男人了……這反使篤生很不安……篤生正在呆想忽然小使送過來一封信說有客求見發信人是他的舊友開封一讀方知有一位內地某

報館的記者某君來此謀事特地介紹前來會面最好在本館替他弄個位置篤生讀完了信說道又是個謀事的人真討厭沒法且叫他到應接室坐一下罷小使退了下去他本沒有事故吸一支烟耽擱些時候方始下樓到應接室中通了姓名在近門的椅上坐下那反對方面對壁凝視着的那位青年急急彈簧似的從椅上立起來殷勤行禮也通了姓名又說在貴忙之時過來討厭實在抱歉青

年直立着一口氣的說完就閉口不語了好像應當說的話預備得很多不過篤生不答他一句他總說不下去篤生此時先叫他坐下然後宛如到商場中去買物一般把眼前的品物來打量一番此人年約二十七八身材瘦小神氣很堅決老實眉毛極濃頭髮分開着細軟如女子頭頸極短髻髻在路上要抵抗背後吹來的寒風後頭部縮在領中下顎倒反對的向着上外貌雖很溫順內心實在很不

鎮靜一雙眼睛只是四面亂聽來謀事的青年初次見面時往往有這種姿態然而篤生仍舊與平日一樣的用冷淡態度應對把不得要領的回答趕他動身算是自己一種義務就說道書信看過了我們這裏也很想多用年輕而能夠勞動的人怎奈目下並無空缺到要添人時再來通知罷說罷又問了二三句什麼在內地報館登了幾年什麼在那邊爲何分手的什麼幾時到這裏來的青年殷勤回

答他。也不過表示一種聽聽的好意罷了。青年在那對答這些質問之際。也想像着或者篤生突然高興說出『那麼明日請你到此任事』的話來也。論不定所以只管把內地報館的內幕和他對於辦報的意見在那裏滔滔不絕的說篤生起初還點點頭與他作談話

是與那些年輕男記者在那裏談笑麼。這時候青年也覺得篤生不很注意便曉得多留在此也無益。即道實在驚擾此後如有機會務請吹噓說着急忙告辭而去。孟篤生送了青年出去回到樓上編輯室中第一先要緊向碧環看去。那知碧環椅子旁邊有一個叫做丁紫香的記者靠在他桌上正與碧環在那裏談什麼孟篤生怎麼不着急便走過去聽聽他們二人的問答方知丁紫香因着下星

期四編輯部員全體開的聚餐會。要勸碧環出席只聽得紫香說星期四下午六點鐘一定要請你到碧環答道那種要喝酒的會我實在怕到紫香又道不來勸你喝酒就是了這一次必須要你到會大家都很歡迎的這時候碧環便低着頭強作笑容很含羞的答道實不相瞞我赴這種宴會竟沒有好的衣服丁紫香仍舊熱心勸着道衣服打什麼緊呢你上一次遊園時穿的一件很好了別推托罷

紫香正在說話見篤生走近便無意味的笑笑說孟先生這一次宴會不是非請他到場不可麼篤生便立刻利用了這個機會靠近碧環說一定要你到的沒有衣服把我的借給你如何篤生說了一句戲言碧環還是很覺羞恥低頭不語篤生無話可續便回到自己椅子上去了但是這一來並不使篤生不快反使他增加勇氣當是一種什麼料想不到的幸福的暗示咧暗道這麼年紀無非只是羞恥非

從我這裏前進不可想罷自己連連點頭

這一天篤生回去時已不早第二天早晨起來趕到街上在老九章買了一件鐵機緞的女衣料再雇車子赴長康里他打算突然到紀碧環家裏去一來看看他家庭狀況二來贈一件衣料給他要得他的歡心篤生昨夜暗想我突然過去贈他很貴的東西萬一他父母極古板恐怕不肯受的但是我既打定了這個念頭總得要去走一

趟或者因着主任先生贈給部的意思很歡喜的肯受也論不定想時他已翻閱館員通信錄曉得紀碧環住長康里三弄所以此刻記着地名雇車前去一到那裏走進弄去地上又濕又醜也不曉得他的門牌問了幾個人仍不明白摸了一回好容易見一家門上有一個紀字他便立在門前叩門只見對門有一共同自來水口一個白髮老婦正在那裏洗衣水聲很響恐怕把敲門聲罩過裏面竟不

聽得他一想這老婦莫非是碧環的母親麼頓時覺得這老婦十分可憐特地回過頭去不去瞧他篤生又連叩數聲方始聽得裏頭有足音趕出來急急開門篤生一看果然是碧環此時心中又是不安

又是歡喜笑着說道突然奉訪胃味得很碧環一時呆立着幾乎想不出怎麼辦纔好一回兒纔想把他領到裏頭去坐一家人剛吃完午飯將完未完的父親慌忙收拾開桌上母親也急從竈下出來

措去桌上飯粒魚骨篤生見不是自來水旁邊洗衣的可憐老婦倒安心些了碧環就在父母耳畔低聲說明篤生的身分二人立刻很恭敬的過來照呼并且說女孩子多虧先生照應篤生做出一副很親熱的神氣來道說那裏話來館中人手不多令愛很能出力今天我差不多是來登門道謝的篤生這麼一說二老便與他一樣樣談起來原來他父親是在某醫院掛號的上半天很忙夫婦之間除碧環外還有一個今年十五歲的兒子剛從國民小學畢業近來正打算叫他去充學徒咧篤生聽了這些話再目擊着碧環一家生活窮迫就覺得他自己一向秘藏在胸中的空想倒容易實現咧此刻他與二人談話一壁看着碧環更形親熱真不像與他父母是初次見面了約摸談了將近一點鐘光景篤生就取出帶來的衣料來說這

一點東西只好算是報酬碧環姑娘平日辛苦的禮物他父母一見

居然不出篤生所料很堅決的謝絕篤生無法後來竟用命令的留在他家而退他走在路上暗想今天總算如了願了篤生黑暗的慾望突然在他心裏生了根咧

星期四晚上在某館中開編輯員大宴會孟篤生先把公事辦完急急去修了面即忙赴會樓上一間大房間中數十個編輯員已經入座總主筆陳先生趕過來招呼他在衆人背後擦身過去坐在陳先生旁邊一個位上向四邊一看要

瞧瞧碧環在那裏只見他仍舊穿着一件舊衣很拘束的縮在一隅孟篤生暗暗不解爲什麼他不把那鐵機緞製的一件新衣服來穿穿呢自己的坐位又與碧環坐位相隔太遠未免沒趣不過碧環居然肯到會也可以叫篤生喜歡咧

暗忖這多數男子中誰曉得只有我一人臉上雖若無其事實則最能夠近他想到這裏臉上自然微微笑着引領渴望着幸福或者今夜就要落在我面前也論不定的

陳先生的演說一完大家便舉杯暢飲總主筆陳先生和緊要新聞部主任蔣先生地方新聞部主任孟篤生等重要人物各人都去敬他們幾杯篤生雖愛酒可不能多飲今天被他們多勸了幾杯竟醉了靠在椅上呆看望望碧環都被那一帶坐着的人混着眼前物象很看不清楚要把視線射在一定的地方眼睛又糊塗了一壁聽着人聲雜亂一壁身體也動不動成了半無意識狀態咧

打了九下鐘住得遠的陸續歸家。孟篤生方始睜開眼睛立將起來。還有幾個有興的尚在那裏猜拳。重要人物大半已回去篤生便正。正衣襟退出菜館來向電車路口。走去不料瞥見自己前面那紀碧環徐徐的步行着他暗暗喜道。這。不是好機會麼即忙高聲呼碧環。碧環回過頭來見是篤生便殷勤。行禮恭恭敬敬做出對長上的禮。貌來篤生說回去麼女人家這種。宴會是什麼趣味的碧環答。

道。是啊。要勸人吃酒這就不慣了。篤生就有一點兒嫉妬心說那真。不行。誰來勸你吃酒的碧環搖頭。道。今天。是。並沒有人要我吃酒。此時。電車路上很亮的電燈光射在。二人。足部。篤生暗想要在未走到。停車站以前。先把我的事情辦完。纔是這也。不是他此刻突然想得。的。乃是。早早就計畫着的第一步。辦法。便啟口道。碧環姑娘。我有一。句話。要和你談。明天。傍晚。如果有。暇。我們在那裏會一會罷。碧環一。

時。不明白他什麼意思。便擡頭對。他。看着。說道。是了。可不知是什麼。事情。篤生。即道。沒有什麼。不過打。算。託你。帮着。做。一件事。那麼。明晚。六點鐘。你在。公園的。門口。等我。罷。談。這麼。二。三。十分鐘。也可以。完。咧。千。萬。別。忘了。篤生。與。碧環。約定。時。二人。已。走到。停車。處的。紅燈。下。大。家。默。默。等。候。電車。到來。篤生。一。想。要。把。明天。的。約。圓。滿。成。就。必。須。更。要。使。碧環。知道。我的。好。意。纔。是。有。了。了。我。有。一。個。妙。法。在。此。他。即。

在懷中摸出一張五圓鈔票來說道你去買一點裏子料把那一件衣服做完成了罷說畢將鈔票強塞在碧環手中

明天篤生見碧環椅上已空着自已也趕緊出館乘電車赴公園去這時候恰是各公司辦事完畢的時刻電車中擠得身體也動不動篤生握着弔革呆呆觀看窗外往來的人在那裏預想今天密會的結果碧環能夠聽我的話把他全身之愛獻與我麼可惜年紀差了

二十多歲並且我是有妻室的人自然只能作妾不過我一向愛慕着他他未必有什麼意思……想到這裏不覺悲上心來差不多可以看破咧然而又想他家裏很窮究竟將來難得到體面的夫婿況且他年紀已及時一定明白這是一個好機會可以答應我的……他推測到這裏又生出一種歡樂的想像來了篤生也不必求碧環是個溫順貞淑的女子不知怎樣只是暗暗希望他要是個淫蕩多

情的女子纔好下了電車步行到公園門口碧環果然呆呆立在那裏等他篤生忙道呀累你久待了碧環說也還不過十分鐘篤生陪笑道對不起對不起我們一同到什麼地方去吃晚飯能篤生說完就在前領路碧環跟在後面說道飯我不要吃碧環好像是回家去過一趟的咧在館中穿的一件背心已脫去了今天朝晨塗的粉大半已退臉上露出許多雀斑來頭髮也被風吹亂垂些在耳旁了突

然將篤生一片可愛之心差不多。要變成可憐之意把他的興味滅殺了不少。即道不過立着總不能談話還是到什麼小館子裏去一壁休息一壁談罷。碧環道這可不必客氣了。不知到底有何貴幹。碧環這時候說得很簡潔。已把足步停止了。篤生說沒法咧。那麼我們只得且走且談了。實在因爲近來我細細把你將來的事想過……說時看看碧環的側面只見他好像身體上有什麼痛苦似的緊閉

着口額上畧帶皺紋。眼睛俯視着。足上顏面全體的表情大有阻礙。篤生說話的神氣很覺端嚴。冷酷篤生此刻又不能中止咧。再說道你年紀已長大。只管在那報館中。有什麼出頭。所以想我來接受你。過去永遠的照料你租了一所房子。你若進女學校求學。我也可以由你的願。你父母的生活也應當由我來供給。你若恐怕我花言巧語欺騙了你。將來要把你半途拋棄。那是在我今日的地位上今日

的名譽上決不會的。碧環仍舊是低着頭小聲問道。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篤生說總之今後我可以擔任照料你一切。使你安樂度日。你只消肯受我的愛情就好了。我自不是求一時快樂。說出這些話來的一生。一世永不會拋撇你。儘可以對天發誓。我的妻年紀既比我大。又是時常有病的。所以倘使他一朝有什麼變故。就能夠將你扶正。由你當家的……說到這裏一定要回答些什麼了。篤生

這麼一想，便將話頭打斷。對碧環看時，他人影兒似的，足聲也沒有。走着兩手掩在臉上，他竟哭咧。篤生一種失望的預感，把胸頭顫動，便重新換一個語氣問道：「你做了什麼？難道你的將來已經定奪了麼？」這時候，碧環低着頭，輕輕點點頭，篤生自然更意外的吃驚。歎了一聲，下碧環方始用泣聲答道：「我不久就要結婚了。」篤生急急問道：「與什麼人？到底是誰？」館中的人，麼篤生被劇烈的嫉妬，一刺激，記憶中

便混亂的喚起那些平日與碧環較爲親近的年輕記者們來，很想此刻在碧環面前出出那人的醜，所以乘着怒氣在碧環耳畔逼着道：「是誰快說出姓名來？」碧環即忙止了哭泣，在那潮濕的睫毛間，睨視着篤生，臉上說這又何必說出姓名來呢？篤生憤憤道：「不說也好，待我直接去問你父母。」碧環說：「你也不用把父母來嚇我，我們是父母早已允許了，纔訂婚的。」篤生焦急道：「那麼是誰快說快說？」碧環道：

我說出來便了。不過我明天，就到館咧。此人非別，就是黃錫九。篤生道：「原來是黃錫九畜生……」這黃錫九乃是一年前篤生介紹入館的年輕記者。篤生想不到此人舉動上裝得很規矩，竟有這種事的一時咬牙切齒的恨起來。正想用幾句什麼說話當場來將碧環羞辱一場，那知碧環一壁哭着，說太豈有此理！一壁拋着他，獨自往電車路口趕去咧。

翌日裝做無事，照常到館。暗忖：碧

環昨夜雖那麼樣的說，倘使他突然退職到底一時謀不到餬口之事生活上就要受窘的篤生如此想着只是等候碧環出現在那邊的椅子上來，碧環走進編輯室來必定要對我瞧一瞧的，我便把昨夜之事當做一時兒戲一般預備對他回看一下，不料等候了三四點鐘竟不見他到來，連離他二三筒位子的黃錫九那椅子也空着，夜裏小使送進來一封信，信封上正是碧環筆跡，急急開封，裏頭是

一張五圓鈔票，一紙短信，信中略說：『我與黃錫九從今天起辭職，二人便去做成一箇家庭，黃錫九身分教育雖不及你，他實是真心愛我，娶我爲妻，很光明正大，與你那種行爲齷齪的人大大不同。前夜的五圓特地附上，還有那一件衣料留着未動，今天已由郵局寄奉我父母也，說想不到是一箇沒廉恥的人，我連你的面也不願見了，爲我將來家庭的名譽與平

和起見，希望決不要有與你再見的機會。』篤生看了臉上火也似的紅着，暗道：『好一封無禮的信，我竟被那種人侮蔑着，麼想罷書信，撕得粉碎，到後來編輯員到齊不見黃錫九，二人大家談論之時，篤生所受的侮蔑與失望更增大了幾倍，很是羞恥，恨不得要哭出來，咧暗道：『不料是箇極方正的女子，又想最好能够做成一箇與他再會一會的機會，由我真心的去向

他謝罪。

到排字先生立在他桌前取稿時

他何等的苦楚那裏有心動筆總
算。是。他。二。十。年。間。記。者。生。活。中。從
來。未。有。的。最。不。愉。快。日。子。了。差。不
多。像。他。正。在。打。着。一。件。把。他。的。努

力。與。勤。勉。也。難。打。勝。的。大。物。一。般。
又。如。支。持。他。未。來。生。活。上。希。望。的
大。柱。已。經。倒。下。來。咧。他。要。壓。住。自
己。憤。憤。之。氣。便。緊。緊。握。着。拳。頭。一

副。不。快。的。臉。向。四。邊。環。視。着。那。些。
部。下。的。年。輕。記。者。與。小。使。們。這。一
天。瞧。了。他。的。神。氣。竟。不。敢。走。近。篇
生。旁。邊。

長篇章回
社會小說

上海春秋

每集二冊
一元二角

小說名家包天笑著

本書爲小說名家包天笑先生所著先生著小說若干萬言而章回體之社會長篇則上海春秋實爲先生所第一次精心結撰者上海爲中國第一大都市表面上極繁華之大觀而暗裏實爲罪惡之淵藪先生旅滬及二十年社會間窮奇僞詐之事目見耳聞積之已久隨手掇拾著爲本書匪僅爲文婉曲微妙於世道人心更有一針見血之功每集各二十回每回經名畫家龐亦鵬先生精繪插圖與包先生之文可稱珠聯璧合

半段美人

徐卓呆

半段美人

【一】五人黨

花柳界中一提起五人黨誰不曉得他們是一班闊綽的紈袴子弟誰敢不當他們五路財神看待其中的黃介眉更來得漂亮他本是某大學出身父親又留著數百萬財產大半是房屋田地占多數到了他手中的四五年來價值一天高一天倍了二三倍了每月足有一萬元以上的收入所以身體很想尋尋快樂有了什麼可靠的獲利事業到那時自然也肯動手目下只是遊樂度日此外還有四位朋友也是生長在金錢很自由的門戶中所以五箇人聚在一起只是稱心稱意的玩耍黃介眉的老宅裏他母親住著留六七箇下人罷了他自己在清靜的所在另造一所新宅獨自與幾箇下人們居住非常自由意氣相投的朋友們日夜聚在此地只是研究遊玩嫖賭喫著無一不精這五人黨中有一箇很得力的附屬人物叫做蕭煥南是箇近五十歲的能幹老人他什麼都有些門徑能

喝酒能著棋能做幾句歪詩又能畫幾筆山水古董也識貨星相又懂得還喜歡替人家做媒人或介紹房屋田地的買賣他都肯很道地的盡力而且他並沒有貪得的心思卑陋的舉動所以上流社會都很愛他這一天蕭煥南正趕到黃介眉新宅那邊去閒談介眉使問道老蕭怎麼好幾天不見你我很擔心啊煥南答道被莫惠君拖了我到蘇州無錫去走了一趟因此幾天沒來介眉道那你一定很高興不過總可以有些什麼新聞給我聽聽罷蕭煥南搖頭道不要說起新聞就出在我自己身上啊介眉一聽忙道不錯你一遇到他也就是你倒運了誰能夠不喫虧呢那麼隨便要我怎樣請請你都行你且詳詳

細細講出來說著將電風扇移一移正聽他講話煥南說有一次我到此地來那一天恰巧莫惠君也在此其時我拏一本仇十洲的冊頁來給你看的不料他見了之後說他叔父很愛十洲之物願代為介紹因此東西由他拏去了介眉點頭說不錯那一本冊頁很好我心裏也打算買的煥南道我四五日前去討回音時他突然給我三百元說你別爭多論少且把這錢拏去介眉即道三百元那裏够呢煥南道賣主方面再三說三百五十元少一文不賣的我也向他說過叫我豈不為難呢我不肯收受時他叫我別再多說後日只管補償你好了我總牢記在心他把

虧了煥南道我中人沒有好處反賠掉五十元那裏可以答應於是漲紅著臉與他爭論他總說下次補償你此刻看破些罷因此我只得把銀錢收了介眉急急說你太軟弱咧怎麼可以答應他此人本來是著名的吝嗇家與我們一同出去遊玩時向來不破鈔的一毛不拔口中雖說對不起了下次我來其實他總沒有請過客我們的與他交際也不過看看他那種窘的狀態掣來取樂罷了但是他實在太會靠託人家近來到底漸漸沒有人肯與他往來咧他說後日補償麼那有這種事你快去向他討還五十元纔是煥南又說還不是五十元的話咧後來更厲害他說此次我稿很對不起但是今天我打算動身

由蘇州玩至無錫你必須陪我去纔是我打發人打電話通知你府上好了他強要我同去我也很難拒絕只得如鬼迷一般的陪他同去到了蘇州住在鐵路飯店開了那最大的房間一黃昏叫了五十幾箇局介眉笑道吝嗇的人忽然闊綽起來了麼煥南說第二天到無錫又是叫了許多局用四隻摩托船去遊梅園鬧到第三天方始回來那知他在蘇州無錫竟也是這脾氣說對不起了一切奉託介眉驚道呀都是你開銷的麼煥南嘆道我接受的三百元一齊化爲烏有了介眉嚷道這是什麼話你儘可以不付啊煥南說不行他曉得我懷中有三百元所以一定要使我用完使說對不起了一切奉託我到底又說

不出我決計不付的。介眉道：你既付之後，他那裏會還你口中，或者肯說實際是夢中，也不會來還你的。你大大的上當了他，背地裏還要對著人說大話，常道什麼人的錢，我也用過，他很得意著啊！我們也不知道聽了他多少的「對不起」了！一切奉託下次我來。」

愛文義路有一所新造得極精緻的洋房，還沒住過。人本人忽然搬到北京去了，或賣或租都行。這一所你必定合意，他就說一回去你先領我去看，所以二人回到上海，就去看那新屋。介眉道：不是巴公館的麼？煥南道：你也曉得的。麼？介眉說：那屋子造得很好，實在我也想买過的。煥南笑道：那是你太不滿足。咧！介眉忙問：何故？煥南說：你別瞞我，罷近來我趕到這裏，或趕到老宅裏，總會不到，你就是這箇緣故。你好啊！介眉還裝做很正直，說道：這是什麼話！

【二】藤椅上

日兩夜就把一本冊頁弄完，未免太很心了。介眉這點頭煥南又道：在無錫時，他對我說，打算在上海清靜的地方買一所洋房，問我有沒有相當的，我就說

蕭煥南道：我想這一所房屋替他勞一點力，那冊頁的三百元總可以還我了，所以向賣主方面好好交

涉居然便宜了一千元光景買成功了介眉道莫惠君買得了麼那好極應當重重謝你咧煥南道別說謝儀那冊頁的三百元還沒提起所以我無可如何今天特地過來要想借你一臂之力了說罷微微笑著介眉道來借我的力麼若是我的力量能夠取還那是無論如何我總替你盡力然而他決不肯還借了錢要還在他真如恥辱一般啊煥南又笑道但是你的力量一定可以取回銀錢介眉點頭道我既能夠取回那麼立刻去找他便了煥南說何用去找他呢只消把你在小洋房內出入一事暫時不給莫惠君曉得就行了介眉訝道什麼小洋房煥南大笑道你還裝做不知道麼何必要瞞我呢但是我當時

很喫驚不知你那裏去覓來這麼一箇美人我一看門口貼的那幾箇字怎麼不驚介眉即道那麼已被你發見了麼煥南說不是怪事啊實在其中有箇原因莫惠君看了巴公館的房屋很爲合意立刻就把握價錢談定第二日付錢做交易莫惠君真心急忙喚種花匠來收拾庭中自己就從這一天晚上起要宿在那邊了我也這一天被他朝晨留到下午兩點鐘後來莫惠君說老蕭我的看上這所屋子不但在地點及建築此外還有一箇理由這裏兩面另外有一所小小洋房樓上有一絕色美人總坐在廊下的藤椅上眺望著遠景年約二十左右面圓色白眼睛與口有一種說不出的媚態真如畫中的美人一般恐

怕畫中還決計畫不到如此這究竟是何等人物老
 蕭你替我去探聽一下若是金錢可以商量得到那
 是我不論多少都肯出倘使是良家女子我就娶伊
 爲妻莫惠君一時非常熱心我是一心要取還那冊
 頁的三百元自然他無論吩咐我什麼總一口應承
 急忙過去觀看到底是何等人物我到那裏偵察時
 先對門口那幾箇字一看有些奇怪便走到轉角一
 家雜貨店內買一匣香煙打聽那主婦時據說主人
 是天天乘摩托車來的年約二十五六是箇身材瘦
 長的漂亮男子一樣樣都與我的預料適合可見是
 不錯了我想那是三百元難以到手咧姑且不去報
 告惠君先趕到這裏來了介眉聽了把眉頭一縐道

那麼你爲著要討還三百元打算叫我讓去這女子
 麼煥南搖手道不對不對那裏有這種事就是當真
 想如此你也決不會答應的此刻我只消你肯把你
 的所有品在這四五天內不給莫惠君曉得暫時隱
 藏著我就能够把三百元取回咧介眉點頭道那很
 容易只消我四五天不去就斷不會曉得并且把門
 口貼的紙條除去……煥南說不好你若四天不去
 那是那位美人就要成病咧你儘不妨前去只消不
 走到外面看得見的地方就好了介眉應道那一點
 不費事我現在也本來到了那邊縮在樓下避著外
 人眼目非常的注意著只因附近熟人很多萬一瞧
 見了豈不討厭煥南喜道能夠如此那是再好也沒

有多謝多謝這一來靠了你的力三百元一定可以到手咧。

【三】 六尺花洋紗

蕭煥南故意的四五日避著莫惠君不見面於是惠君天天寄信來打發人來最後自己親身下降了煥南住在楊樹浦房屋雖很狹窄空氣倒極好樓上更來得爽快煥南一壁領惠君入內一壁說道累你到這種髒的地方來心裏很不安我本來今天下午打算到長樂總會來候你了我們還是樓上坐罷涼快些惠君讚道這地方清靜得很煥南領著上樓道眞和火柴匣子一般現在四面都造了房屋不像從前那麼有風了：你那新屋怎樣一齊收拾好了麼惠

君說木匠與種花匠等日夜在那裏進行差不多快可以完工了煥南說那一定比以前更可觀咧惠君道人家也都稱讚著啊我打算等一齊整理完畢後要請酒邀五人黨來咧老蕭我託你的那件事情怎麼樣了說罷笑嘻嘻注視著煥南臉上煥南說不錯我實在爲著此事天天在那裏奔走無奈還沒十分調查得完備咧惠君道眉目總有些了啊煥南點頭道不錯有八分是明白了惠君道有了八分已經很好咧第一女子的身分如何若有夫之婦那就絕望了煥南忙道這一層不必擔心惠君喜道那就好極蕭煥南又說那邊住家稀少鄰家往往不知底細所以再也沒有這一次偵察那麼難了惠君急道

不。錯。我。很。知。道。那。麼。你。且。把。已。經。曉。得。的。事。報。告。一。
 下。罷。煥。南。對。樓。下。望。望。道。叫。人。去。弄。兩。瓶。冰。荷。蘭。水。
 來。喝。喝。罷。惠。君。忙。止。住。道。不。必。不。必。無。論。你。怎。樣。待。
 遇。我。還。不。如。早。些。說。出。內。容。來。的。好。我。寄。信。來。打。發。
 人。來。你。杳。無。音。信。人。又。不。見。面。我。只。得。自。己。趕。來。了。
 我。這。麼。熱。心。你。總。要。明。白。纔。是。煥。南。道。這。幾。天。我。清。
 晨。出。門。要。弄。到。半。夜。裏。纔。得。回。來。那。有。工。夫。寫。回。信。
 事。情。尚。未。辦。妥。早。見。你。也。無。用。昨。天。有。了。些。頭。緒。所。
 以。今。天。要。來。奉。候。了。說。罷。立。起。來。要。叫。人。去。拏。冰。荷。
 蘭。水。惠。君。忙。止。住。他。說。要。止。我的。渴。消。我的。熱。只。有。
 聽。那。報。告。了。煥。南。說。如。此。我。來。細。述。一。遍。罷。起。初。我。
 從。出。入。的。米。店。煤。炭。店。和。送。報。人。等。入。手。但。是。還。沒。
 滿。一。箇。月。的。新。住。戶。主。人。是。何。等。人。物。他。們。竟。不。曉。
 得。都。說。常。在。樓。上。納。涼。的。女。子。大。約。就。是。主。人。他。們。
 這。些。說。話。很。不。得。要。領。但。是。我。第。二。次。去。的。時。候。門。
 內。出。來。一。箇。三。四。五。歲。的。女。僕。正。在。解。去。身。上。的。
 圍。身。出。來。寄。郵。信。的。我。就。忽。然。心。生。一。計。特。地。走。在。
 那。女。僕。之。前。懷。中。摸。出。你。寄。來。的。那。封。信。來。故。意。落。
 在。地。上。伊。果。然。在。背。後。叫。我。了。我。謝。了。伊。又。說。這。是。
 很。重。要。的。信。失。去。了。還。了。得。幸。虧。你。通。知。我。說。時。摸。
 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來。給。伊。惠。君。拍。手。道。不。錯。你。很。
 想。得。到。煥。南。又。說。伊。推。讓。了。一。下。纔。肯。拏。我。又。道。書。
 信。非。常。重。要。我。本。來。打。算。多。謝。你。些。恰。巧。今。天。身。邊。
 不。夠。了。我。再。要。打。聽。你。一。句。話。那。邊。一。所。新。屋。可。以。

出租的麼。我問問木匠。也不明白。我住在十六鋪。又不能一天來幾次的。你可曉得麼。伊說那主人常來看那工作的。你若明天再來。今天我不妨替你打聽一聲鈔票的效驗。立刻就見惠君臉上更歡喜。煥南又道。約定第二日傍晚過去。我便到了大馬路。又翦了六尺花洋紗。打算明天送給伊。惠君眼睛注視在煥南臉上聽著。

【四】 支票

蕭煥南家女僕送了茶上來。惠君喝了一口。又催他繼續講下去。煥南道。明天傍晚過去。伊正很忙。也不能說話。於是下一天午後三點鐘到那後門處一看。伊正洗完衣服在那裏打瞌睡。惠君插嘴道。這是最

好的時刻。煥南又說一張鈔票六尺洋紗。居然因此非常要好。與我長談起來了。我用種種方法來盤問伊。將伊所曉得的事盡行說了出來。方知這美人只有兄妹兩箇。那哥哥本來在東三省方面做著什麼事業的一時卻很得意。在今年春天從鴨綠江滿載著一輪船木料運到上海來。不料中途把船沉了。損失得非常的大。他突然陷入悲境。近來幾乎連寄給妹妹日用的錢也很困難。惠君又是可憐。又是高興。聽得十分有味。煥南又道。照這樣看來。決不是三五年內可以恢復的。因此通知他妹妹。道你也只得看破些。這是運命。實在不得已。你如有相當的門戶。早須把終身大事定了。罷數年之後。我必能分些幸

編給你使你成一箇極富裕的人這悲傷的消息是今年六月裏傳來的從此以後美人朝朝暮暮只是憂愁其時忽然有人作伐談一頭親事進行到幾乎要下聘時不知怎樣又變卦了到底是箇絕色美人沒有這麼容易罷近來正在談著的也有這麼五六家啊惠君著急道呀不好了你總須想法使我一人先行進行纔是呵惠君說時將上半身湊將過去了煥南說也未必會絕對的不成功在多數的求婚者裏頭要捷足先得又非有一點兒覺悟不可啊惠君忙道爲著要弄到這箇女子我什麼覺悟也可以煥南說總之伊哥哥此番大大失敗自己現在要出嫁什麼也不能辦一點這實在是女子最苦痛的事惠

君道要辦什麼嫁粧和一切費用都由我來擔任好了煥南說那麼這麼辦罷你且先拏一千元出來惠君道只要一千元那我今天就可以給你啊煥南道你的夫人只辦一千元嫁粧那到底太不成話這一千元只好先把所欠的一切債務帳目還清此外備一些平日需用的衣服器具把伊先迎到你那新屋中去再說惠君連連點頭說好煥南接著說此後你夫婦二人自己商量了再如何體體面面的正式結婚豈不更好麼惠君道不錯你的方法又節省又大方一定如此辦罷煥南道你既答應這麼辦那麼我再進一步去細細調查美人的身分惠君道你萬萬不能如此慢吞吞否則人家要先談定了煥南說

這。是。不。能。保。險。的。結。婚。乃。一。生。的。大。事。萬。一。後。日。有。什。麼。不。滿。意。的。事。要。把。我。媒。人。擠。在。中。間。那。是。我。豈。不。受。累。呢。所。以。必。須。調。查。得。著。著。實。實。倘。使。在。尙。未。調。查。確。實。以。前。人。家。已。把。親。事。談。定。那。只。好。算。沒。有。緣。分。照。那。女。僕。的。話。聽。來。真。是。一。箇。毫。無。缺。點。的。小。姐。惠。君。說。這。打。什。麼。緊。只。消。沒。有。什。麼。遺。傳。病。就。是。有。些。小。缺。點。也。不。妨。煥。南。即。道。遺。傳。病。倒。不。像。有。惠。君。道。那。麼。立。刻。替。我。談。定。好。了。受。過。教。育。沒。有。我。都。不。問。過。來。之。後。我。再。可。以。送。伊。入。學。的。煥。南。搖。頭。道。既。是。由。我。介。紹。我。總。負。著。責。任。的。惠。君。焦。急。道。誰。叫。你。負。責。任。呢。對。你。不。起。今。天。天。氣。雖。熱。煩。你。就。趕。去。把。說。話。進。行。罷。我。立。刻。來。簽。一。張。一。千。元。的。支。票。給。

你。煥。南。說。好。在。我。有。一。箇。親。戚。一。向。在。東。三。省。做。生。意。的。近。來。正。到。上。海。來。收。帳。待。我。去。打。聽。他。罷。惠。君。搖。頭。道。不。必。如。此。周。折。萬。一。被。人。家。先。定。了。那。是。不。能。挽。救。的。說。罷。懷。中。摸。出。支。票。簿。來。寫。好。了。再。打。過。圖。章。付。與。蕭。煥。南。煥。南。說。那。麼。就。與。前。途。開。談。不。打。聽。也。不。妨。麼。惠。君。笑。道。我。倒。隨。隨。便。便。只。是。你。在。那。裏。擔。心。煥。南。方。始。說。那。麼。我。今。天。一。定。過。去。便。了。惠。君。道。愈。早。愈。好。我。們。一。起。去。罷。好。不。好。煥。南。說。今。天。本。來。與。人。有。約。要。赴。吳。淞。去。現。在。既。不。去。只。得。設。法。去。關。照。一。聲。所。以。不。能。同。行。惠。君。說。那。麼。我。備。著。夜。飯。候。你。來。喫。你。千。萬。別。失。約。惠。君。得。意。洋。洋。的。去。後。煥。南。將。支。票。藏。在。懷。中。到。黃。介。眉。那。裏。去。了。晚。上。當。

真去訪莫惠君

【五】紅鬍子

莫惠君備好了酒菜等候蕭煥南果然滿面喜色的進來惠君忙問事情怎樣了煥南很疲倦似的坐下來說道我見的是那美人的叔父談了好久總算把此事談妥了惠君一聽喜得跳將起來煥南續著說他叔父也以爲是很相當的良緣不過也說非調查調查恐怕日後彼此要發生什麼周折況且伊的哥哥不在上海我一切負著責任總應當打聽打聽的這老人說得很嚴重惠君說他們要調查我那儘管不妨老實說上海灘上誰不曉得我是莫某的兒子他們一方面我以爲真不必打聽了閒話少說今夜

且多喝一杯喜酒罷第二天莫惠君又去辦了幾房間外國木器翦了許多衣料鬧得忙亂異常有一天把摩托車去將蕭煥南接來很樂的對煥南說我一切都已預備妥當他叔父也總算早經答應那麼現在進行得如何到底要什麼時候下聘呢說完對煥南看時煥南垂頭喪氣一語不發惠君急道老蕭你有病麼煥南放出一種悲傷的聲音出來答道是快死了惠君慌張起來咧說到底怎樣你身體不快要去請一箇醫生來麼煥南搖手道不中用還是死的好惠君說人家好端端辦喜事你怎麼口出不吉之語煥南恨恨的道我不是早說過的總須打聽打聽明白現在果真弄出事來了惠君嚇得發呆問道

難道那女子有情夫的麼。煥南說不是這種事。原來那女子是箇不完全的了。惠君說是賣淫的麼。煥南說不然。乃是殘疾。惠君一聽更爲喫驚。煥南又道。殘疾世上也多得很。伊竟兩條腿都沒有的。不是很可能麼。惠君高叫道。那女子是沒有腿的麼。怪不得。自朝至暮。只是坐在樓上。你怎麼不曉得呢。煥南憤道。你自己也不曉得啊。何況我是一次也沒有見過。本人惠君失望道。憑你面貌怎麼美麗。我總不能與無腿的人結婚。你快去把一千元取還了罷。煥南說。但是一千元他們俱已用掉在那裏。預備著喜事。那叔父又是一箇無賴。手底下有徒弟七八百人。殺死幾箇人是真不算什麼。那哥哥是東三省紅鬍子的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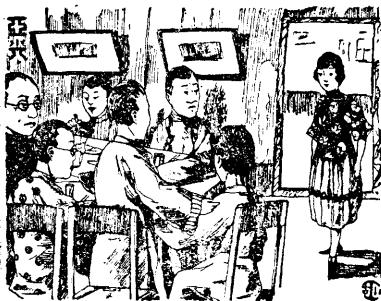
目我得了真相。去向他交涉。要取消婚約。時他說。姪女與莫惠君訂婚一事。已經通知過伊哥哥了。倘使要作罷。伊哥哥決不答應。第一我也先不肯放你取消。我自己去會見了莫惠君。向他當面開談判便了。他那神氣實在可怕。我再三懇求。請他寬放我一點鐘。纔逃出來的。性命總算暫時逃過。你也快些逃走罷。好在我兄弟在新嘉坡。我打算目下且到他那裏去躲避一下。了說罷。幾乎要哭。將出來。惠君慌道。想不到反上了他的圈套。既是這種惡漢。那是錢拏了進去。拏不出來的。總算是我倒霉。再要向他把錢討還。無非自尋恥辱。倘使一千元他還不干休。也沒法只得再花些晦氣錢罷。此事還是仍舊請你去說一

句。好。話。纔。是。這。是。那。裏。說。起。竟。會。遇。到。這。種。可。怕。的。人。物。煥。南。道。那。麼。前。天。的。一。千。元。還。是。請。你。打。斷。了。念。頭。罷。如。此。我。只。得。自。身。認。了。錯。去。向。他。賠。罪。萬。一。被。他。打。得。筋。斷。骨。直。也。只。好。預。先。覺。悟。的。了。於。是。由。煥。南。過。去。說。情。總。算。把。一。千。元。來。將。此。事。了。結。莫。惠。君。出。了。一。千。元。真。如。做。了。一。場。夢。當。時。很。擔。心。躲。在。家。裏。連。新。屋。中。也。不。敢。到。直。至。秋。天。有。一。日。天。氣。晴。朗。他。纔。出。來。走。走。想。到。新。屋。中。去。走。過。那。小。洋。房。時。頭。看。著。地。上。目。不。斜。視。趕。緊。跑。過。忽。聽。得。有。拍。手。之。聲。他。不。禁。擡。頭。看。時。見。有。人。笑。著。在。那。裏。招。手。叫。道。果。然。是。莫。惠。君。啊。原。來。那。叫。喊。拍。手。的。乃。是。黃。介。眉。等。五。人。黨。全。體。蕭。煥。南。也。混。在。裏。頭。惠。君。一。見。自。然。

呆。了。那。黃。介。眉。又。呼。道。剛。纔。打。電。話。到。你。家。裏。去。啊。快。些。請。進。來。罷。惠。君。莫。明。其。妙。對。門。上。一。看。有。一。塊。小。小。的。新。牌。子。寫。著。介。眉。寄。廬。四。字。他。一。想。定。是。那。無。腿。美。人。搬。去。後。這。房。屋。到。了。黃。介。眉。手。中。咧。於。是。他。走。上。樓。去。說。道。原。來。諸。位。都。在。此。地。介。眉。兄。你。什。麼。時。刻。弄。到。這。一。所。房。屋。我。一。些。也。不。知。道。啊。介。眉。說。我。聽。得。你。在。這。附。近。買。了。一。所。房。子。所。以。我。羨。慕。咧。惠。君。說。好。極。好。極。我。有。了。鄰。人。了。五。人。黨。中。一。位。叫。做。龍。吉。光。的。啓。口。道。惠。君。兄。前。幾。天。不。是。聽。說。你。要。結。婚。麼。已。經。過。了。麼。於。是。五。人。黨。異。口。同。聲。的。說。在。新。屋。中。結。婚。豈。不。更。好。呢。一。人。道。是。啊。一。面。請。喫。喜。酒。一。面。請。喫。遷。居。新。屋。的。酒。一。人。道。趁。近。來。天。氣。

初涼再好也沒有啊。介眉說：「這麼辦。」惠君兄今天算是你我二人各自爲著，得到了一所新屋來。合請諸位罷。惠君便說：「對不起。」一切奉託介眉。含笑點頭說：「一聲知道了。」一人道：「惠君兄的婚期是十五日。」麼他強笑道：「二三年內總會實現的罷。」大家談了半响，僕人來報說：「菜已備好。」請大家入席。介眉就高聲說：「諸位往那邊去坐罷。」有二三人就說道：「惠君兄今天多謝惠君道，不敢一切都由介眉兄代勞。衆人一起到了鄰室。主客也不客氣，就此大嚼起來。正在熱鬧的時候，介眉向門外一望，立起來說道：「諸君，我來介紹我一箇看這屋子的人。」惠君兄就在附近更須一見快來快來，不必怕羞說罷。只見門內現出一箇

美人來。惠君見了，自然大驚。原來就是藤椅上的女子，好好的兩條腿



都完全著莫惠君暫時低著頭想了好久，纔擡頭道：「介眉兄奇怪極了，到底什麼緣故，介眉便學著惠君的聲音道：「對不起。」一切奉託下次我來說完。大家忍不住的一起大笑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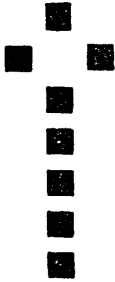
新笑林

一册 三角

調笑錄

一册 三角

徐卓呆先生為小說界滑稽之雄不但小說之
談諧也即一舉一動亦復滑稽近出其緒餘編
為二書讀者一見必將大笑三日謂卓呆害我





小說材料批發所

徐卓呆

一

小說材料批發所

鼓吹文藝
提倡國貨

主人鄧文工題

這。一。塊。招。牌。掛。在。市。上。以。來。到。底。是。個。繁。盛。之。區。倒。天。天。有。人。在。那。裏。出。入。生。意。想。還。不。錯。有。一。天。門。口。有。人。問。先。生。在。家。麼。進。來。的。是。個。二。七。八。歲。的。書。生。一。見。主。人。便。道。這。位。就。是。鄧。文。工。先。生。麼。即。忙。拿。出。一。張。名。片。來。主。人。一。看。方。知。此。人。叫。名。兒。做。費。純。仁。他。又。說。要。費。心。弄。些。某。日。報。上。懸。賞。小。說。的。材。料。

小說材料批發所

鄧。文。工。即。忙。答。應。道。是。了。足。下。想。是。很。熱。心。於。文。學。的。不。料。費。純。仁。說。不。然。我。非。但。不。熱。心。而。且。還。很。冷。淡。文。工。即。道。如。此。小。說。總。做。過。幾。次。的。了。純。仁。道。更。不。對。別。說。是。做。連。看。也。不。看。的。那。些。最。無。價。值。的。文。學。我。很。不。喜。歡。文。工。訝。道。既。如。此。不。喜。歡。又。何。必。特。地。來。求。材。料。呢。那。人。道。有。個。緣。故。因。爲。急。於。要。用。十。塊。錢。所。以。想。做。小。說。了。不。是。竊。盜。定。是。做。小。說。二。者。必。取。其。一。十。元。方。可。到。手。但。是。竊。盜。爲。法。律。所。禁。小。說。是。不。禁。的。因。此。我……文。工。插。嘴。道。且。慢。你。怎麼。把。小。說。與。竊。盜。一。樣。看。待。不。是。太。荒。謬。麼。文。學。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純。仁。忙。道。先。生。別。怒。這。不。過。譬。喻。罷。了。實。在。我。想。去。應。今。年。的。文。官。考。試。已。經。準。備。一。切。

一

不過必須要用十元的印花稅。一紙我家中每月所寄來的學費早已斷絕。這是有理由的一向我却很荒唐。所以親族都不信用了。文工就說我明白。咧。你要得買印花稅的十元。所以想做懸賞小說。純仁拍手道。對啊。先生。慧人實在何止是個文學家。竟是裁判官的人材。文工笑道。別取笑。那某日報的懸賞小說是短篇。純仁說道。是五千字以內的短篇。不到五千字。可得十元。實是非義之財。我做幾篇。考試論文。還要貼十元印花。倘使不取十元。就此沒收。不是荒唐麼。與小說絕對的。反對。想起來。真令人憤慨。不堪。文工忙說話。雖有理。不過此乃問題以外的事。純仁點頭道。不錯。不可別生枝節。考試時亦然。議論別

生枝節。一定不取文工。喝一口茶。說如此。我把材料說出來。你且聽着。有一貧家女郎。有心於某公子。鄰婦在女郎前。自任前去。作伐。鄰婦不過是一句戲言。女郎竟因此患病。鄰婦又說我去邀某公子。夜來一叙。你的病便可輕些。不料夜間。鄰婦與姘夫談起此事。姘夫就冒名公子。闖入女郎處。黑暗中。女郎力不能拒。跌倒在地。姘夫奪了他一隻繡鞋。逃走。那知繡鞋在中途。失去。另有一個屠夫。見鄰婦家。夜不閉門。便暗暗進去。不料足下。踏着繡鞋。就藏在懷中。在房外竊聽。正聽得姘夫將女郎之事。一向鄰婦直言。屠夫聽了。即忙趕赴女郎家。誤入他父親房中。父親大嚷。屠夫就將他父親殺死。慌忙時。竟把繡鞋落

在。地。上。女。郎。只。得。說。出。某。公。子。來。過。於。是。即。把。公。子。下。獄。純。仁。歡。喜。道。奇。極。奇。極。女。郎。雖。沒。有。殺。父。之。心。父。親。實。在。爲。他。一。念。之。差。而。死。這。問。題。大。可。研。究。這。時。候。我。應。當。斷。女。郎。有。罪。雖。是。太。好。奇。若。在。文。官。考。試。時。大。發。奇。論。使。考。官。吃。驚。必。能。錄。取。從。前。這。種。討。論。題。不。少。甲。用。毒。藥。給。乙。吃。了。乙。尚。未。死。忽。然。丙。來。將。乙。殺。死。問。甲。到。底。有。罪。無。罪。或。云。謀。殺。既。遂。或。云。謀。殺。未。遂。我。照。刑。法。第。二。條。斷。定。無。罪。你。想。奇。不。奇。既。遂。自。然。也。能。斷。的。也。不。能。說。未。遂。乙。既。死。甲。的。目。的。間。接。達。到。然。而。間。接。達。到。也。不。能。稱。既。遂。非。因。所。爲。之。結。果。以。致。死。者。難。稱。既。遂。所。以。甲。的。罪。如。何。法。律。規。定。還。沒。有。想。像。到。這。種。地。方。即。法。律。之。不。備。

現。在。女。郎。之。罪。怎。樣。呢。文。工。急。道。且。慢。我。非。提。出。法。律。問。題。乃。是。給。你。的。小。說。材。料。純。仁。陪。笑。道。對。不。起。材。料。確。是。很。有。味。待。我。來。筆。記。着。那。懸。賞。金。可。與。稿。子。交。換。麼。文。工。說。這。不。能。保。證。當。選。與。否。又。不。能。保。險。的。純。仁。道。自。然。當。選。的。材。料。很。好。當。他。法。律。問。題。也。很。有。趣。文。工。道。材。料。果。然。好。倘。使。文。章。不。好。也。是。徒。然。純。仁。就。說。那。麼。把。你。說。的。筆。記。下。來。就。此。拏。去。還。不。行。麼。文。工。道。自。然。譬。如。有。一。斤。肉。用。菜。來。煮。或。是。用。豆。腐。來。煮。滋。味。大。大。不。同。原。料。同。樣。是。肉。純。仁。訝。道。道。理。却。不。錯。小。說。如。此。很。難。的。麼。文。工。道。照。你。這。麼。看。得。容。易。天。下。的。人。都。成。小。說。家。咧。著。名。的。小。說。家。爲。着。二。三。行。文。章。竟。有。費。一。天。工。夫。的。也。有。實。

地遊覽各處。然後下筆的某君描寫下流社會狀態。夜間徘徊貧民窟中。成爲美談。純仁狂笑道。這些舉動實在愚極。中什麼用。只消根本有趣文章。隨便好了。倫敦在法國泰山在大西洋中。也不要緊爲着小事所拘費去貴重時間。文學怎能發達。我要提倡文學。亡國論了。文工急問道。你到底。是來攻擊文學的呢。還是來求小說材料的。純仁道。歉道。得罪了。是來求材料的。方纔一段話。很好。何不順便替我編成一。篇小說呢。文工搖頭道。不行。供給材料。是我的職業。潤色等事。全在你的技能如何。純仁一聽。便立起來。道。那麼。自己去做罷。多謝文工。急道。請付材料的代價。純仁道。不是送的麼。文工說我當他職業的。豈肯

白送。須取十分之一。他道。十元中取一元。麼太貴了。我去聽小熟昏說。因果可得種種材料。也不過花三四十文。文工不快道。豈可與那些東西一律看待。我是極高尚的材料。與他種營業品不同。費純仁道。不能減價麼。如此罷。我目下很窮。且先付一半。當選後取了賞金。再行付清。文工說。文學本來不是慈善事業。但是看到你的境遇。也不能強迫。姑且依你罷。他就說。先生真明白。人你若做了考官。應考者就容易得多。咧說時。懷中摸出角子銅圓等。放在桌上了。

二

又來一人。是個二十三歲的青年。打扮得很漂亮。見了鄧文工。寒暄幾句。方知此人叫做蕭伯蓮。問他

是。否。來。求。材。料。他。說。我。是。一。向。送。稿。子。到。幾。家。大。書。舖。裏。去。的。文。工。自。然。稱。讚。他。幾。句。他。又。說。但。是。幾。家。大。書。舖。都。說。積。稿。很。多。一。時。不。能。出。版。只。得。退。還。所。以。現。在。我。變。換。方。針。去。應。懸。賞。咧。文。工。又。說。一。定。能。當。選。的。此。人。道。只。有。一。次。……文。工。急。問。當。選。的。麼。他。道。在。備。取。之。中。與。不。取。一。樣。所。以。要。求。先。生。弄。些。新。材。料。文。工。便。說。很。好。不。知。要。那。一。方。面。的。材。料。伯。蓮。道。最。好。是。花。柳。小。說。其。中。有。個。緣。故。實。不。相。瞞。我。曾。被。友。人。誘。入。花。柳。場。中。弄。得。一。日。不。可。無。此。君。爲。着。妓。女。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辭。後。來。朋。友。們。說。那。妓。女。並。非。真。心。對。你。實。在。另。有。相。好。我。聽。了。自。然。另。外。換。了。一。人。這。一。個。好。極。了。房。間。裏。陳。列。着。一。部。說。部。

叢。書。他。能。知。文。字。最。愛。看。小。說。大。家。稱。他。爲。文。妓。聽。得。我。是。小。說。家。便。非。常。愛。慕。老。實。說。我。們。與。女。人。厮。混。是。不。肯。花。錢。的。一。定。要。女。人。方。面。有。些。津。貼。纔。上。算。文。工。道。如。此。說。來。做。小。說。也。是。爲。此。伯。蓮。說。是。啊。他。一。定。要。叫。我。做。一。篇。小。說。給。他。看。看。因。此。我。必。須。求。什。麼。俠。妓。義。妓。等。材。料。他。見。了。這。小。說。一。定。將。我。愛。如。至。寶。到。那。時。他。手。裏。一。鬆。我。也。可。以。酬。謝。先。生。了。我。敢。保。險。只。消。小。說。做。成。要。得。三。四。個。情。婦。易。如。反。掌。且。可。得。稿。資。情。婦。方。面。又。有。津。貼。送。來。小。說。家。實。在。是。最。好。的。生。意。小。說。的。効。力。比。什。麼。種。子。丸。還。大。文。工。急。道。小。說。怎。能。當。他。那。些。東。西。看。待。也。好。我。既。把。供。給。材。料。做。職。業。自。然。不。能。因。着。理。由。的。怎。樣。

就。好。謝。絕。答。應。你。便。了。花。柳。場。中。的。小。說。材。料。有。了。有。了。有。個。書。生。與。友。人。去。趕。考。中。途。偶。入。妓。院。一。見。傾。心。便。把。旅。費。嫖。得。乾。乾。淨。淨。於。是。兩。手。空。空。進。退。兩。難。忽。然。想。起。未。婚。妻。就。在。本。地。倒。不。如。向。岳。父。去。借。些。盤。費。那。知。岳。父。是。個。勢。利。人。見。女。婿。衣。衫。襤。褸。便。存。心。賴。婚。非。但。不。借。銀。子。還。逼。他。寫。張。退。婚。據。趕。他。出。去。那。位。小。姐。倒。是。賢。惠。的。人。一。得。此。信。就。自。盡。而。死。那。書。生。受。了。一。場。奇。辱。趕。出。來。只。得。投。河。自。盡。正。要。下。去。恰。被。樓。窗。上。一。個。女。子。看。見。叫。人。將。他。拖。住。原。來。這。女。子。就。是。他。所。識。的。妓。女。於。是。說。明。理。由。妓。女。贈。他。川。資。去。考。後。來。得。中。回。來。岳。父。曉。得。不。好。便。設。法。將。妓。女。弄。來。認。爲。義。女。到。他。來。娶。便。安。然。

的。嫁。去。有。情。人。成。了。眷。屬。」伯。蓮。聽。了。忙。說。好。極。他。一。定。喜。歡。懸。賞。一。定。錄。取。代。價。要。多。少。文。工。說。這。裏。規。定。一。成。當。他。有。五。十。元。價。值。就。是。五。元。伯。蓮。道。五。元。那。麼。算。了。三。元。罷。文。工。說。你。要。減。價。麼。伯。蓮。說。也。不。是。的。等。我。給。他。看。了。能。够。在。他。那。邊。得。到。多。少。再。行。奉。呈。便。了。說。着。便。取。出。一。元。紙。幣。三。張。文。工。說。也。只。好。如。此。了。於。是。他。付。銀。告。別。而。去。

三

來。的。是。個。女。學。生。名。叫。楊。蘭。塢。他。說。新。體。詩。等。我。是。常。投。稿。的。無。奈。報。酬。太。少。所。以。要。做。小。說。這。裏。必。定。有。好。材。料。的。請。讓。我。一。點。文。工。道。是。了。材。料。種。類。很。多。你。打。算。將。來。在。文。學。上。立。身。麼。蘭。塢。點。點。頭。文。工。

又說你日後必能成一著名女小說家，並且品貌又生得驚人，出衆閑話，休提小說材料，你看這一種好不好？」有個很凶的父親，常虐待兒子媳婦，看不過便把公公殺死，爲着丈夫殺了公公自己也就一死。——這樣很深刻的如何蘭塢道好，雖好我是略爲純潔的東西，文工說那麼也是用流行的男女學生之關係，蘭塢點頭道：「要表現現代思想，非此不可。」文工道：「如此有了，雖已不很流行，大約二三年內尚過得去。」某女學生因爲與某男學生有了關係，被校中斥退，男生也考試降級，女生家中又不寄學費，來了那男生，入了拆白黨，時常逼女生掙出衣服品物來，女生雖深悔當初不應該結識了這樣的男子。

然而還不肯割斷，漸漸弄得落魄了。」蘭塢急道：「不行，你太會嘲弄人了，何必中傷我們呢？」文工大驚道：「什麼？我是不過提供小說材料罷了，楊蘭塢說好，啊，我與陶君有何種關係，與你什麼相干？我們是純潔的戀愛，互相扶助，白頭偕老，陶君現在雖不在校中，也決不致加入拆白黨，在校時不是向來成績優等麼？你也是文學家，不懂戀愛之神聖麼？丈夫耻辱就是妻的耻辱，你爲何侮辱我？文工叫道：「冤哉枉也，我講的不過與你境遇相似，那裏是侮辱你呢？世上這些事情多得很，偶然相同罷了，蘭塢道：「人家是卑劣的戀愛，我們是純潔的，我無論如何非救陶君不可，無法可施，只得打算做儂小說賣賣稿子了，真是我。」

的。苦。心。望。你。選。好。一。點。的。材。料。給。我。我。要。有。家。庭。的。趣。味。文。工。說。有。的。有。的。一。有。一。軍。官。與。一。位。小。姐。有。了。婚。約。那。軍。官。出。軍。負。傷。入。紅。十。字。會。小。姐。去。當。看。獲。婦。替。未。婚。夫。看。護。病。愈。後。結。婚。」你。看。如。何。蘭。塢。道。太。平。凡。沒。有。波。瀾。了。文。工。說。那。麼。可。以。大。起。波。瀾。「小。姐。另。有。心。愛。之。人。聽。得。他。有。了。婚。約。便。十。分。憤。怒。好。得。自。己。也。是。軍。人。在。戰。場。上。將。那。軍。官。擊。了。一。鎗。軍。官。負。傷。而。死。小。姐。悲。傷。欲。絕。做。個。帶。髮。尼。僧。每。日。在。墓。前。拜。奠。軍。人。見。目。的。仍。不。能。達。頓。時。悔。悟。也。在。墓。前。自。殺。」蘭。塢。搖。首。道。太。悲。慘。了。文。工。說。再。改。罷。「軍。官。負。了。重。傷。幸。小。姐。儘。力。看。護。得。保。生。命。但。是。失。去。雙。目。一。足。雖。能。交。談。已。不。能。見。愛。妻。的。笑。容。

「蘭塢說倒不如死的好。文工說那麼留一隻眼也行。可以見咧。或者成個聾子亦無不可。一個材料至少須有十種變化。蘭塢問道這幾種中那一種好。我竟選不出。文工道幾種都差不多。全是上等貨價錢也同。我斷無粗貨給你。二人正在談論外面進來一個大漢對文工道。先生我已脫稿且讀給你聽。說時取出幾張稿子來。楊蘭塢忙道。先生待我回去細想。明日再來定奪。萬勿讓給他。人說罷告辭而去。大漢道。先生的材料。我想了三晝夜纔做成這篇。不過意思有些變動了。只好兩面湊湊咧。且聽我讀來。」

四

短篇應當從寫景起。「碧琉璃窗前紅鳳仙白鳳仙。」

密密疏疏掩映成趣。窗闌一婢俯身折花返插。膽瓶中勻稱多致。則有睡起無聊。曉妝懶懶者。揉其惺忪之眼。注花語婢曰。昨宵納涼。猶見花半含苞。而今盛放矣。婢笑應曰。然花名鳳孃亦名鳳。昨宵之花有若兩句前之孃。今晨之花則若七日內之孃也。你看如何。文工急道。不對了。我的材料不是借月爲題麼。你怎麼變了花了。并且我打算小說的主人翁也以月爲名。你如此。以下怎麼做下去呢。大漢道。且慢。你不曉得我腹中沒有月的文章。尋了幾天。方始覓到這段花的文章。姑且把他湊湊罷。你且聽下面「所謂孃者爲一十八九之麗妹。脫有小說家描摹其容態。不曰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者。必曰

小說材料批發所

明眸皓齒。素口蠻腰。矣。鳳孃方坐妝台。畔玉手輕輕。欲啓奩。聞婢言。則佯瞋曰。怪了頭。乃會饒舌。誰教汝者。快爲儂理髮來。婢即退立。鳳孃後散其髻。而梳理之。逾頃。又曰。婢來已七日。未曾一面。爺不識其究作何狀者。孃說新婚纔半月。遽成勞燕分飛。胡爺之輕別離也。文工搖手道。錯了。錯了我的材料是一位中年尼姑。與一老嫗。所以纔能演成這場悲劇。你把他們二人年紀減輕。已經奇怪。怎麼尼姑忽然有了丈夫了。那大漢聽了文工這幾句話。呆了半晌。說實在我沒有相巧的文章。只得待我回去重做罷。

五

來客年約四十多歲。穿着玄色袍子。一頂瓜皮帽。歪

戴在額上，天氣很冷，他倒擎着一把摺扇，走進來。先咳嗽一聲，自稱姓馬，敷衍了幾句，他對四面一看，說這裏屋子很考究，中間六尺中堂，兩旁掛一副名人對聯，上首供着古銅花瓶，插的是天竹臘梅，下首擺着自鳴大鐘，報的是十二時刻，紅木桌椅收拾得清潔潔，玻璃窗戶揩擦得乾乾淨淨……文工聽得莫明其妙，說你也是來求材料的麼？那人慌道：「言遲了，是的是的，總要諸位太翁照應。」文工道：「那麼你要何等樣的材料？」那人說：「私訂終生後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等舊套。」大家厭了，所以我想弄些新材料，文工就說有了：「有一個女子品行荒唐，竟與兩個學生有了關係，幸虧他手段高明，將二人互相瞞着，不

給他們看出絲毫破綻。來有一天，甲生對那女子說：「我有急用，要籌畫一千元，你若真心，必能替我設法。」女子躊躇了一下，說：「我自自有道理，其實他已想得辦法，他却有錢。」乙生陸續借去已滿一千多元了。女子本來自己要用，已屢次向他催促，過并且自己還負着債，再加甲生如此囑托，便向乙生催得極急，最可笑的是甲生急急要錢，實在是打算還所欠乙生的債。乙生被女子催急，就去逼甲生，要他還債。於是甲生更向女子去設法，女子又去催乙生，如此成了循環的催促。乙生只好趕去安慰女子，不料甲生恰巧也趕來，三人一見面，事情一齊明白。女學生也瞞不了，三個人都很為難。」這材料好不好？那人說

好極了。一定受人歡迎。文工便問：是否載在雜誌上？那人搖頭道：不對的。我打算編了唱片就要彈唱的。文工訝道：你不是文人麼？是彈詞的麼？那人將扇子在桌上一拍道：照啊！我乃馬如飛的曾孫，叫做馬如雞。現在場子在暢樂軒。文工道：怪不得我一見就覺得你舉動奇怪。原來如此。

六

此刻進來的是一位貴公子。汽車停在門口，他見了鄧文工，也不是先生先生的亂叫，宛如對着家裏的賬房一般說：你就是姓鄧的麼？文工恭恭敬敬通了姓名。方知他是朱公館裏的公子。并且說：今天特地來求小說材料。我平日很熱心於文學，又說我做小

說不是靠着he求利的，也不肯應懸賞等卑劣行爲。打算出一冊單行本的就是出書經着商人之手，未免容易弄得俗劣而無價值。所以我要自己出書。我的書一出版，社會上自然大放光明。文工便道：公子自身肯從事筆墨，已很難得，還要自己出版，更可敬了。印刷裝訂自然要盡善盡美，可以一時洛陽紙貴，驚動天下人耳目。要叫書肆中家家門前冷落，朱公子道：那麼你何種材料可以供給我？文工道：公子所用的材料非同小可。我自當精細選擇。有了有一書生才貌雙全，他想要一個才貌雙全之妻，但是閨秀名媛都看不上他的眼，以爲都是俗物，却看上了。一個妓女，那妓女果然生得才貌雙全，也想得

一個才貌雙全的佳婿。所以兩下都如了願了。不過妓女怎麼可以做得正室。那妓女爲了此事。便自願居於側室地位。并且還要替他去訪求一位可做正室的才貌雙全的小姐。有一家富家却有一位才貌雙全的小姐。不過有一種缺點。他天生的妬忌心極重。一得此信。便想出一個方法。來打算在家中邀着一班文人來會文。乘此選婿。這一天那書生也在其內。他本是小姐的目的。物自然中選。於是約定秋試。畢即行入贅。那小姐想我如此一來。看那妓女怎麼樣。我倒底是正室。不料這消息已傳到妓女耳中。這妓女訪了好久。另外訪得一位才貌雙全的女郎。現在得了此信。就預備舍屋等秋試出場。就把書生接

來立刻與女郎拜堂成親。從此將大門一鎖。不許新郎出門一步。那富家的小姐。起初覓不到新郎。後來曉得被他們先行奪去。於是用盡種種方法。仍是無效。小姐恍然大悟。自認失敗。願向他們二人立誓永遠不敢再生妬忌之心。這一來方始美滿團圓。這一點兒材料做起來。已可出上下二冊。總在三百頁以上。咧公子動起筆來。必能得社會上極好的批評。朱公子道很好。材料的價錢多少。文工即道也沒一定標準。公子隨便好了。朱公子說總要一千元光景。麼文工。慌道不消不消五百元也就很多。咧朱公子道今天沒有帶錢。我叫車夫送來。罷到我將要起稿之時。自然還要來商量一次。咧今天驚擾了說罷就

去文工宛如被鬼迷着。

●七

鄧文工開店以來生涯不惡他就想在各大都城開設分店有一天上午來一位三十多歲的男子帶着眼鏡鼻下有八字鬚自稱別號燕尾生二人先閑談了一下燕尾生說先生怎麼發明出這種樣的新職業來近年來有什麼圖畫通信社等專門供給各地報館的材料已很新奇了不料先生更來得新奇文工答道實在因爲近來小說非常發達你也做小說他也做小說開書店的只想出版小說看書報的只想觀覽小說甚至一知半解沒有小說思想小說趣味的人也在那裏做小說編小說濫竽充數了所以

小說一天盛一天就是小說一天恐慌一天小說之需要多小說之供給少因此弄得現在出版的小說愈出愈乾枯全是材料缺乏所致爲了此事我就突然開設這店的那燕尾生道恐怕先生之外並無第二人從事此事第一肚子沒有先生那麼博我今天來此也是要請求讓些材料我自己也曾想過幾種但是都覺不好打算要一篇短篇滑稽材料不曉得有沒有文工就說怎麼沒有你且聽了「一人在冬夜風雪中叩門請醫醫生出外不歸一個童子開門請那人入內童子便道你是從北方來的是騎驢來的這驢是借來的你是姓王病人是難產病人是你的妻對不對那請醫的人大驚說你真是仙人怎麼

都猜得着快跟我去診病罷。童子說用不着你回去。用一文錢握在產母手中。小兒自能落地。那人欣然回去。明天醫生回來問。明日有無病人。童子就把昨夜之事詳述一遍。醫生聽了大怒。說你發瘋麼。這些是什麼話。把人命可以兒戲麼。醫生擎着板子。正要打童子。忽然外面進來一羣人。說醫生真是仙人。那羣人送了許多禮物來。并且對那童子拜謝。醫生莫明其妙。停一回。衆人回去。醫生一問。方知是昨夜的難產。如法施行。居然落地。醫生更覺奇怪。倒要叫他說出這理由來。童子便細說道。我見他背上有雨雪痕。胸前沒有。所以曉得他從北方來。見他足上不濕。便曉得他騎驢來的。驢子不牽入屋。聽他在雨雪之

中曉得他是借來的。見他袋上有三槐堂字樣。曉得他是姓王……文工說到這裏。燕尾生忽道。且慢。「冬日無急病。便曉得他是難產。他面有憂色。就曉得不爲自己老婆。那能如此。醫生還怒道。那麼你那裏聽來的一文錢。可以催生。不是亂說麼。童子道。不是亂說。世上的事。一有金錢無事不成。所以孩子會落地。」文工大驚失色。道。你知道麼。燕尾生道。怎麼知道。不知道。你怎麼給我這種材料。這是從前月月小說中載過的。文工慌道。我一點不曉得。或者是暗合燕尾生說。暗合麼。你既是小說家。連我佛山的一篇醫意。也不知道麼。文工正在回答。不出外面。趕進來四五個人。就是費純仁、蕭伯蓮等。怒容滿面。將

鄧文工圍住文工逃也逃不了費純仁先啓口道好
啊你竟可惡極了蕭伯蓮也道你爲什麼如此害人
文工卽問何事純仁說你給我的材料懸賞果然一
等當選不料等到要去取賞金那知你的竟是贓物
那材料乃是聊齋中的麩脂所以立刻發覺賞金取
消現在沒有別的話且把定銀還我伯蓮接着道我
也上了你的常將你的材料做成小說先給我心上
人一看他大笑道這存舊的小說月報中見過叫做
程大可虧你抄襲了還要給人家看咧我於是羞愧
得不敢再去純仁道你倒還好我是既傷了名譽又
向友人借了定銀你想損失大不一定要提起訴
訟那燕尾生高聲道諸君他的罪實在不可恕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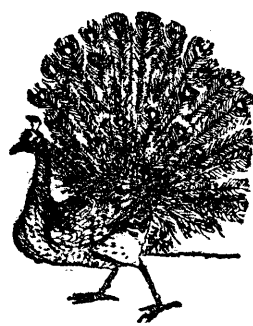
諸君既從事著作連已出版的小說也沒有留心到
似乎也有些疏忽之罪我看還是不要控告叫他立
刻關店罷於是有人將他招牌打下來鄧文工垂淚
說道諸君事已如此也沒法了但是我的職業是批
發材料不是製造材料批發的店舖本來不過將人
家現成的東西賣與人至於這東西已經用過與否
全靠買主自己放眼光出來看對了去買若說抄襲
近來抄襲大家隨處都有抄了人家的著作皇皇然
刊載出來也何必獨責我一人况且我是提倡國貨
的從來不用外國貨那些翻譯外國小說的人何嘗
不是抄襲你們何以只許人家抄襲獨不許我抄襲
呢近來的小說家面皮總算厚了抄襲舊稿還是小

小說材料批發所

事。咧。竟。有。人。東。抄。一。段。西。抄。一。篇。拏。來。併。併。湊。湊。算。
是。一。篇。滑。稽。小。說。拏。去。騙。人。你。們。想。不。是。更。荒。謬。麼。

……

卓。呆。曰。不。好。了。這。鄧。文。工。罵。罵。人。要。罵。到。我。身。上。來。
了。我。不。敢。寫。咧。只。好。就。此。擱。筆。





不可思議之戀愛

徐卓呆

這一天。天空含着雨意。早晨就令人不快了。雲罅裏偶然有朝日的光漏出來。一回兒也就消滅。真很覺沒趣。芙江在看護婦開那病室的玻璃窗時。纔驚醒了。他身體只是橫在牀上。本來也不能起來。所以不分晝夜醒與睡也沒有什麼大分別。只是糊糊塗塗在不規則的睡眠狀態中。其時是晨是暮一點也不明白。芙江心地空洞。呆瞧着病室的天花板。他旁邊牀上躺着的病人。見他已醒。就叫道：「施先生與施芙江同在一個室的七八個病人。日子一長久。漸漸熟識彼此。連姓名也都曉得了。此刻芙江一聽得聲音。將面孔旋向發聲的一面去。正與那微笑着的病人視綫相觸。他又笑着說：「施先生。你到底是在心裏想着啊。那裏瞞得過人。芙江若無其事的問一聲：「什麼事呢。心裏已經曉得是看護婦素琴的事了。此人又說：「昨夜你睡夢中說着囈。」

語曉得麼。芙江一聽方始很清楚的曉得。這時候是朝晨。但是夜裏有過囁語。自己總也想不出。芙江一說不記得。他又道。這麼大聲說着。還不曉得麼。一定有什麼有趣的夢。這病人一半是戲言。一半要想叫芙江吐出實情來。然而芙江的夢竟一點沒有意識。那人又說。你把那看護婦的名兒叫着。啊。大概叫了有五六次。又說些什麼。却聽不清了。芙江起初也有些知道。他要說出這些話來。咧。一時很難爲情。臉上不知不覺好像有些紅起來了。倘使只有二人對話。那倒還好。其餘的病人都醒來。正聽着二人談話。還有對他看着的。不是更難受麼。不過這僅僅是難受而已。倒也並不見得怎樣不快。反而默忖我與這院中全體看護婦中最美的人親近着他們。一定羨慕的。於是芙江心裏倒有一種驕傲的心思。他一壁要打消自己說過囁語。一壁又覺得或者我會無意識的吐出口來也。論不定鄰牀那病人的說話大約是真的。倘真如此。就很擔心了。將來再要說囁語也。未可知。啊。幸虧大家睡熟不會聽得。萬一有一個人醒着聽了我說過什麼。那還了得。芙江實在自己覺得以後再會說也。不一定。那時芙江心中已把素琴的姿態漸漸深刻進去。素琴兩三天不來探望他。盼望得宛如有十天了。每每有白色看護服在窗外閃閃移動時。芙江必定心頭亂跳。把眼睛移過去尋覓素琴。但是此時在屢屢受騙被欺的芙江也大可以療那心目中空描着素琴姿態。

的一。種。寂。寞。有。時。也。會。有。與。真。的。素。琴。顏。面。絲。毫。無。二。的。幻。影。能。含。笑。凝。視。着。芙。江。臉。上。芙。江。因。此。便。略。爲。可。以。安。慰。些。了。

芙。江。初。入。院。的。一。天。陪。着。送。進。來。的。友。人。秦。竹。甫。將。素。琴。介。紹。給。芙。江。并。且。特。地。託。伊。在。有。暇。時。常。常。過。來。探。望。探。望。其。時。素。琴。的。姿。態。在。芙。江。眼。中。覺。得。有。無。限。的。美。再。加。一。種。極。謹。慎。的。言。語。動。作。也。都。很。合。他。的。意。素。琴。在。芙。江。身。體。還。不。能。安。心。的。狀。態。時。約。十。日。光。景。每。日。不。缺。的。上。午。下。午。必。定。來。探。望。二。次。總。是。沒。有。脚。聲。的。輕。輕。進。來。芙。江。仰。臥。着。看。書。等。時。素。琴。走。到。他。牀。邊。往。往。芙。江。還。沒。有。覺。得。伊。說。道。今。天。可。以。暢。談。一。下。咧。不。打。緊。麼。但。是。不。要。太。辛。苦。了。素。琴。一。壁。擔。心。着。病。人。的。疲。勞。還。是。談。着。種。種。的。話。談。了。一。點。多。鐘。纔。去。的。不。過。素。琴。其。時。只。是。有。留。心。芙。江。病。室。內。看。護。婦。的。神。氣。其。他。的。看。護。婦。一。走。過。素。琴。面。前。時。素。琴。必。定。把。湊。在。芙。江。牀。上。的。身。體。突。然。坐。正。的。這。素。琴。的。動。作。在。芙。江。以。爲。反。足。以。惹。起。他。人。疑。惑。啊。然。而。他。並。不。快。自。己。與。素。琴。親。近。他。人。見。了。使。伊。等。抱。嫉。妬。之。念。他。倒。覺。得。是。一。種。喜。悅。咧。某。日。芙。江。病。室。內。的。看。護。婦。故。意。對。着。芙。江。嘲。弄。似。的。笑。着。說。素。琴。真。是。個。很。溫。柔。的。人。啊。你。合。意。麼。芙。江。一。聽。一。時。很。受。不。住。臉。上。突。然。紅。了。他。到。底。年。紀。輕。一。句。話。也。答。不。出。默。默。然。不。做。聲。咧。

芙江還是想着那昨夜的囁語。想素琴有兩天不來。因此我盼望過度。竟說起囁語來了。鄰牀病人的話。不是說謊。竟是真的。我把素琴想得如此。這不能稱戀愛。是什麼呢。不錯。是的。確是戀愛。我向素琴說話時。我胸中騷亂得不能鎮靜。并且覺得心中的話總難以盡情的說完。這不是戀愛者的心理麼。芙江竟不能不這麼想了。

芙江所住的病院地面很寬大。那些看護婦也訓練得很整齊。病室不少。內科外科是分開的。其時素琴派在外科病室中服務。所以要到內科的芙江病室中來。必須是有別的看法。婦交替的休息時間。纔行。芙江盼望素琴時。更希望素琴掉換到自己病室中來服務。可以每天見伊的面了。然而芙江的病狀已無發生餘病之憂。很順流的恢復。快要近退院的日子了。所以這種期待差不多要成夢。咧。病後的恢復却是喜歡。不過這一來更須早與素琴分別。想到這裏。悲上心來。咧。

這一天下午醫生來診過後。到醫生的足聲一消滅。芙江有些入睡了。正是糊糊塗塗半意識的狀態。中芙江覺得枕畔像有人放着一件什麼東西。睜開眼睛來一看。一個自己病室內的看護婦。素琴託伊帶一本書來的是小說。叫做「最後」。那看護婦眼色很怪異的說道。素琴有些頭痛。今天躺着不能來探你了。因

此送一册小說來給你看看。伊雖有病，還念念不忘你咧。芙江也不管看護婦有意譏嘲，倒很夷然的道：「多謝多謝，應當是我去探伊的病的無奈。我的身體不能動，咧請你代言一句罷。」他說時，心中又爲着那因病而二三日不見的素琴亂想起來，同時恨不能立在素琴的病牀前，用手摸一摸伊那白白的額上，有無寒熱。

時常下着小雨，又忽而晴，忽而陰。天空多變化的，這一天不知不覺的日暮了。芙江很怕夜的到來，在那無力而薄暗的電燈光下，病人苦苦的呻吟。晝夜不分的睡着，到當真要睡的時候，就有一種總也睡不着的苦楚。防着夜裏冷空氣侵入病室，窗戶全閉，室內就成了那一種苦悶的熱空氣，很盼望着早晨到來。啊，那病人呻吟之聲，自然白晝也有得入耳，不過總沒有像寂靜的半夜裏，那麼刺激神經呢。

醫生在芙江的病室中，見有不可救藥的病人時，就把來搬到旁邊一扇黑門內的小室中去。曾有一個病人對芙江說：「一到這門內，那就完了。」實在芙江入院以來也親眼瞧見過把病人搬了進去，就用棺材裝了扛出來的。芙江在某時患部又突然痛起來了，他自己以爲完咧，預料要到黑門內的隔離室去了。恰巧友人前來探望，便忍痛囑咐後事，喘喘的託了許多話。那知芙江心裏這麼接近的隔離室，倒漸次遠離他的。

身體一天天的健康了。於是心反向遠離着的父母弟妹朋友那邊去。咧至於素琴自然也占領着他心的。一部若是斷氣之際。父母弟妹不能圍繞在旁邊。那麼最好望素琴來也。須求伊緊緊握着。手使我了結這最後的呼吸。素琴真是暗沈沈的荒野中。一朵開得很美的花。素琴能夠安慰芙江的心。并且使他得力。并且給他光明的。

天氣和煖晴朗的日子。那些好動的病人。往往從病牀上起來。徐徐走到外面草地上去。咧看護婦一見忙阻止道。哎。嚟。不行。啊。外面不能出去。病人被伊一說。只得搔搔頭。也不與伊抵抗。又輕輕回到病室中來了。芙江見了這些病人。想到自己的身體。連牀上也不能起來。真覺得懊惱不堪。何況清新的朝日之光。照在戶外的草地上。時更有些像小孩子。那麼恨不得在上面去。蹣蹣呼吸些新鮮空氣。咧芙江不得已。把這些心思搬到看書的消遣上去。友人帶來的書。在這十天中。差不多看完了。芙江的病。是比較輕微的。盲腸炎。躺着看書。本來沒有什麼妨礙。某日一個姓浦的同室病人。做了一首五絕詩。叫看護婦。牽到芙江處來。芙江暗想。大約他見我。多看着文學的書。因此想互相吟詠。著來消磨這無聊的病院生活。以爲快樂。麼。芙江把詩讀完。又想看。看不出他年紀。雖輕。詩倒很老練。下面又寫着敬求批評四字。芙江在旁邊寫道。我不能詩。

不敢批評。但是很佩服。足下的詩才。姓浦的常常仰臥牀上。用鉛筆在一冊小簿上起詩稿。有時也常常聽得他在那裏朗誦。姓浦的人很沈默。看書之外。只是借吟詠來自慰。芙江眼中看來。覺得這浦君的姿態。在同室的病人中。最爲冷寂。又最足令人羨慕。那浦君的母。每三天來一次。芙江又覺得他是一個冷寂的人。那種慈愛的模樣。芙江總是很悲傷的。看着此後浦君也時時將詩稿送給芙江。看那少年人的血潮漲滿。著的詩。倒很觸動芙江的心。芙江沒有什麼回報。他便把托爾斯泰柴哈夫等的譯本和幾冊短篇小說。借給他。看浦君也在近代名人詩集中抽了二三冊送來。芙江難得讀讀這些詩集。倒覺得湧出一種特別興味來咧。

第三日。素琴捧著一盆紅薔薇來了。伊面容瘦削。看得芙江很傷心。素琴將花盆放在牀邊。病人安放雜物的箱子上。然後坐下。於是照常的微微笑著。正要啓口。恰被芙江搶著說道。貴恙全愈了麼。伊答道。是啊。好了。略爲有些頭痛。因此沒過來探訪你呢。芙江道。托福好得多了。再過四五日想退院咧。芙江說著。素琴聽了。便用普通看護婦的口氣說。這那裏可以如此。素琴的眼睛細細很有神。能夠在沈默中活動著。二人沈默之時。素琴那雙活動的眼睛。就恰巧與芙江的眼睛相遇。素琴不容易將視線移開了。芙江也很希望。

素琴視綫別逃去。但是素琴到底是個女子。受不住。芙江的熟視徐徐避開去了。芙江的眼睛一回兒便也由素琴白色衣服的肩上跳到盆中紅花上去。咧接着說道好一盆花啊。你特地掣來的麼。素琴回頭看一看。答道這是院內花圃中搬來的那邊花多極了。到你可以行走時不妨前去走走。實在好看啊。我最愛的是薔薇香味真好。芙江聽著正覺有一陣強烈的香味送來。便道香味確是很好。令人心頭暢快。我能够行動一定要去的。芙江說時已在那裏想像素琴扶着自己一對情人似的徐徐在花圃中行走。咧……又想像著自己走得疲倦就在花圃中的長椅上與素琴臉擦臉的坐下來。身體倒在素琴身上。花的顏色眩人。眼目一陣陣的香風把我二人包著一壁鎮壓著自己的心別向誘惑一方面去。一壁把自己的嘴脣與素琴的朱脣聚在一起了……於是……芙江竟把少年人的幻想稱心稱意的想著。素琴從袖中伸出玉臂來把耳邊三四根亂髮用手指撈著。芙江想倘使室內無人我一定立刻拉住伊玉臂接吻。咧此刻只是對那柔白的臂上凝視著。素琴整理頭髮畢將面孔湊到芙江耳畔。怕人聽得似的輕輕說道。前天送來的書看過麼。芙江道不錯。我還沒謝你。咧很爲有趣。其實芙江看的那一本書不過是通俗小說。被那情節的興味牽引了。倒一口氣的看完。咧這小說的結尾主人公在某病院斷氣時握着他一個情婦的手很滿足的。

含笑而死的芙江。看完時不能不探索探索素琴的心爲什麼要把這種小說拏來給我這與那主人公一樣住在病院中的人看呢。素琴也說道我最不喜歡書中那種收場不是太怪麼。芙江說若是戲劇那倒這一來可以買觀客幾點眼淚。這是全篇的精華啊。說完故意很怪訝的對素琴臉上亂瞧。素琴笑而不答。芙江以爲素琴當着我的面特地把與心裏反對的話說着。素琴又道你愛小說麼。芙江說我却並不見得不喜歡。不過沒有工夫因此不很看了。素琴又把在家的時候愛看小說被父親見了大加訓斥。但是後來仍舊瞞着父親時常看得很高興等話。老老實實說着又道這種事情我父親很嚴厲他老人家至今還做着鄉下的小學教師啊。素琴又詳細談伊的家事入院時伴送來的友人秦竹甫是素琴父親的門生。因此認得素琴啊。伊因着家況關係不能長久的求學便得了父親許可趕到省城裏來了。出來的時候抱着兩種心思。一面以爲省城裏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一面又預料職業上是要受許多苦痛的那知趕來一看省城裏既沒有在鄉下想像的那麼有趣。職業上又沒預料的那麼苦痛。反覺得更歡樂。咧伊最後又沒精打采的說我這麼沒有好好受過教育的人一定沒有人肯來與我做對手的。芙江一聽意思是可以推測了。不過還是問道什麼叫沒有人肯做對手呢。素琴似乎很難回答的躊躇了一下。方始說道沒有人要來娶。

我。啊。說。罷。臉。上。紅。了。芙。江。對。伊。笑。着。很。快。很。輕。的。說。那。裏。會。有。這。種。事。像。你。這。樣。的。人。什。麼。地。方。不。能。去。這。全。是。誤。會。啊。芙。江。把。素。琴。的。說。話。否。定。着。擊。來。安。慰。伊。因。爲。在。芙。江。心。中。頗。覺。得。素。琴。這。人。就。是。當。伊。爲。自。己。之。物。也。沒。有。什。麼。不。滿。意。啊。

朝。晨。一。醒。芙。江。必。定。注。目。在。素。琴。送。來。的。薔。薇。花。上。有。光。的。青。葉。間。很。銳。利。的。襯。出。鮮。紅。的。花。來。陣。陣。香。氣。又。向。芙。江。枕。邊。亂。送。若。在。平。常。不。過。單。單。以。爲。他。美。麗。罷。了。這。種。花。決。不。會。牽。引。心。的。此。刻。這。麼。橫。臥。在。牀。上。觀。看。竟。會。很。強。烈。的。牽。動。我。的。心。真。很。不。可。思。議。自。然。也。有。些。是。爲。着。從。這。花。聯。想。着。能。夠。喚。起。素。琴。來。呢。芙。江。看。書。厭。倦。時。便。看。花。花。能。够。發。出。一。種。夢。也。似。的。濃。厚。情。緒。來。像。浪。般。擊。打。他。的。胸。次。芙。江。真。不。知。怎。樣。的。能。由。這。花。安。慰。他。那。不。自。由。的。心。

某。日。秦。竹。甫。來。探。病。問。道。如。何。好。得。多。麼。芙。江。說。冰。已。取。去。單。單。用。濕。布。捲。着。了。所。以。不。打。緊。咧。照。這。樣。子。再。過。一。星。期。或。者。可。以。退。院。也。說。不。定。芙。江。一。面。被。素。琴。牽。着。心。一。面。只。想。早。些。退。院。去。把。自。由。的。身。體。好。大。大。活。動。竹。甫。說。且。慢。必。須。好。好。保。養。不。可。性。急。要。根。本。的。痊。愈。纔。行。竹。甫。宛。如。長。兄。對。幼。弟。一。般。的。口。氣。說。完。便。瞧。見。那。薔。薇。花。問。誰。擊。來。的。於。是。勢。必。把。說。話。歸。到。素。琴。身。上。但。是。竹。甫。口。音。很。響。芙。江。對。於。旁。邊。

的病。人。却。有。些。不。便。竹。甫。又。說。素。琴。雖。像。小。孩。子。這。麼。天。真。爛。漫。其。實。什。麼。都。懂。了。年。紀。已。是。相。當。的。年。紀。咧。竹。甫。的。話。不。錯。芙。江。初。見。素。琴。時。却。是。覺。得。伊。那。小。孩。子。似。的。面。容。倒。是。比。年。齡。輕。得。多。但。是。漸。漸。熟。了。之。後。就。曉。得。伊。有。與。年。齡。相。應。的。心。了。此。刻。說。話。多。的。秦。竹。甫。笑。嘻。嘻。的。暢。談。芙。江。務。求。避。去。關。於。素。琴。的。話。恐。怕。自。己。心。裏。暗。暗。想。着。素。琴。不。要。被。竹。甫。覺。得。了。倒。有。些。難。為。情。的。竹。甫。問。道。素。琴。常。常。來。探。望。的。麼。芙。江。說。常。常。來。的。竹。甫。又。道。是。個。很。溫。和。的。人。麼。芙。江。說。溫。和。的。芙。江。的。回。答。極。簡。單。像。是。盡。什。麼。義。務。似。的。答。著。在。一。心。想。搜。索。芙。江。心。事。的。竹。甫。看。來。實。在。是。一。種。不。滿。意。的。回。答。竹。甫。忽。道。素。琴。對。你。戀。愛。著。也。論。不。定。啊。伊。雖。這。麼。很。溫。和。越。是。這。種。女。子。越。有。熱。烈。的。戀。愛。芙。江。想。警。戒。著。的。話。題。居。然。出。來。了。麼。便。突。然。一。驚。一。壁。笑。道。笑。話。我。那。裏。會。有。女。人。對。我。生。什。麼。戀。愛。素。琴。是。你。託。了。伊。伊。纔。盡。義。務。來。探。望。我。怎。麼。談。得。到。戀。愛。二。字。呢。芙。江。說。得。很。冷。淡。竹。甫。還。是。不。放。鬆。即。道。那。是。在。起。初。或。者。是。義。務。的。也。說。不。定。但。是。此。乃。男。女。異。性。間。的。事。次。數。一。多。就。容。易。生。出。一。種。感。情。來。況。且。你。們。又。是。病。人。和。看。護。婦。啊。竹。甫。在。這。種。問。題。髣。髴。大。有。興。味。像。要。說。服。芙。江。似。的。大。發。議。論。了。芙。江。只。是。若。無。其。事。的。微。笑。入。院。以。來。過。了。一。個。月。芙。江。漸。漸。可。以。在。自。己。室。內。散。步。了。恰。如。囚。人。脫。離。了。長。久。的。牢。獄。生。活。方。始。在。自。

由。的。天。地。得。見。太。陽。喜。得。了。不。得。躺。了。好。久。兩。足。乏。力。行。走。時。搖。搖。不。定。宛。如。小。兒。學。步。要。四。五。步。一。休。息。咧。芙。江。一。面。自。己。好。笑。一。面。又。想。怎。麼。會。弱。到。如。此。不。免。有。些。悲。傷。病。室。中。的。看。護。婦。說。施。先。生。你。不。要。勉。強。多。走。啊。說。時。又。很。有。趣。的。看。着。他。那。種。扶。牆。摸。壁。的。行。走。在。那。裏。好。笑。素。琴。往。往。旁。晚。纔。來。病。院。的。周。圍。多。樹。木。五。月。裏。病。室。中。病。牀。上。面。都。掛。了。一。個。圓。頂。的。大。蚊。帳。了。芙。江。對。素。琴。說。外。面。蚊。子。多。你。鑽。到。帳。中。來。罷。素。琴。坐。在。帳。外。椅。上。不。肯。進。來。芙。江。曉。得。伊。一。定。是。怕。難。為。情。素。琴。爲。着。趕。蚊。子。只。是。用。手。在。看。護。服。的。裙。下。拍。着。芙。江。很。想。素。琴。更。與。自。己。身。體。接。近。些。希。望。萬。不。可。失。去。這。自。然。的。好。機。會。於。是。一。回。兒。自。己。用。手。將。蚊。帳。罩。到。素。琴。身。上。去。了。素。琴。很。爲。躊。躇。留。心。着。四。面。輕。輕。說。了。一。聲。對。不。起。便。鑽。入。蚊。帳。之。中。頓。時。粉。香。與。髮。香。觸。到。芙。江。鼻。中。刺。戟。很。烈。素。琴。像。是。到。了。什。麼。萬。不。可。到。的。地。方。態。度。非。常。不。安。芙。江。看。看。自。己。的。一。雙。臂。說。道。瘦。得。這。麼。樣。了。可。嘆。啊。素。琴。安。慰。他。說。這。是。沒。法。的。然。而。你。還。比。我。的。臂。兒。粗。咧。芙。江。便。裝。做。要。比。的。樣。子。突。然。捉。了。那。素。琴。的。手。拉。到。自。己。身。邊。來。素。琴。笑。着。略。爲。抵。抗。一。下。芙。江。算。是。試。伊。玉。臂。的。粗。細。指。尖。卻。在。伊。臂。上。漸。次。握。緊。起。來。異。性。的。感。覺。在。他。神。經。中。流。着。其。時。素。琴。絕。不。開。口。不。過。也。表。示。着。心。的。搖。動。神。氣。很。不。安。然。而。臉。上。大。有。不。肯。驟。然。掙。脫。的。神。情。芙。江。的。手。移。到。了。素。琴。臂。上。關。節。處。素。

琴便故意的說道肉癢得很啊說着同時將手拂去芙江在這一夜覺得素琴玉臂上的感觸只是黏牢在頭腦中連睡都睡不着了。

芙江入院後一個多月了病人一個個漸次退院芙江病室中以前的病人除浦君外只剩二三人了因此芙江已成老資格這病室中許多看護婦們都當他熟人隨隨便便與他亂談了其中一個最多事最會說話的看護婦笑盈盈湊到芙江枕畔說道叫我好不妬忌啊你真在那裏造孽伊故意這麼說着芙江明知其意仍舊假裝不懂答道什麼話我一些也不明白說罷付諸一笑不料伊笑也不笑正色道你還要假做不知麼……當真不曉得麼芙江道不知道你說些什麼胡鬧的話伊又說撒謊撒謊……那麼我來說給你聽於是這看護婦把嘴湊到芙江耳畔小聲說道你與素琴的事啊哈哈明白了麼哈哈這看護婦在第二瞬間宛如惡戰的兒童那麼急急從芙江身邊逃開避到窗外去了一到那邊又帶着那種嘲笑之態故意蹣手蹣脚的再走到芙江旁邊其時芙江故意裝做方纔的話一點也不留在腦中的神氣用一副無神經的臉對伊伊又似乎很規矩的笑着問道你生氣麼芙江搖頭說我不生氣伊便說那麼把方纔的話接下去談罷芙江道這種無稽之談不要聽了說罷就旋轉頭去伊答道那裏是無稽之談當真的

話。啊。又。低。聲。道。素。琴。不。是。管。這。一。間。病。室。的。伊。時。常。過。來。豈。不。很。奇。怪。麼。芙。江。本。來。打。算。無。論。伊。說。什。麼。總。不。去。理。會。伊。但。是。現。在。倒。引。了。一。點。兒。興。味。出。來。了。答。道。有。什。麼。奇。怪。你。們。女。人。真。最。是。多。疑。伊。却。是。不。管。這。一。間。病。室。然。而。不。在。伊。的。範。圍。內。也。沒。有。什。麼。要。緊。啊。那。看。護。婦。說。道。是。啊。一。點。也。不。要。緊。但。是。我。並。非。說。什。麼。要。緊。不。要。緊。的。話。不。過。有。些。奇。怪。罷。了。芙。江。道。又。來。了。奇。怪。在。什。麼。地。方。那。麼。我。來。講。解。得。你。消。除。疑。念。罷。是。這。麼。一。回。事。我。的。朋。友。本。與。素。琴。熟。識。他。託。伊。常。常。來。探。望。我。的。於。是。素。琴。被。義。務。所。迫。天。天。過。來。了。我。這。麼。一。說。你。總。可。以。不。疑。咧。那。看。護。婦。又。道。但。是。……伊。不。再。說。下。去。雖。像。意。思。還。沒。完。結。臉。上。又。是。嘲。弄。似。的。微。微。笑。着。

一。叢。叢。的。青。草。上。都。有。夜。露。濕。着。時。當。初。夏。早。起。裏。靜。靜。的。風。也。很。有。些。冷。晴。朗。的。天。空。有。二。三。朵。白。雲。斑。點。似。的。點。綴。着。在。那。裏。似。動。非。動。露。水。浴。着。朝。日。閃。閃。有。光。偶。然。聽。得。的。聲。音。便。是。遠。處。軍。隊。中。的。喇。叭。聲。二。人。肩。擦。肩。的。在。草。地。上。走。素。琴。旋。過。頭。去。向。芙。江。道。我。們。走。那。不。濕。的。地。方。罷。要。當。心。些。纔。是。於。是。二。人。對。那。沒。有。露。水。的。地。方。走。去。芙。江。打。算。明。天。退。院。不。過。又。可。惜。着。這。短。期。不。遂。的。戀。愛。所。以。與。素。琴。只。是。兩。個。人。要。享。受。這。有。限。的。時。間。其。時。恰。巧。素。琴。輪。到。休。息。便。邀。了。素。琴。出。去。走。走。芙。江。還。是。入。院。以。來。第。一。次。

踏。到。草。地。上。去。咧。他。從。九。死。一。生。的。大。病。中。逃。出。來。再。能。夠。在。天。空。之。下。草。地。之。上。走。走。躩。躩。真。喜。得。不。知。要。怎。樣。感。謝。上。天。芙。江。那。雙。很。弱。的。脚。搖。搖。不。定。被。一。股。喜。悅。的。勇。氣。驅。使。着。差。不。多。浮。着。沒。有。踏。到。地。上。并。且。過。分。的。歡。喜。了。便。自。己。也。不。明。白。是。喜。是。悲。咧。一。種。說。不。出。的。感。情。湧。在。胸。間。一。回。兒。他。眼。角。中。便。有。了。感。傷。的。淚。珠。他。再。想。到。有。素。琴。在。旁。邊。就。更。把。自。己。的。感。情。弄。得。複。雜。咧。素。琴。一。手。提。着。白。色。看。護。服。的。裙。一。雙。瘦。脚。在。草。上。徐。步。芙。江。很。興。奮。的。說。道。唉。我。精。神。真。舒。服。宛。如。蘇。醒。的。一。般。從。前。那。裏。想。得。到。什。麼。時。候。可。以。行。走。不。過。想。什。麼。時。候。死。什。麼。時。候。死。罷。了。現。在。居。然。能。够。這。麼。行。走。我。實。在。歡。喜。今。天。第。一。次。出。外。那。周。圍。的。自。然。界。好。像。組。合。成。了。什。麼。夢。境。咧。芙。江。說。罷。又。深。深。呼。吸。一。下。素。琴。道。當。真。啊。病。好。了。實。在。可。喜。我。在。你。第。二。次。又。腹。痛。起。來。時。就。很。擔。心。怕。變。到。腹。膜。上。去。病。到。了。腹。膜。那。就。危。險。了。芙。江。說。實。在。那。時。我。已。覺。悟。不。過。那。刺。也。似。的。劇。痛。時。只。消。想。起。了。你。這。苦。痛。竟。會。減。少。一。點。不。是。奇。事。麼。芙。江。說。時。對。那。並。行。的。素。琴。臉。上。凝。視。着。素。琴。有。些。難。爲。情。微。微。一。笑。一。回。兒。臉。上。薄。薄。的。紅。着。低。下。頭。去。答。道。那。裏。有。這。種。話。芙。江。對。伊。看。時。只。見。二。人。的。足。下。正。有。許。多。紅。百。合。花。開。放。着。芙。江。就。說。這。百。合。花。很。好。看。啊。差。不。多。像。到。了。山。中。來。了。芙。江。一。說。素。琴。便。對。百。合。花。瞧。了。一。眼。答。應。一。聲。仍。舊。低。着。頭。像。在。那。裏。想。什。麼。一。回。

兒又道：你當真明天要退院不覺？勉強麼？芙江說：明天一定退院，現在已能這麼行走，並不勉強了。素琴說：走是可以走了……伊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道：再住這麼四五天罷，如此便……說時現出一種媚態來。芙江肚中雖有回答伊的感傷說話，但是不願出口，單說：我打算明天一定退院，這麼病一好，恨不得早一天出院，實在住得厭咧。芙江對於素琴的心事一點也不願很爽快的說着，素琴別無一語，沒精打采的，默看着地上徐徐行走。芙江見素琴如此不高興，覺得很奇怪，心想：伊是當真不忍與我分別呢？或是故意做作心裏卻毫無意思的？他對此兩個疑問是贊成後一個爲什麼呢？因爲伊雖每天不缺的來探望，實在也看不出對我有什麼熱烈的戀愛啊。這當兒素琴怕芙江疲勞將自己的臂鉤着他行走，芙江感覺着素琴那柔軟的身體和溫暖的心地，心中只管刺戟着明知衰弱的身體受了這些刺戟是有害的，然而也無可如何。二人走到了一處病人的散步場了，這裏像公園那麼四面有長椅子，病人可以在此休息，許多無名的紅花在那裏點綴着這寂寞的空場。素琴不知何故與方纔大異，就是有些難爲情。素琴說：憚不過向那看護婦點點頭，依然手不離開芙江，身體走將過去，反是芙江一面覺得有些難爲情。素琴說：在這裏休息一下罷，你疲倦了，說時將芙江扶在椅上，芙江已很疲乏，就坐下來。於是擡頭望望天空，又遠

遠望一回樹木心裏好像是在山中一般素琴輕輕踏着地上的草又俯首沈思總不開口芙江以爲伊是身體不舒服卽道今天你怎麼一點也沒有精神難道有什麼病痛麼說着對素琴的臉上凝視竟見伊顏色也很青素琴見心事被人猜得不免有些慌張急急辨解道沒有什麼……不過今天很不樂……大概與你只有一天就要分離因此有一種可怪的……怎麼說好呢……成了一種很可怪的氣分……我今天不知要怎樣纔好說完對芙江瞧了一眼微微笑着芙江並非沒想到素琴或者會傾心於我不過他總疑伊是表面的應酬罷了或是年輕女子所常有的一種虛僞心也說不定芙江就說這是人情啊誰也不是如此的我心裏也很難過但是一分別後往往到第二天就忘掉咧我對於你是有感謝之念的會永久不忘也未可知芙江說完眼淚要掛出來了素琴一聽便把陰沈的臉強裝出活氣來答道我那裏要你感謝一點也沒做什麼啊

二人又走開此地步行一回第二次休息在竹叢中的椅子上了這裏離病院的房屋略遠修竹極多若是不注意人家竟瞧不出有這二人在此一陣風來搖動竹枝竹影在草地上波也似的動着素琴仍是無言時微喟芙江覺得伊臉上更青不免驚訝起來又像方纔那麼要判斷素琴的心咧口中說道今天你不很

說。話。顏。色。又。不。好。看。一。定。身。體。不。舒。服。啊。你。不。用。客。氣。我。也。倦。了。回。去。罷。芙。江。說。着。素。琴。臉。上。的。筋。肉。一。些。也。不。動。失。神。似。的。呆。瞧。着。前。方。一。處。默。然。不。答。芙。江。正。覺。可。怪。時。伊。方。始。覺。得。把。眼。睛。旋。過。來。觀。看。芙。江。臉。上。芙。江。見。伊。眼。睛。中。含。有。異。樣。的。光。因。此。心。裏。不。免。有。些。動。搖。他。念。着。今。天。是。最。後。的。相。聚。便。苦。苦。要。想。與。伊。接。吻。一。時。總。也。抑。不。住。突。然。展。開。兩。臂。挽。住。素。琴。的。粉。頸。……

醫。生。替。芙。江。在。臂。上。將。繃。帶。縛。好。用。一。雙。探。索。似。的。目。光。輕。輕。問。道。你。向。來。認。得。這。女。子。的。麼。芙。江。說。入。院。後。纔。認。得。的。芙。江。只。說。這。一。句。務。求。要。避。去。這。些。話。半。點。鐘。前。發。生。的。事。很。混。亂。的。在。他。腦。海。內。旋。轉。着。醫。生。又。說。想。不。到。會。闖。這。種。大。禍。平。日。伊。是。一。個。很。安。分。的。女。子。啊。總。之。應。當。先。調。查。一。個。明。白。我。們。院。中。必。須。將。伊。適。宜。處。分。拏。來。向。你。謝。罪。醫。生。又。吩。咐。說。這。二。三。日。內。必。須。安。靜。說。完。也。就。出。病。室。去。了。芙。江。覺。得。紫。繃。帶。的。左。臂。有。些。發。痛。他。又。曉。得。現。在。所。住。的。即。是。素。琴。管。理。着。的。病。室。

芙。江。當。時。的。事。情。差。不。多。糊。糊。塗。塗。如。夢。境。一。般。的。想。起。來。了。……是。啊。那。時。節。興。奮。起。來。二。人。接。吻。後。那。

堅抱着的。身體離將開來。於是二人經過了數分鐘的沈默。一回兒素琴又對我臉上凝視。其時我雖覺素琴目中有異樣之光。然而那裏想得到會有這種事呢。後來素琴用伊的一臂鉤到我頸中來。我當是伊又要求我接吻了。不料那手中……由天空的日光一反射。見是明晃晃的一柄刀……

芙江又從模糊中想着……素琴擎着帶血的刀。真如瘋人一般的狂叫着。向病院的房屋方面趕去。其時我將血染的衣服。用手按住了傷口。幸虧恰巧有一個打掃夫。看見方始把醫生看護婦叫來。立刻施行急救。方法將我搬到此地……

恐怖。憤怒。疑惑。這些東西。混做一團。把芙江的心。擾亂着。好得芙江所傷。並非急。所總算。幸事不過這麼一。想。又更覺恐怖。只因傷在左臂的上膊。沒有傷及臂骨。也是大幸。芙江自然儘力抵抗。素琴的。無奈自己是病後衰弱的身體。對手雖是女子。實是把一種發狂似的怪力。來刺芙江。所以不能防禦了。素琴爲什麼要害我。芙江總也想不到自己。已往的態度。從沒有使伊抱惡意。使伊做出異常舉動來的事。就是素琴的態度。也沒有對我抱惡意的樣子。啊。芙江在這一夜種種的想着。直想到聽得遠處大鐘上打了一下。宛如整理亂絲一般。無論在那裏尋總尋不到確實的理由。反而越尋越是迷惑了。

芙江。現。在。的。病。室。雖。是。素。琴。所。營。的。外。科。病。室。到。看。護。婦。交。替。的。時。間。自。然。不。見。素。琴。的。影。蹤。了。看。護。婦。二。三。人。在。一。起。經。過。芙。江。面。前。時。只。是。向。芙。江。臉。上。亂。瞧。又。輕。輕。耳。語。芙。江。曉。得。自。己。與。素。琴。的。事。大。家。知。道。了。好。生。不。快。他。像。犯。人。怕。罪。惡。發。覺。似。的。要。想。避。去。人。家。眼。目。很。是。懊。惱。着。第。二。日。午。後。醫。生。來。診。察。時。到。治。療。完。畢。醫。生。避。開。了。旁。邊。的。看。護。婦。湊。在。芙。江。耳。上。芙。江。曉。得。是。素。琴。的。事。了。胸。中。很。騷。亂。他。說。只。是。哭。着。一。句。也。不。說。什。麼。真。沒。法。啊。自。己。單。單。說。這。是。我。的。不。是。這。是。我。的。不。是。口。口。聲。聲。反。復。着。但。是。到。盤。問。得。最。厲。害。時。伊。只。說。一。句。道。却。有。緣。故。不。能。直。言。此。外。一。句。也。不。說。什。麼。只。是。哭。泣。醫。生。說。時。似。乎。有。些。疑。惑。像。是。當。芙。江。與。素。琴。之。間。有。什。麼。秘。密。事。情。所。以。對。芙。江。臉。上。呆。看。芙。江。被。他。看。得。要。避。開。來。了。答。道。我。總。想。不。出。受。伊。這。麼。樣。怨。恨。的。理。由。我。真。吃。驚。不。小。然。而。伊。竟。明。白。他。是。惡。事。在。那。裏。悔。恨。那。我。也。不。怪。伊。了。儘。可。寬。恕。伊。并。且。你。們。也。千。萬。不。用。去。責。伊。罷。我。再。也。不。說。伊。什。麼。了。芙。江。說。時。一。種。不。很。明。白。理。由。的。眼。淚。滴。出。來。了。醫。生。更。輕。聲。些。說。道。實。在。伊。昨。夜。暗。暗。出。去。就。此。沒。有。回。來。雖。很。注。意。伊。的。行。動。一。有。疏。忽。就。被。伊。逃。走。了。但。是。伊。的。東。西。一。樣。也。沒。擊。或。者。會。回。來。的。若。是。不。回。來。那。是。搜。查。的。方。法。很。多。總。之。故。意。害。人。不。可。不。受。刑。法。上。的。罪。我。們。病。院。中。自。有。相。常。處。置。的。醫。生。說。得。很。有。決。斷。又。是。一。臉。的。現。着。深。有。所。

思的神情便離了。芙江大踏步去了。芙江心中又突然暗起來。咧頓時湧着一個疑念。道：素琴不要去自尋短見。萬一成了事實，那便怎麼處？我自己倒很平淡，不要不經我的手，由我間接殺了伊，不然沒有這種事的。我沒有給伊絲毫不可不死的苦痛啊！伊只有自己想起自己犯了罪，要殺自己，那就隨便伊罷……但是很奇怪，伊說有說不出的事情，難道是那接吻麼？不然那是在伊也，像很表同情的。況且又沒做接吻以上之事，本來那一瞬間中，若是被情慾所驅，也不難進行到接吻以上啊！但……

芙江竟什麼也不懂了。頭腦中極混亂，不過這麼樣的頭腦中，忽然毫無理由的在暗中一閃，差不多是本能的良心活動，暗暗叫道：決不能使伊死啊！此時芙江已不能鎮靜，頭腦很奮興，臂上的痛也不覺得了。他急從牀上坐起，半身揭開，身上所蓋的絨毯，走下牀來，恰巧一個看護婦送牛乳進來，便叫他必須安靜。芙江方始醒回來似的，說道：我寂寞得很，打算去散步。芙江撒謊了一句，再輪到牀上，他胸中的鼓動一時很劇烈。

從一天起，芙江神經興奮，不能安睡，所以這一天傍晚有些想睡在那看護婦很忙的出入病室時，已經睡熟了。戶外的梅雨還滴滴答答的，落着。第二天芙江接到一封長信，信封上只寫「林絨」二字，沒有地址。芙

江曉得素琴姓林又見像是女人的筆跡一望而知是素琴了。芙江拆信之前先看郵局消印但因墨太淡看不清楚但是胸間劇跳指尖亂顫一回兒那可怕的信箋已現在芙江的眼前了。

※ ※ ※ ※ ※ ※ ※ ※ ※ ※

芙江先生我也不明白應當怎麼說纔好頭腦紊亂不曉得應當從那裏說起鎮靜着心要想將所寫的事整理整理也無從入手因此現在呈上的信恐怕有不能明白處也未可知請細讀爲是。

我對於你真做了一件不可挽回的惡事就是你殺了我還不足以謝罪咧我若能被你殺死倒算得了結了一件事如今我真做了大惡事了罪人唉這真是一句可怕的話這種話若是關於他人之事我聽了也要混身發抖……唉請恕我請恕我……我實在已成了罪人頭腦更亂咧要怎麼樣向你說呢……眼淚掛下來了筆尖很模糊字也寫不清楚。

仔細想想真如做夢我自己怎麼會做這種可怕的事實在很不可思議那時真沒有意識然而這並非要避罪的託辭沒有意識却當真沒有意識不過那時的事很能想得起來所以我實在是個完全的罪人啊。但你一讀我下面所述的話我究竟爲什麼要做罪人一定可以明白了。

我初次見你時我真吃驚啊我幾乎要狂叫出來好容易把心頭鎮靜裝做沒事與你寒暄大概那時節你也未必看得出我心中的狼狽爲什麼那時我會如此吃驚呢實在你的臉酷肖我那已往的情人在一霎時間我真當是他了并且他的年齡恰也與你差不多啊

我一向從沒向什麼人提過對着你要一句不隱瞞的直說了

我非常的戀愛他此人也很愛我在此人面前只是胸中騷亂話也說不出的心裏總想將來必定可以結婚不料到後來曉得此人已經定了親了其時我的失望非同小可幾乎要想自殺咧苦悶了數日一回兒此人與那訂婚的女子正式結婚了我要消滅失戀的悲傷便在去年春間到省城裏來進病院時離開此事還只有兩個月咧我到省城裏旅行的距離很遠無非打算要忘去胸中苦悶自然在父母面前也瞞着真情出來的到了今天除你之外世上沒有第二人可以曉得我離家的理由

初入病院時到底難以忘掉得乾乾淨淨時常掛念在情人身上背着人流淚但是過了一年多到了此刻竟不很想起了不知是幸呢不幸一遇到你那已成死灰的記憶重復由極可怕的力量中燃燒起來了我又獨自一個挨着苦雖想與你遠離那知弄得不見你的面就不安了說出來也可恥舊記憶的戀愛漸漸

變成對你的戀愛。咧若是你的臉不像我那情人。那不過當你一個普通的病人。就完了。不料運命這件東西。竟無可如何的。

你要退院的上一天了。對於你的戀愛。正如風中火燄。極度的燃燒着。於是一想到從此怕不能再見。便覺得很苦。好似自己的身體要四分五裂。那裏還能安靜。好像非怎麼做一下不行。我不知有好幾次要把自己的戀愛向你說明。但料你決不會受領我這種人的戀愛的。因此到底沒有出口。這因着有了上次失戀的苦經驗。所以想到你倘不受領我的戀愛時。反要比深藏在胸中更爲苦痛。咧與你在病院的庭中散步時。你也大概有些覺得了。我的心只是想這些念頭。憂鬱得現到態度上來。咧後來我怎樣呢。可怕可怕。自己也覺可怕。覺要做那可怕的事了。眼淚又掛下來。咧筆尖看不清楚了。

我不願見你離開我的眼睛。務求你永遠住在病院中。

我對你的戀愛。當真打不斷。在那長椅上。受你最後之愛的表現時。我的心已亂得發狂。真是一時不巧。可稱是惡魔的指使。罷忽然想起那朋友託我交與醫生的一件可怕之物來了。這一瞬間以爲要阻擋你退院……唉。那時的心地竟說不出我自己也很覺可怕。請你原諒我。請你寬恕我。我是罪人。確是罪人。現在

回。頭。想。想。真。做。了。一。件。不。想。前。後。的。事。啊。那。時。我。的。身。體。燃。燒。着。被。戀。愛。的。火。燃。燒。着。沒。有。深。思。的。餘。地。實。在。是。一。瞬。間。的。好。奇。心。罷。了。沒。想。到。做。了。這。可。怕。的。事。不。能。再。來。見。你。只。想。我。自。己。造。成。的。傷。要。由。我。自。己。來。紮。繃。帶。流。出。來。的。血。由。我。自。己。用。口。來。吸。很。淡。然。的。還。是。想。每。天。再。來。探。望。你。可。以。略。為。滿。足。我。的。戀。愛。咧。請。你。恕。我。千。萬。恕。我。呀。眼。淚。又。止。不。住。滴。出。來。了。……我。很。想。俯。伏。在。你。面。前。一。心。的。謝。這。可。怕。之。罪。但。是。現。在。我。的。身。體。已。與。你。遠。離。連。這。一。點。也。做。不。到。了。除。了。對。着。你。所。在。的。方。向。合。掌。膜。拜。外。沒。有。他。法。咧。唉。這。三。年。間。我。的。運。命。真。是。常。在。悲。傷。之。中。乃。是。一。種。可。怕。的。運。命。本。來。是。美。麗。如。花。的。戀。愛。不。料。結。果。很。可。怕。宛。如。突。然。被。人。投。入。深。淵。雖。說。自。作。自。受。我。真。覺。得。冥。冥。中。沒。有。什。麼。神。明。不。然。我。什。麼。也。不。恨。我。那。血。液。中。燃。燒。着。的。青。春。最。後。一。幕。已。經。閉。幕。了。所。有。的。事。隨。便。神。明。去。搬。弄。罷。我。看。破。了。知。道。這。其。間。都。是。運。命。請。你。只。管。恨。我。并。請。你。快。快。把。我。忘。掉。只。當。我。是。一。個。已。死。的。人。因。為。我。把。已。往。的。事。一。齊。拋。去。重。新。向。新。的。方。面。醒。着。了。

我。此。後。非。為。着。這。罪。惡。受。苦。不。可。只。消。你。能。够。恕。我。我。就。是。死。也。沒。有。什。麼。掛。念。了。千。萬。請。你。恕。我。已。是。半。夜。裏。兩。點。鐘。了。這。裏。是。很。冷。靜。的。鄉。間。并。且。我。是。躲。在。此。地。的。大。家。都。靜。悄。悄。的。睡。熟。時。只。有。我。一。

不可思議之戀愛

二六

人還坐着獨自傷心。自己想想也覺得可憐。不知不覺眼淚又掛到兩頰了。

要向你說的話還有很多。不過大概是同一的話。反復說說罷了。只得就此擱筆罷。這一封信是給你的。最初一封信也是最後的一封信。請你把此信讀完後投入火中。我打算將已往之事一齊葬去。因此特地不寫現在的地址。也是這個意思。請你不要見怪。

那麼我們永遠分別了。請你保重身體……呀。我的胸間又很奇怪。紊亂起來了……祈禱你早日全愈。我在心坎的最深處祈禱着遠遠的替你祈禱着那麼……再會。

芙江先生

可憐的素琴

芙江把此信讀完。徐徐塞入信封內。將左臂擎到口邊。避着人家的眼睛。在繃帶上輕輕接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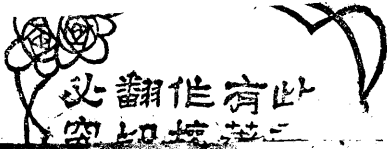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437B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

分



此有作翻必
空如坑

述者

徐卓呆

行者

大東書局

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帖嶺路一〇一號

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州雙門底
口後城馬路
京楊梅竹斜街
天津鼓樓北街
沙塘基街

徐卓呆說集(全三册)

(定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大東書局

東方福爾摩斯探案



箱屍

一册 四角

程小青先生筆底之東方福爾摩斯霍桑讀者腦筋中殆均有其人矣本案情節曲折迷離更出各案之上雖西方福爾摩斯亦不過爾

■ 程小青 著 ■



顧博士

一册 四角

此編佈局之勝在仕在出人意外亦為程小青先生最近得

筆與屍
一作有異曲同工之妙





田才